

劉白羽 著

早晨六點鐘

人民文學出版社

早晨六點鐘

劉 白 羽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代序

——答「文藝報」問

……收到來函，我對以下若干問題提出我的意見。

「你怎樣從複雜的社會現象中去吸取題材？我想這不是一般的現象，不是身邊瑣事，而是吸取現實生活當中那種最重要的、許多人爲之而鬥爭的、能以表現複雜鬥爭的本質的題材」所以這樣說，我是想確定，作家從他表現什麼，不表現什麼上，正說明他與人民的關係，與革命鬥爭的關係。

可是，如何吸取鬥爭中主要的本質的題材呢？根據我的經驗來說，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你必須洞澈在現實生活中，什麼是決定着千百萬人民的命運的。毛主席告訴我們：『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羣衆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我們很多同志參加了解放戰爭、土地改革運動以及經濟建設種種偉大的鬥爭，

我們不是僅僅拿了一個小本子去專門爲「自己」搜集材料，而首先是用自己的力量去服務，因爲那裏正決定着千百萬人民未來的幸福，在清醒的認識，不斷努力去熟悉生活熟悉人物過程中，我們理解什麼是本質的。從那艱難的一九四六年冬季，我經歷着東北戰場上一次又一次的戰爭。但是對我顯示了鬥爭本質，也就是戰爭本質、階級本質的，無疑是部隊中的訴苦運動。當我在連隊裏跟戰士們在一起訴苦，我才開始理解了一個火綫上的英雄，具體的、全面的性格，這時，中國社會革命的階級鬥爭本質，通過一個具體的戰士表現了出來。因此也就把戰爭的本質表現出來了。如果找不到勇敢의源泉，那麼勇敢對你永遠是個秘密。一個火綫上的英雄，是帶着怎樣的思想與情感去實踐他的英雄的行為呢？你想想，他們每一個人身受着中國舊社會的巨大痛苦，而今天，覺醒成爲偉大的力量。要知道，喚起一個人存在於他內心裏的被壓迫階級的覺悟，這是多麼驚心動魄的事啊！作品主題的思想性，是不能脫離這種本質的、階級的覺悟而存在的。我是從戰士們這裏，了解了這一個戰爭的本質的問題。同時，我們從這種本質的了解上，逐漸的去了解幹部——指揮員的。但如何通過藝術形象來表現，却並非一蹴而就的事。一九四七年以後，產生了不少企圖表現戰爭本質——階

級本質的作品，但很多是局限於表現政治工作方式範圍之內。起碼我自己是如此，我寫了『無敵三勇士』，我不滿足，我再進一步發掘，寫了『血緣』，無論其所表現深度如何，成功與否，我確是企圖一步一步突破自己認識上的局限。我們應當通過作品提高讀者的覺悟，並不只是把人物搬到作品中向讀者哭訴一番而已，而是那可訴的苦痛經歷，特別是在經歷中一步步的覺悟，也就是人物思想、意識、情感的變化。一個作者憑自己的認識爲自己確定主題時，常常也給自己做了一個框子，限制住自己，那是作者思想、認識的當時的水平，對事物不是全面而是片面的看法，要突破它，必須生活的更豐富、思想認識的再提高。我們應當在社會發展中看得見新的萌芽，看得見未來的遠景，勇敢的去吸取新的題材。

如果你寫了，發表了，別人看了，都無動於衷，或者說無所獲，那是一種巨大浪費。哪怕一個短篇，讓人讀了之後，總有所提高，才對革命有意義。那麼首先作者本人在創作過程中必須有一種思想的提高。老實說，每篇小說，從不够明確到明確的表現了主題思想，那都應該是自己思想上提高了一步。這是一種艱難的苦鬥，作品的成熟是思想上成熟的直接收穫，這是不能作僞的事。如何站穩無產階級立場，黨與黨的

政策的立場，而又通過生活、藝術的形象表現出來，在創作過程中，主題思想與形象同時出現而且恰當結合，這是創作的最大愉快。

你怎樣發現新人物的？你如何把各種萌芽狀態的新品質概括爲比較完整的新人物？我在戰爭中發現新的人，那意思是說在艱難困苦、生死關頭發現新的人。這種新的人，你愈參加到鬥爭的主要浪潮裏，你就愈能發現，在最尖銳、最艱苦的環境裏，是最容易看出一個人的品質的。關於戰士我已經談過，現在讓我談談，從我們的軍事幹部——指揮員們身上，我看到了什麼樣寶貴的品德。當我同他們一起度過艱難與勝利的時候，他們那一種偉大的布爾什維克的品質，實在是吸引了我，他們成爲我心目中崇拜的英雄。我接觸過不少軍、師、團、營各級幹部。他們有的一二十年在戰鬥着，身上帶着十幾處傷疤，身體衰弱，可是毫不疲倦的在火綫上作戰，特別是他們的進步的速度，——完全是飛躍，使我非常驚喜。我常常告訴我自己說：長期的中國革命鬥爭，在中國已經培養出一批新的人物新的性格，這跟新的社會、新的文化是分不開的，這性格的基本特徵是對革命的忠誠，黨性已經成爲人的性格中主要而不可分的一部分，這就是一個確定的布爾什維克的形象。我從『政治委員』中斷了一隻臂的政治

委員吳毅開始我的追求。當然對我來說這是艱鉅的任務。想一想，比如有這樣一個師長，是個老紅軍戰士，第一次蘇維埃代表，他的歷史就是長期政治、軍事鬥爭的反映。想一想，你沒有某些與他相當、甚至某些更高的思想水平，你如何理解他，甚至表現他呢？我們需要深刻的向他們學習，理解他們同時也就加深了自己。從『政治委員』的團政治委員吳毅到『永遠前進』中的師長莫飛，『火光在前』第一章的師長陳興，第八章的師政治委員梁賓，我是處在不斷創造的過程中去逐漸接近他們。人物當然有模特兒，但絕不是某一個具體的、特定的人，而是在各個戰綫上所接觸過的人集中在一個人身上表現出來。當然我距離完成這艱鉅的任務還很遠很遠。不過有一點是確定的，對他們是和對戰士、對整個戰爭的情感結爲一體，我熱愛我們人民的部隊。我想一個作者對於你所表現的英雄和他們的事業沒有熱愛，沒有感情，那是絕對不行的。

我們的任務，是表現新中國革命鬥爭中新的品德，把革命利益自覺的高於個人利益。至於說到如何發現，這有賴於作者的經驗與勞動。我以爲觀察人物要從他的思想上來觀察，人的行動與語言是經常表現着他的思想意識的，從這裏可以看出人的本質。一個人的生活，那當然包含得很廣泛，問題在於找到他的主要之點，主要之點是

這個人物對於革命鬥爭的貢獻，同時鬥爭又如何的推進了他自己。這裏同樣接觸到作者本身的認識能力、觀察能力，這種能力決定於你的思想深度，以及對鬥爭的理解、體會與感情。

就拿戰爭來說吧！對某些人只是死亡與恐懼。對我們來說，我們所進行的正義的人民的戰爭，正是英雄與光榮的行動。你僅僅從理論上認識是不夠的，還需要你在現實生活中對於戰爭的從思想到感情的變化。一九四七年夏季四平攻堅戰是我們戰爭中非常殘酷的一戰。城市日日夜夜焚燒着。我親眼看見我熟悉的親愛的同志的死亡，——一個鐘頭前我們在樹林隱蔽下說話，一個鐘頭後他死在城裏了。最後我們完成任務撤出四平，我非常痛苦，我是那樣不肯離開，走了很遠，我回頭望着火光，我從來沒有過那樣的仇恨，這時我才了解戰士為什麼當轉移時不肯離開他的戰壕，以及如何發出誓言。在這樣情況下，我試驗着去發現戰士、幹部與我有無共同情感。如果有，他們是怎樣反映的？我參加一九四九年夏季渡江作戰，一個早晨從湖北進入湖南，我和一位指揮員在一起，他是湖南人，爲了革命他離開湖南二十餘年，現在他勝利的回來了，他一面走一面反覆對我說：『這樣富的地方，你看窮人沒飯吃！』他是這樣流露他對

故鄉的愛以及階級感情的。在戰爭開始時我不了解一個火綫上的英雄，他的思想情感是怎樣的，直當我知道在一次最激烈的攻堅戰中，一個戰士當敵人砲火把他的班長打死的時候，他把他抱到一個地方，他哭了，然後帶着眼淚衝上去，他帶着明確的對同志的愛，對敵人的恨，那次作戰結果他成爲戰鬥英雄。總之，從思想去發現新的人物的品質，它如同火光，會一下照明你所理想的人物的全部。但是如果你自己沒有由戰鬥中產生的思想與情感的變化，你的眼睛也就看不見什麼。我們應該好好學習馬列主義，它讓我們正確認識現實、分析現實，同時我們也必須在自己的政治生活中鍛鍊自己。

只靠聽來的素材是危險的，必須看見，最好是親身體驗。我的本子上主要是記戰爭日記，記的內容很廣泛，但創作時首先實現的，常常並不依靠記的素材，而是在思索過程中與主要思想、人物、故事結合起來的最突出的印象。這時人物的思想、情感是結合一致的。素材無論如何是經過一番消化過程的，是的，不是把生活中現成完整的房子搬進來，而是拆成磚，再用這些磚砌成你創造中的房子，這才是你的創造，這個形象、這個作品屬於你的，完全完全屬於你的。爲什麼有些作品不成熟呢？因爲『急於求成』，把未成熟的、現成的東西照搬，結果自然毫不深刻，毫無動人之處，

嚴格說，那只是素材。

我覺得對我們從事創作的人，目前最值得考慮的一個問題，是繼續深入生活的問題，不論過去我們在農村裏，現在我們在城市裏，深入生活，是下去一下子就坐下來寫幾年，還是從長期生活中提鍊最突出的東西來寫呢？今天以至將來，我們永遠應該強調繼續深入生活，新的社會生活，在我們面前是更廣泛也更深刻了。理解現實的過程也就是改造自己的過程，這種過程不可能是獵奇式的，只單純爲了個人，而應視作新的國家新的文化生長與成熟的一部分，也就是人民事業的一部分。作家脫離了羣衆，遠離了鬥爭現實，作家不了解羣衆的思想動向，這是危險的，你是無法寫的，你寫出來的只能是你個人的回憶與幻想，而不是羣衆的。所以對於我們來說，離開羣衆，離開正在急遽發展的主要鬥爭，是非常痛苦的，這就是爲什麼你首先必須是一個革命戰士，而且還要永遠是一個革命戰士的原故。在戰爭的前列，在土地改革運動的前列，在新的經濟建設的前列，都是一樣的。永遠應該到前面去！一個創作者的位置在那裏。

目次

代序	一
政治委員	一
勇敢的人	二四
百戰百勝	四三
無敵三勇士	六三
血緣	八〇
回家	九
戰火紛飛	二七
紅旗	五二

永遠前進……………一六

早晨六點鐘……………一七

後記……………二〇

政治委員

團政治委員吳毅，身材不太魁梧，面色還有點黃瘦，雖然處事嚴肅，態度却十分和藹，令人願意接近。

他只有一隻右臂。左臂在一九三六年，給階級敵人的子彈打斷了。那時，他還在紅軍裏當班長，手上一支漢陽造，口袋裏七顆子彈，再披一隻老羊皮，渡過天險黃河。一次鏖戰之中，他在危險關頭向敵人猛衝，決定全軍勝負，自己却昏迷在火綫上。醒來以後，躺在醫院，從醫生的表情，他就明白了，他沒講旁的話，就只問：「怎樣能快些上前綫？」於是他忍痛把左臂割掉了，從那以後，他就一隻手持槍作戰。

「八一五」後部隊出關，他因為又一次負傷，還躺在關裏休養。現在經過遙遠旅途，來到東北，他是懷着滿腔熱情，奔赴戰場，一路之上，不斷傳聞着東北戰爭勝

利的消息，把他弄得興奮萬分。

到了哈爾濱，組織上跟他談過一次話，——臨末尾，露出一點口風，爲了照顧他身體，準備留他在後方工作。

可是吳毅急了，因爲他有一種牢不可破的思想，認爲：他只有在前綫才是有用的人，何況他的老部隊正在前方作戰。

等候分派工作那幾天，在那間白色洋房裏，他過得很不舒服，甚至苦悶。每天展開報紙，首先跳入眼內，總是前方戰爭消息，他就急得轉來轉去。有一回，他在樹陰涼下坐了半天，把自己的事左思右想，——自從十四歲放棄牛娃生活，在湖南參加革命起，沒哪天不在火綫上鬥爭。十年前在三原橋頭鎮，換下『五大洲』帽子，哭得那樣窩火。現在自衛戰爭，最後打倒蔣介石的時候到了，自己能够在後方蹲起來嗎？這樣，簡直是對不起在火綫上奔走的同志們！……晚上，他走去找組織上再談話。他表面似乎很安寧，半天不響，最後有點憤憤不平的說：

● 即紅五星帽，一九三七年爲了抗日統一戰綫換了帽子。

『我落後了……』

組織上說：『誰能那樣說你呢？』

鬥爭把他煉得沉默、剛毅，不過這時，他的眼睛似乎蒙了薄薄一層淚水。

終於，組織上同意了，同意他像每個軍隊幹部一樣派到戰鬥部隊裏去。因為他雖然比一般人少一隻胳膊，可是從思想到行動，他從沒有一分鐘時間考慮自己，他考慮的是整個革命鬥爭，黨正需要這樣的人，到尖銳的戰綫上去擔負最重要的工作。夏天，有着浙瀝小雨的傍晚，他登上火車，他高高興興走上前方。他的通訊員李賓，這幾年來等於是他的左手，可是這回，他的行李是這樣簡單，以至用不到他的通訊員，他的一隻單臂一抓就走了。臨行之前，他把熟人送給他的一套茶綠色毛質軍衣送回去了，他照常穿着關裏帶來、連隊上常見的那種洗得發白了的布軍衣，束緊皮帶，整齊而且清潔，他覺得這樣才像個戰鬥部隊的樣子。

一到前方，誰知領導上又照顧他，預備留他在縱隊直屬隊工作。他從熟人地方聽到有這種消息，他就不安起來。第二天，他在村莊上騎着馬，遇到司令員，司令員看到了他，他也看到了司令員，他不但沒下來，反而急駛而去。——馬是一匹調皮馬，發

怒的抓起蹺子來。他堅決的拿一隻手緊握了繮繩，另一隻空袖筒在風中急急拂動……不錯，他在馬上露出他那英勇的身姿是十分動人的。司令員把手搭了個涼棚，站在那裏，朝紅霞燦爛的地平綫上，兩眼追蹤着，擔心着瞻望了好半天。

第二天晚上，司令員約了他去。兩年未見，從前的師長現在的司令員，臉上有了一皺紋，三十幾歲的人看起來就像四十幾歲了，這無疑是關外兩年作戰的辛勞，戰爭風霜總不免留下點痕跡。可是司令員爽朗的笑聲和長沙口音，讓他覺得還是十分親切。在這間農民房子裏，點着洋燭，桌旁還站着一個不認識的人，——高大，紅臉，正在挺有勁的講什麼。這是縱隊政委。政委和他緊緊、緊緊的握手。司令員把一盃酒和半根乾香腸推給他。隨後，他們根本沒談什麼工作問題，——因為正處在難得的戰爭間隙之中，他們樂於縱談起從前的生活和現在的生活來，——談這個熟人和那個熟人，與這有關係的不免談到什麼時間，他們不說幾年幾月，而是說在山城鎮戰役或者兌九峪戰役後如何如何，正因為他們都共同熟悉這些，也就容易談到現在跟過去的比較。——吳毅仔細聽着，一方面他想了解部隊，一方面他深以未一貫跟隨部隊作戰為遺憾。只在最後，他們已經站起來，政委正式以徵詢口吻對他說：

『已經請示總部，你到×團去，怎麼樣？』

他點了點頭就愉快的接受了任務。

『政委還有什麼指示？』

『去吧！你比我還熟悉，——有些幹部問題你好好研究吧！』

吳毅敬禮，轉身走出去。——那時正好一科長來報告什麼，司令員舉着蠟燭往貼地圖的牆邊走去。——他出來立刻把這次會見總結了一下：這個縱隊首腦部，比從前還鎮靜，還樂觀，這說明到東北來以後，他們仗打得是不壞的，司令員現在指揮的不是一個師而是幾個師了。突然他記起司令員從前在戰鬥中常愛講的話：『看準了——狠狠揍他！』看樣子，這兩年一定把敵人幹了個痛快。

吳毅不但到了×團，而且已經參加過兩次作戰了。

第一次作戰的時候，因為是阻擊的任務，從鐵路綫橋頭開始，最後，敵人密集一處山嶺上，戰鬥就達到劇烈的高潮了。團的指揮所在小樹林裏，子彈打得樹葉紛紛落下，……

團長——當過出名的劉志丹紅軍的戰士。此刻，他很費力的在電話上嚷吵了一

陣，把電話停止，聽了聽，前面一片緊密的槍聲，他迅速伏身到軍用地圖上來。根據敵情，他下決心，把原來掌握在二梯隊的一個頑強善戰的營，從左翼加入戰鬥，——他覺得這個時機已經到了。他徵詢政治委員的意見，吳毅毫不遲疑的支持了團長的決心說：『決定吧！同志。』（雖然他心裏覺得自己對於部隊了解還很不够。）團長把拳頭向下捶了一下：『那麼——下傢伙了！』又伸手抓起電話筒下了命令。這些事都在五分鐘內做完，而後，他一陣風似的跑到突擊部隊那裏去了。政治委員笑了笑，抽身走出樹林來。望了望，距離不太遠的山嶺上烟火燒作一團，聲響稠密；差不多聽不出什麼間隙了。——可是他已經預見，在二十分鐘以後，戰鬥就要基本解決。這一點，雖然沒有交換意見，但與團長簡單對話時，他們雙方是完全默契了。

他呼了一口氣。昨晚落過雨，秋天的野外，空氣是那樣清爽，有潮濕的樹葉氣息。剛才他覺得他還不了解部隊，實際並不是那樣，不過他總在細心考慮：——當自己離開部隊時期，部隊有了一些什麼變化了？自己又有了一些什麼變化了？從前打游擊戰小兵團作戰的經驗現在用得上嗎？……他這種細心謹慎，是出於以下這種心情，就是他覺得：在這樣光榮的部隊裏，是一種特殊的榮譽，他不能叫這種光榮在他手裏

有任何一點損失，因此，就特別謹慎。這一個團，其中有一個連，還是從井岡山時代就開始戰鬥的。十九年輾轉在火綫上，儘管不但在這個連，甚至在這個團，也沒有一個那時候的人了，這個連却保存從那時就有了的光榮傳統：頑強善戰，——政治委員認為這種作風，是毛主席直接帶出來的。剛才團長決心投入解決戰鬥的那個營，就包括了這個連，所以政治委員非常放心。現在，子彈啾啾——啾啾在周圍地下直響，他從口袋裏掏出懷錶，只有十分鐘時間了，他現在自己應該到火綫上去了。

可是他還沒有到達，當他穿過山嶺的小樹林的時候，戰鬥結束了。

戰場上，陽光枯燥刺目。他和藹的慰問着每個戰士。在一棵杉松下（五分鐘前，是敵人指揮所主要的機槍陣地）與團長會在一起，吸了一支香烟，他很滿意，他的老部隊比從前還勇猛善戰了。

第二次作戰的時候，仗打得非常順利，可是解決戰鬥前五分鐘，敵人一度反衝，一直衝到營指揮陣地前一百米達。這時，政治委員正在那裏，——敵人把衝鋒槍集中在前面，呼呼掃着、喊叫着，那火力、聲勢都是十分兇猛怕人的。政治委員在那裏一動不動，營長提着匣子槍，呼喝着往前面跑，三步以外，一撲就倒下了，政治委員還

是未退一步。正在這危急關頭，突然，一個連長本來在側翼運動，並沒得到任何命令，他就機動的帶領部隊，斜刺裏撲向敵人，一聲不響，一齊挺起白晃晃刺刀，——敵人經不住這勇敢的壓力，一下，嘩的崩潰下去了。在火綫上，政治委員就對於這個連根據情況、主動出擊的行爲讚不絕口。戰鬥結束了，他問清那個連長的名字，在日記本上寫下『文希崗』三個字音。可是他抬起頭，十分愛暈的對教導員說：『你不要把我的話告訴他，——你回頭叫我那裏去一趟！』兩個鐘頭以後，那個短小精悍的山東人文希崗到了他這裏。他們總結了這一次文希崗在戰場上的機動、勇敢的成功之後，政治委員微笑着，把自己思慮很久的一個問題提出來問這個連長：

『你作戰隱蔽身體不？』

『不。』

『不，好不好呢？』

『不好。』

政治委員給這天真的答案，弄笑了。

在政治委員腦子裏，從來區分出兩種人：一種勇敢，一種怯懦；對怯懦的人他希

望他勇敢起來，對勇敢的人他希望他能更多注意戰術動作。

『你怎樣也應該隱蔽一下，——你想，把你打了，你的連怎麼辦呢？一個指揮員不只是個人勇敢，今天，你是對的，最必要的時候呀！——可是平時你得注意隱蔽，永遠不能拿過時的經驗處理現在的情況，這就是一個具體的戰術問題，你記着：勇敢加上技術，才等於勝利。』文希崗先望着他那光彩煥發的快樂和藹的臉龐，又望着他那甩動的空袖筒。文希崗在想：這個人不知從何時起就把少去一隻胳膊這件事忘記了。

至於政治委員却在想：——自己說話太多了。本來一個勇敢的連長，用不到對他說這許多，他自己也應該在作戰當中學會。問題是現在還有不少人認為指揮員如果隱蔽身體那是丟人的事。他這時確定要把這一條到處去宣傳、去教育才對。他們以後就坐下來吃飯。政治委員很靈巧的用一隻手吃着，他忽然問：

『戰士覺得現在生活怎麼樣？』

他舉眼望着，等候回答。文希崗連想也沒想就說：

『有的人，怎樣他也覺苦，有的人，再苦他也熬得住，——在我看呢，現在算不上苦，比關裏打游擊戰吃樹皮好多了。』

不知怎樣，政治委員很歡喜這樣回答。他不歡喜虛僞，比方對上級報告，總是順口編造：『我們那裏每個人都好，沒問題。』那時他就要追問：真的每一個嗎？……那麼，個別戰士也沒什麼思想問題了，幹部就沒什麼事可做了嗎？不，打仗不是那麼簡單，有的時候是苦的，很苦，我們承認這種苦，問題是真正好戰士，他經過思想鬥爭，他明白爲誰而戰，他仇恨階級敵人，他就不怕苦。只有戰士都是這樣，那隊伍就最強最有力量。停了一會，他想起什麼重要事似的說：

『你還記得——咱們一支槍，只有五六發子彈，誰都捨不得放，還咋唬：打砲啦！打砲啦！——可是統共才有三顆砲彈，……』

『怎麼不記得，現在不是沒人撿子彈殼了！』文希崗笑了。

他這一笑，很引起政治委員注意，——政治委員覺得在他的笑意裏，包含兩種意思：一種是過去鬥爭的光榮，一種是對於現在某些浪費子彈現象的不滿意。政治委員很高興，吃完了飯，他輕輕的說：

『對，不要忘記，——論起來，現在真是享福了。』

文希崗覺得政治委員十分了解他，像一齊蹲了多少次戰壕的同班戰士一樣。他跟

每一個同志一樣，從這裏出去，總比來時還興奮，還有信心，還快樂。

但這不久以後，團裏的一個嚴重問題提到他面前來了：二營教導員沈克，在他的工作崗位上表現了搞個人享受，消極怠工。

政治委員先了解了沈克的情況：一個在農村裏當過小學教員的人，抗日戰爭中還負過一次傷，可是現在，半年之內，他已經三次寫信提意見，組織上分配旁的工作給他，他又不接受，而且他直截了當提出要離開這個團。到哪裏去呢？政治委員心裏明鏡一樣，知道他是要到後方去工作。因為他公開到處廣播：過戰爭生活過膩了。最近他又第四次提出要求來。根據政治委員政治工作經驗，——他是了解，長期戰爭，戰爭是要死人的，現在戰爭更加頻繁與殘酷了，這都是事實。可是革命勝利就決定在這關頭。個別意志薄弱的人，存着『不知哪天犧牲』的心理，就不能提高戰鬥性，時刻進取，而開始厭倦、疲塌起來了。加以到東北以後，周圍環境影響，這種人首先在生活、作風上也露出弱點。……他面對這一疑難問題，他決心和這現象作鬥爭。甚至他覺得作爲一個政治委員，這是他最重要最重要的工作，因為這是敵對的階級意識，跑到我們隊伍裏來作怪了。

作戰之後，經過一段艱苦行軍。從行軍彙報上看，二營竟發生了減員現象。住進房子，政治委員到二營營部來了，沈克正坐在老百姓的炕上，帶三個通訊員玩『骨牌撲克』。政治委員問：

『營長呢？』

『到五連去檢查減員情形了。』

『副教導員呢？』

『到機槍連去檢查減員情形了。』

政治委員是無法原諒這種人了，他的眼睛閃着威嚴的光芒，他在那裏站了半天；但他終於控制了自己的感情。

這一天，在營裏他發現沈克鬧個人享受的問題十分嚴重。這次作戰他還給通訊員一巴掌，通訊員哭了，——全營都鬧起來，戰士輿論紛紛，說上級太不像話，違犯政策，還打人呢！說教導員的洋財可老鼻子啦，……

傍晚，政治委員回到團部，——他和團長坐在點燃一支洋燭的小桌旁，他把一隻單臂擱在小桌上，他吐了一口氣，他覺得既然見到團長，他可以訴說他的苦衷了，於

是他望也沒望團長，自語着：

『我真看不得這種人，——黨把那樣重要任務交給他，可是他在那裏腐蝕黨，他簡直想出賣我們的光榮！』

『你說沈克嗎？』

他抬起頭：『老曹，我看得考慮，我問了戰士們的意見，我看一人吃魚，一鍋沾腥，——開始減員，後來就沒有戰鬥力，再後來，你想，……我們不要右傾，我們答應他的要求！後方是不能去，我們還要盡我們的責任，爭取、教育，把他調到團部來工作，你看怎麼樣？我們大胆提拔新人，我們需要真正為戰士、不是為自己的人，來做政治工作，——我給師打電話，我建議提拔副教導員代替他，我好久就在了解他了！』提到副教導員，團長同意了他的意見，這時他臉上換過一層喜悅的顏色，他才興致勃勃了。

沈克調到團部，營裏從戰士到幹部，對這種處理，都有一種好的反映，可是他自己，見到人還是說：『咱們當思想幹事啦！』

實際，他不能忘記，他調到團部那一天和政治委員的一段談話，——他進去，政

「治委員正朝着牆上的地圖在想什麼，好半天時間，轉過身來，望着他，政治委員的臉全部是嚴峻的，一隻空的袖子靜靜的垂在左面。他緩慢的開了口：

『你要好好在團部工作！』

隔了半天，沈克訥訥的說：

『我要求……休息……』

『什麼？休息？——我們根本不應該提這兩個字，我們是要鬥爭，不是要休息。』但，沈克是陷在個人主義的苦惱之中了。他覺得自己負過傷，自己爲革命盡過力，一點福也沒享着，革命快勝利了，別打死吧！可是這又怎樣對政治委員說呢？說我自負過傷，可是政治委員是連一條胳膊都丟掉了，……他就一點聲音也沒有的站在那裏，他用沉默來反抗一切。政治委員突然走近他，他望見政治委員眼中的光輝那樣和藹、那樣熱情，甚至柔聲和他談起來：

『同志，——你負過一次傷，不錯，革命不會忘記你，可是正因爲你負過一次

● 那意思是說因爲他思想有問題。

傷，你要想一想，你想想，你流過血，……我也流過血，難道我們的血白流了嗎？現在人民翻了身，更大的勝利就在面前，——還有什麼比革命到底再光榮，你想想看！」

實際，政治委員並沒有嚴厲的責罰他，而是又耐心又和藹，但這正打動了沈克的心，在他思想中投了一把火。那以後，他好幾次下了決心，一直跑去找政委，到了門口還在咬牙、生氣，可是每一次，政委態度都是那樣和藹，他就一下又鬆了勁。加以那時正趕上部隊進行階級教育，展開訴苦運動，政治委員和多數戰士一樣，在訴苦當中，深深回味着自己從前和現在，他覺得這對沈克有好處，一天從連隊回來，就把沈克派到警衛連去。沈克明白，名義上是幫助工作，實際是讓羣衆教育他。他就抱了成見，天天吃完飯沒事，到警衛連院落裏一蹲，人家是訴苦，他是混日頭。人家說：「苦！」他心裏說：『苦算什麼，也值得說。』人家流了淚，他心裏說：『革命軍人流什麼淚。』可是不能不聽，政治委員抽冷子就喊他去『彙報』，——一次，政治委員輕輕嘆了口氣望着他的眼睛說：

『革命這麼多年，好像革懵懂了，原本大家都是窮人抱團結，鬧革命，——可是直到現在，聽罷大家訴苦，才這般清醒：我自己是苦人，我們部隊千千萬萬好同志都

是同樣的苦人。」

本來，從東北解放區土地改革中，大批翻身農民湧入部隊。——他們從前用來受苦的兩隻手，現下拿起槍，這是天翻地覆，一點也不簡單的事。久而久之，沈克也想到廣大農民的苦楚，甚至也想到自己，——他家雖是中農，前十年山東鬧天災，不一樣吃樹葉，啃樹皮，餓得一張臉上只兩隻眼還有一絲活氣。娘在那以後鬧水賊症脹死了。還是後來八路軍來鬧減租減息，鬧生產運動，才慢慢變為富裕中農。人就怕不前思後想，沈克腦筋這樣一開闢，漸漸也就不抱反感態度了。他覺得自己不能忘本，革命這多年難道會跟着富人背後走？從前，自己眼睛在那些洋錶、洋筆、金箍子上轉，就看不見旁的了。這也是自己不好，不過想來想去，一碰上自己疼處，他就不能拔自己那老根子，——那是說不出口的一個生死問題，雖然他自己對自己也不肯承認。另外他還有顧慮：鬧到這樣地步，難道再回到營部去嗎？天天還是行軍、打仗、開會、總結，然後又是行軍、打仗，又是開會、總結，多麼枯燥，多麼麻煩。再說回去又有什麼臉面呢？想到這上，他又煩惱了。因此，他就如同秋天的氣候，時陰時晴，晴陰不定。在他一天又一天，反覆思想鬥爭着的時候，他改變了心情，他不願看見政治委

員。他雖然有時也豪壯的自慰：有什麼就見不得呢？不過總是盡情規避。可是他差不多天天都看見了政治委員。政治委員就永遠那樣愉快，滿身精力，永不倦怠，在那裏忙碌着，而且生活得同樣艱苦。他幾次到團部，他聽見政委在責備他們的炊事員：『你給我們又弄了一頓好飯，謝謝你，可是以後不要弄了，』我們不能享受，多少農民吃不上飯，戰士也很苦。』又一次，他和供給處長說：『有好的不要往我們這裏送，——送到連隊裏去，你眼睛裏要以戰士為主，不要只看見首長。』訴苦運動以後，這些特點也就愈發明顯了。政委這樣艱苦勤勞，十分的感動了他。而且每次還朝他笑，跟他談話。他知道政治委員在等待着他，可是這種等待使他十分痛苦。

這天夜晚，有消息：黎明前要行動作戰。沈克的思想就矛盾到極點了。——走呢？不走呢？必得弄個清爽。——糾纏的結果，他無論如何不願在這裏呆下去，不如乾脆提出『退伍』，以後就什麼問題也不考慮了，是陷坑也就踩這一下吧。他下了決心，立刻向團部走去。

團部窗上，燈光閃閃，人影憧憧。

他立刻停住腳，——他想：政委在那裏工作。

不錯，人們在裏面談話，——討論問題，——政委大聲哈哈笑着，他在一一解決問題，電話鈴不時『叮鈴鈴』響一陣，……

沈克望了半天，就要把『報告』喊出口了，忽然，一陣冷風『颼』的吹透全身，心曠跳了一下，——就像一個人順着又黑又濕的井口往下沉落。他覺得這時只有政委是光明的，他永遠不息的前進，自己呢？只隔着一層窗紙，就這樣黑暗。『黑暗！』他幾乎驚叫出聲響來，他仔細嚼着這兩個字：『黑暗！』……從腦門上他擡下一把冷汗，……

「正在這時，他聽見政委大概跟團長在講電話」政委高聲說：

『好，——一營向團委要求主攻任務，你記着！一營所以是一營，就因為它永遠走在前頭。』

團長聲音：『你等着，不會差五分鐘，還有呢，老吳！』聲音裏含着無限熱情與信心，他知道團長所指的是自己原來在的那個營。

立刻在沈克眼前出現了他自己的營部。他似乎看見連隊要求任務的信一封跟一封送到他手裏。一聽打仗，戰士就活躍起來了，連部這一晚不會睡好覺。班長、戰鬥英

雄，擠着進來，跑得滿頭熱汗，惟恐旁人跑到前面，爭去突擊班。然後連的幹部中間爭着誰帶突擊排，爭的嗷嗷叫，……他似乎還在那裏，而且蹲在一道，分享着那英雄主義的快樂，和營長一封封拆着這許多熱情的、戰士筆跡的信。他感到十分興奮。這時自己就該伸手抓着電話機了。因此，現在站在窗外他竟然出奇的着急起來，這一會我們的營爲什麼這樣慢呢？

突然，屋裏又在講電話，他靜靜的聽，政治委員先笑了，隨即嚴肅的說話：

『二營嗎？你們要求主攻，……對，對，我知道，好好鼓勵戰士，忘不了你們。』二營就是沈克原來所在的營，——他想講電話的可能是副教導員，從前是誰呢？這樣一來，他不能再站立，也不能再聽下去了。他轉過身急急忙忙走出院落。——

北斗星正冷冷高懸空中，黑夜莊嚴而且寂靜。他經過每間屋，窗上都閃着燈光。他知道所有的人都在爲了這一個戰爭進行準備，只有他自己，……自己好像向另外一個地方走。那麼黎明一來，……一，二，三，他心裏計算着，還有五個鐘頭，他們就往前走，他就往後走，他就離開他們，——不錯，離開他們，又怎樣呢？——從此部隊上再也沒人理，到後方，後方的幹部，林總司令還下命令，都要上前綫，回關裏，識

字班婦女問起來怎樣說呢？……

他忽然對自己說：

『你，仗也打過了，血也流過了，——你這樣下去，你到哪裏去？脫離革命，革命還是往前走，你就落伍，就腐化、墮落。』

這時他一次又一次，一回又一回，想到他的營、連，——戰士們在一炕上睡，在一鍋裏吃，在火綫上一齊奔走衝殺，你幫着我，我抱着你。他想到自己過去的錯誤，——自己享受，疲塌，沒好好領導部隊，沒好好作戰，自己一個人的錯誤，已經影響多少人犧牲了。……想到這裏，突然渾身戰抖了一下，一股熱辣辣的火，從心裏衝上來。最後每一個每一個戰士英勇的面孔從他眼前飛過。政治委員單臂，昂頭，在槍林彈雨中前進，——『你，真的出去，算什麼人呢？——誰還是你的親兄弟，……』他眼窩一熱，竟落下淚來。他了解自己從前所想的原來就是死路一條，他覺得路應該朝前走，不應該朝後走，他哭起來了。

戰爭一來，政治委員便完全投身於戰爭之中，而把沈克的思想問題暫時忘掉了。開始是攻堅，×營的×連，傷亡了一部分。因為情況緊急，團立刻又轉移到另一

個地方打援。×連以他們頑強善戰的意志，寫信給團黨委堅決繼續要求任務。團長剛剛騎馬從師部趕回來，掀下帽子，一頭熱汗，威嚴的小聲的說：『老吳——決定立刻幹！』政治委員笑嘻嘻把手上的×連請求書遞過去。團長愉快的哈了一聲，轉身就走。政治委員阻止着：『哪兒去？』『去×連——開始攻擊！』政治委員堅決的說：『我去，你來主持整個團的出擊，我們拿下山頭，你們立刻插！』他作了一個迂迴的手勢。這天，落着小烏拉雨。政治委員口袋裏揣着這封請求書，順着泥濘小路，往他們已經守了一夜的山上走去。而且他帶給他們攻擊南面那一座被敵人佔據的大山的任務。從他們那裏攻擊，一上一下五里地，可是這一次戰爭的全部勝利關鍵，就在於能或者不能奪下這一個險要的山峯。政治委員覺得自己親自到來，是比一切話還都清楚，他們的任務是莊嚴的。攻擊是下午三點鐘開始的。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都被敵人密集的火力打下來了。——可是連隊發怒了，這裏攻不動，從那裏攻，那裏攻不動，從這裏攻，他們一刻不停，頑強的在各處衝殺，他們要不就拿下山頭，要不就不能回來了。槍彈砲彈把那一條山嶺打得烟霧濛濛，什麼也看不清楚了。

政治委員原來從小山上在用望遠鏡仔細觀察。

太陽西下了，戰事發展到最後一刻。就是說，如果攻不下，他們就要對峙，甚至比對峙還壞。因為敵人援兵也許趕來，這一團就吃不動了。他轉過身，把望遠鏡交給通訊員李賓。他的空空的袖子擺動着，他走下小山，又走上大山。跟他來的幹部兩次攔阻他，他也沒看是誰，只把手推開，照樣向前走去。

六〇砲彈『吭』、『吭』把他周圍的土和石塊崩炸着，……但他是鎮靜的，他利用每一次短促的間隙，迅速跑上了山。他一直往前走。子彈在他頭上『嗤』、『嗤』刺着空氣，發出一種奇妙的音響。他好久沒聽這音響了，——他奇怪的抬起頭望一望，但他從未停止一下脚步。負傷的戰士在他旁邊地下躺了一溜，都目送着他，沒一個人在這時哼叫一聲。一上去，他就從一個幹部手裏搶了一支匣槍，他現在要帶領衝鋒了。他要用自己的力量，和戰士一齊最後摧毀敵人了。——就在這時，一個人從他身後跑上去。他簡直連看也沒來得及看這是誰，——但是他停了一下，他聽見那人在大聲叫喊：

『衝啊！拿下山頭，打垮蔣介石啊！』

戰士們跟在這勇敢的人後面，一湧而上，一下就衝上山峯。——短促的，不過五

分鐘吧，肉搏戰，敵人潰退了，戰士們狂熱的喊叫着一直追下去了。——站在山峯之上，他叫號兵吹了一次號，這是通知團長：『山頭拿下來了』。政治委員從後面，順着那到處是敵人屍體的斜坡走下去。山的那面槍聲大作，出擊的部隊顯然按着預定計劃，順利進行。二十分鐘以後，戰鬥結束了。他滿臉是塵土和熱汗，他驕傲的走到×連的戰士那裏來。這時他才看清，原來那一個帶頭的人，不是旁人，却是沈克。政治委員在這一瞬之間，他在回想，他沒發覺什麼時候沈克曾經跟在他的身後邊過。他是每一件事都要思想一下的人。現在他相信是自己那時太緊張了，一心一意只注意着這眼前戰事的展開，他沒注意自己周圍的某一個人，現在他心中甚至暗暗責備自己太緊張了。這時，他仍然像每一次戰鬥之後一樣，他走過去，戰士圍攏上來，他和沈克站在一起，吸着烟，他笑着小聲說：

『平時我認識你們李四張三，在戰場上，我可不認識你，我就看誰在那裏完成任務，……』

勇敢的人

從出發時起，就望見我們所去的方向上有火光。半夜到了飲馬河——河床給雪掩蓋得平地一樣白茫茫，要不是河邊有一叢叢小樹棵發着黑色，我幾乎走過去還不知道。河的彼岸火光燭天。——戰爭的光芒啊！——我在雪裏艱難的走着，雪灌滿鞋筒，後跟上打了『釘子』●。火光看着很近，但走了一夜，才到跟前來了。整個村莊熊熊燃燒，風把火星呼呼的從我們頭上吹過。已經下半夜四點鐘，黎明前的寒冷及睏倦，把我弄得極為疲乏，到了朝陽川，部隊在休息，我看見有一家點着燈，就走進去了。

烟把燈光遮得十分黯淡，炕上地下全是彎曲的身軀。

● 雪粘結在上面愈積愈厚尖尖突出着像根釘子。

「同志——捲支烟吧！」

戰士們揚着手中小烟口袋招呼我，他們暖和過來了。

「你們是哪一部分？」

「同志，往西走的不都是咱們一部分嗎？還問什麼，……太冷了，我們指導員看手錶說有二十分鐘時間，帶我們進來抽支烟，太冷了，……」

這時我才發覺我滿身是白霜，嘴巴旁支起的領子上凍着厚厚的一層冰，那怎麼能抽烟呢？皮帽子跟皮領子粘結一齊，取也取不下來了。我往有燈亮的地方走去，我在穀草上擠了一個坐位，把手套脫下來。忽然聽到一陣喧鬧，有的笑，有的喊叫：「這個寶氣——你怎麼不等太陽出來再來呀？」『外頭挺風涼的，進來幹啥呀！』……我抬頭看見一個戰士粗魯的轉動着身子，擠着別人，帶着大團冷氣，一拐一癩的跑進來，顯然他是掉了隊，他還歪着頭粗野的喊叫：

「媽那個屁，老子不走了。」

「老王！你來了！」

在這喜悅和藹的聲音後面，我看見一個人站起來迎接那個戰士。

那個戰士把槍放下，把不分手指的棉手套拉掉，他的棉軍衣上全是冰，好像落在水裏又撈起來的。把帽子扯開，頭上立刻像打開的蒸鍋，呼呼冒着熱氣，——他擰了一把鼻涕甩在地上，通紅的腦門上流着汗珠。……迎接他的人拉他並肩坐下來：『老王，你的靽韃沒絮好吧。』粗野的聲音又鑼一樣噹、噹、噹的響：『不是，不是，司務長是吃稀飯的嗎？我說我這雙靽韃不合適，我一隻腳大一隻腳小，你不能把脚剝一塊下去呀！吹牛嘛，什麼牛皮靽韃，豬皮，豬皮，……』大家嘩的笑了。

『你脫下來我看看，要是不合適就該想辦法。打仗，腳頂重要了。』

那個戰士嘴裏嘟囔着，仍然依順的把綁帶解開，費了很大力氣，抱着條腿把靽韃才脫下來。他把它像一塊生鐵『蓬』的扔在地上。這時好多人圍攏上來，好像老土這雙靽韃裏會跳出什麼活玩意兒來。我也站起來看着。誰碰碰肩膀悄悄說：『看指導員糾正他！』指導員果然拿了靽韃湊到燈光下去。那靽韃看樣子骯髒、烏黑、發臭，我看見指導員把手伸進去，在掏什麼，——怎麼？靽韃草掏不出來嗎？……大家都準備着大笑一陣了。指導員忽然轉過身揮揮手：

『同志們，你們坐下去休息吧，天亮趕上敵人還有一場仗好打呢。』大家退回穀

草上去。

他又坐在戰士老王身旁。我知道他一定發現了這雙靽鞢裏的秘密，可是他願給老王難看。他獨自對他說：

『你摸一摸！』

『我摸什麼？』但他終於伸手進去。

指導員脫下自己的靽鞢遞過去：

『你摸一摸！』

這次老王伸進去的手好半天沒拿出來，然後，他低下頭，笑了。

『這得教育教育大家，——這是個實際問題，……』

指導員讓全體同志休息，只找幾個班長來。他讓他們輪流摸了兩隻鞋。這時我也

好奇的走上去，我先伸手到老王那隻裏去，——草粘成堅硬冰冷的一塊，頂在靽鞢尖

上；再伸手到指導員那隻裏去，草是鬆軟溫暖的。不久，班長從自己背包裏取出粗粗

把靽鞢草，幫老王絮起靽鞢來。這時指導員往我身邊走來，我拉着他的手，我尊敬

的叫他：『指導員同志。』我看見——他矮小而結實，圓圓的黑臉上，兩眼非常有

神，總之他是一個健壯而又快活的人。他坐在我身邊，談起剛才在全村給火燃燒的地方進行過的那場惡戰，敵人是新一軍，當我們佔領村莊後，他們用燒夷彈把房子全燒着了。戰鬥是在黃昏之前進行的，火一直燒到現在。他突然吐了口口水說：『他們很多地方比日本人還殘酷，還殘酷。』我從聲音裏聽出他的憤恨。一會，他機警的指指剛才喊換靴的戰士對我說：『你看——他打起仗可頂事，就是是個二楞子，』他讚嘆的笑起來，點着頭。忽然他注意起我的腳來，他一把搬起我的腿，他搖搖頭：『不行……不行……』他去了半天，把一雙半舊的靴子丟到我跟前：『你換上吧！』我拒絕了，因為我知道一雙鞋對於戰鬥部隊有何等重要。他忽然小孩子似的笑起來，他開始說我：

『這雙鞋，——是一個傷員同志坐在担架上交給我的，他說：「我不帶到後方去了，留下給誰吧，」你穿上一雙戰士的鞋子，有什麼不光榮嗎？』

『不，』我分辯：『這是……』我不知道說什麼好，我趕緊脫下我的日本皮鞋，我抱歉的說：『你簡直沒休息。』

當他耐心的幫我把草絮好，穿上，把帶子紮好，一個傳令兵進來傳：『出發了！』

出發了！」這時我發現，幾乎全部戰士都重新整理過靴韃。

我走出去，又轉回到他的隊伍面前，他正跟司務長說話，叫司務長再發一份韃韃草給老王。我問了他的姓名，我記着他說他叫『林深』。——這是部隊大家所熟知的一個名字呀，因為上次戰役中，他負傷三處，追擊敵人，得了最高的英雄獎章。

三下江南戰役結束以後，我們轉移到松花江北岸，在這時，春天來了，江水泛綠，大家好好休整了一下。部隊裏都傳說：『又要打仗了。』那天晚上一個軍區劇團來演『白毛女』，從技術條件上講不能算演的好，可是不知怎麼，它是那樣動人。台上演一段唱一段，當演到地主姦污喜兒以後又要謀殺她的時候，她走頭無路一面哭一面唱。不知怎麼，台下一個地方一個人嘩笑起來。突然有人從樓上大聲叱罵：

「笑，你笑什麼！」

我和師政治委員坐在一起，我立刻朝樓上望。

一個人——兩手抓着樓欄杆，前半身緊張的往前傾俯着，——他，他不是林深

嗎？他好像受了冤屈似的，我看見他眼圈裏噙着眼淚，……

師政治委員往上望了望，揩了一下眼睛。

戲劇演到最後一幕，白毛女終於翻了身，地主被羣衆圍起來。我又發現林深，他簡直發了狂一樣，好像火把他燒着了，他揚起手臂揮動，不停的喊着口號：『打倒地主！……打倒壞蛋！……』彷彿他是一個親身參加『白毛女』這場鬥爭，而他自己受着極大的冤屈。他斜着身子揚着手臂的姿勢，他那緊張的臉，張大的嘴，憤怒的眼睛，給我重複了比第一次更深刻的印象。他是一個渾身充滿力量的人，我想現在，從情感到肉體都給階級仇恨燃燒着。直到幕布閉攏，他還狂呼着口號，立刻暴雨一樣，全場的人都跟他喊起來，這聲音的怒潮，一直捲到戲園子外面來。

在街上，我又看到他，他過來跟我拉手，他說：

『不行，——你看咱們是什麼隊伍？是窮人的隊伍，……他還笑，……』

不知是月光的關係還是怎樣，他的臉有點蒼白。

第三天，我騎馬跑了十八里地，到×連——就是林深那一個連，去參加他們討論『白毛女』的座談會。

根據團政治處報告：那天夜晚，從戲院回來，有的班裏戰士們紛紛談論，一夜沒睡。林深就抓緊戰士情緒組織了這個會議。會是在兩間寬大的農民房屋裏開的，炕上地下都坐滿了人。一個接一個的發言，——我在小本子上記錄着他們的話，也記錄着他們的情緒，比如悲苦、憤恨，……突然一聲：『報告，我說。』我一看是戰士老王。我悄悄問身邊的林深，才知道老王名字叫王明理。王明理站在炕上，說一句話右手就作一個手勢，——他忽然停止了半天，他說不出來，他把要說的話忘了，他直挺挺站在那裏，我真替他着急，他突然又說起來：『那是白毛女一個人的事嗎？我們都是窮人，我們在家沒受過欺負嗎？……』他講述他幼年怎樣在大年三十晚上，落大雪，給地主老爺趕出屋門，他爹怎樣吊死在地主老爺門上，——忽然這個平常粗野、莽撞的人，像小孩一樣聳起肩膀來。無數戰士的臉變了顏色，有的烟捲悄悄熄滅了還粘在嘴巴上，他們都紛紛搶着傾訴起來。窮人的苦楚是說不完的，一個比一個聲音激動，一個比一個聲音昂揚。屋外的人會以為這裏面在吵架，實際上他們再也沒有談白毛女，他們談的是他們自己。

林深站起來，一揮手，就響亮的提出大家心裏的話：

『我們要給白毛女復仇！』

立刻滿屋震動起來，有的鼓掌，有的呼叫。

『你們說得都對，——我們的父親，我們的母親，我們的姐妹，都是給地主統治者壓迫着的，——我們常常嘴裏說爲人民服務，什麼叫爲人民服務？就是爲我們父母服務，還爲別人嗎？——我們手裏拿槍幹什麼？就是給他們報仇！……』

當我們幾個人，經過村外一片小樹林的時候，他變成那樣活躍的一個『調皮鬼』，他攀着副連長的脖子開玩笑。

我却在想：對一個戰士應該仔細了解，一個戰士不是一個簡單的人，像王明理這樣，你從外表你能明白他嗎？……

突然，林深止着我：『你知道我們部隊爲什麼這樣勇敢？』

這問題似乎容易回答，但是一下子又找不出一句最恰當、最具體的話來。他繼續

說：

『就因爲我們有這樣多苦楚。』

我說：『比如王明理……』

他點點頭：『比如——比如每一個人，……』

這晚上我就住在連部裏。我很想努力了解這個政治指導員。可是他除了參加跟文書統計彈藥，跟司務長商議乾糧問題而外，他和連長『搬轎轎』●，後來副連長跟副指導員都參加進來，從屋裏一直跑到屋外，——連部的夜晚，充滿熱鬧、活躍的空氣。關於他自己，睡覺以前，我只知道一件，那是談起師政治委員時講的。林深還是一個十幾歲小孩子時候，他就到部隊裏來了。那時現在的師政治委員還當團政委，他就在那個團裏當宣傳員。——有一次他生了病，政委跑來了，把臉貼到他額角上試他的溫度。他說那時他哭了，——那時他覺得很舒服，因為從來沒有人那樣體貼過他，……後來病好了，他畫了一幅畫，畫一個高大的首長把臉貼到一個小小兵士頭上，他把畫掛在自己睡覺的地方。次早，我順便到團政治處主任那裏。主任盛讚林深的勇敢與愛兵。他講在山東打膠縣，那時部隊非常困難，打開以後，他叫戰士把刺刀收起來，他自己點了支蠟燭舉在手裏，在剛剛佔領的敵人營房裏，把襯衣、鞋子找出來堆在一

起，喊戰士進去拿，——他自己幫他們照着亮。回來以後戰士們太感動了，大家商議，從勝利品中選了一件最好的襯衣給他送去。……團主任送我出來握着手還說：『他現在是我們團裏最活躍的一個指導員了。』那麼，我所知道關於林深的歷史材料也就是這些了。不過臨行時我曾問他一個問題：

『爲人民服務那句話，你是怎樣想起來的？』

他很率直的告訴我：『我的母親就是一個勞苦人，我的弟弟就是放豬長大的，——我常常這樣想，我爲人民服務，也就是爲他們服務，這一點也不奇怪呀！』他就那樣笑起來了。

這次夏季攻勢，他們就是帶着那樣飽滿的復仇情緒，渡過松花江，走上戰場的。那夜下大雨，在滿是樟羅棵子●的四平郊外，部隊住得滿滿的。我好不容易在一間房裏找了一個睡覺的地方。黎明，我起來，下炕時，看到王明理彎曲着身子把槍抱在懷裏，睡在炕沿底下，睡得十分甜蜜，顯然他們是半夜才趕來的。我找林深沒找到就走

● 叢生灌木，葉如桑葉，可作燃料用。

出來，外面一面是灰藍的天，一面還落雨，……突然草園那邊跳出一個人，連蹦帶跳跑過來拉着我。我一看是林深，他滿身滿臉是草梗子，原來他昨夜把草園掏了一個洞，鑽進去睡了半宵。我們笑了一陣，走上一條崗。從這裏遠遠望見四平的黑色水塔和樓房，我們站住了。在戰前，人們很容易興奮的談起關於這次戰爭，我們倆也就談起來，不知怎樣他忽然談：

『我隨時準備犧牲自己，……』

我驚訝的望他一眼，這樣一個蹦蹦跳跳的人怎麼說這樣話，我想他是說笑話。

他却嚴肅的捲了一支烟塞到嘴裏吸着：

『和我一道入伍的有好幾個人犧牲了，——王智在山東拚刺刀犧牲了，李春和也在山東，打據點送炸藥，半路給子彈打着，李錦泉去年在大窪作戰犧牲了，一個給日本帝國主義打死，一個給汪精衛打死，一個給蔣介石打死，——現在就剩下我，……』

我不同意，我和他爭辯『我們應該活』，他却爭辯，他唱起『我們的連長何萬祥』：

我們記得……在西北高原上，

離別了你的牛羊，

走進毛澤東隊伍，從此一生在戰場，……

這天下午開始總攻，我就到了前綫指揮所。從此開始，我們陣地上每天要挨一百發榴彈砲，黃昏從掩蔽部跳出來，大家見面都笑着說：『伸伸腰啊。』第二天黃昏，我在陣地附近樹林邊走過，看見他們那一營正在前進投入戰鬥。林深勇敢的走在連隊前面，一會就不見了。這是什麼樣戰爭啊，這簡直是翻天覆地，火從總攻的第一分鐘起一直到最後，黑夜白天不停的燒着，黑色烟霧整天懸在上空，砲兵把砲彈像把成噸鋼鐵往那裏傾倒，從始至終，在這樣的戰爭裏面，步槍聲是聽不見的，轟響的是砲，在比較清寂時可以聽到自動武器的密密的聲音。我在指揮所裏，差不多每隔一小時，就可以從電話上得到正確的報告——每一小時，我們的勇士都在前進。×營投入戰鬥的任務，那天我看見司令員在一張四平市平面圖上，用紅鉛筆畫了一條彎曲的箭頭，這就說明他們得奪下一座堅固的樓房工事，——這是我們擊碎敵人全盤工事的重要關鍵。攻擊時間是晚間九點鐘。當夜，我站在我們彈壕前沿平地上，望着前面一團

一團血一樣紅的火光在閃爍，紅光綠光子彈緊張的劃着長綫，聽見砲聲在轟響，又是火燒，又是爆炸，砰砰磅磅，簡直像是一隻熔鐵的鍋鏟在那裏滾沸了，……我披了雨衣，一直守到將近黎明的時候，我想林深正在那裏奮戰，不知爲什麼我總不安，——也許因爲林深那天說『我隨時準備犧牲自己』那句話影響了我。因爲我想他一定一點也不考慮生死，他一定無畏的前進，英勇的突擊，但我又想起戰士們的信心：勇敢的人常比胆小的人死的要少些。我一聽到電話鈴響，就跳回指揮所去，那裏點着一支蠟頭，光很暗，司令員捧着耳機子：

『啊——啊——十五分鐘，攻進去了，佔領了紅樓嗎？——啊！在繼續擴張戰果，——誰？噢，林深……噢……』

我緊張得喘不過氣來，我眼睛盯着司令員的面孔。

最後他放下耳機，高興的說：『林深一直帶着隊伍在前面進攻，完成了任務。』消息就這樣多，再多沒有了。那麼他自己怎麼樣呢？……我最後肯定：他一定是勇敢的前進，作進一步發展。

我立刻寫一份新聞稿，報導這一重要發展，——我帶着罕有的熱情，迅速的寫他

的英雄事蹟，寫完，我最後再問一遍：『幾點？幾分？……』

突然鈴聲又響了。

『啊——什麼？——你再說一遍！——你再說一遍！……』

一種不好的感覺刺激着我，司令員一放下電話就嚴肅而沉痛的說：

『他犧牲了——他帶着兩個戰士再前進，他又突入一間房子，敵人用火力封鎖了那間房子，房子燒着了。』

我沉痛的在稿子的末尾加上：『×點×分鐘，戰鬥英雄林深光榮犧牲了。』但我沒把稿子發出去，我想得到最後證明。

拂曉時，我跑到團的陣地上去了，那裏利用敵人現成地堡構成團的臨時指揮所。團長到×營去了，政委疲勞的睡在地上。政治處主任是熟人，把他瘦小而有力的手伸給我，他用眼睛沉默的望着我。我們坐着的時候，子彈不斷打在地堡頂上，如同雨點打在房頂一樣。黎明從槍眼上漸漸放光，一個激戰的夜晚過去了，一個激戰的白晝又開始了。——飛機在這一帶投着炸彈，火藥氣息不斷吹進來，讓你覺得這一塊地方都燒焦了。突然一陣脚步聲，高大的團長彎着腰從交通壕一下衝進門口，他高聲喊着：

『你們看——你們看！』

在團長身後出現一個人，——渾身衣服燒焦，臉上全是黑灰。我幾乎跳起來，政治處主任早跑上去了，揚着手臂張羅着，一下喊：

『你坐下，你坐下，』一下喊：『警衛員喊醫生來，喊醫生來！』

一點也不錯，這人是政治指導員林深。

團長凱旋一樣，滿面神采奕奕，鼓着他的胸脯，露着白牙齒，望着。林深一口氣飲了兩茶缸冷水才喘了口氣。醫生來了，用酒精在他臉上搽着，貼了藥膏和繃布。我看着林深，我說不出我的喜悅。團長敘述他昨晚得到消息，跑到×營陣地，然後走進那座紅樓，他一面走一面想：『拿下這紅樓的英雄現在犧牲了！』他從炸毀了的窗口望着敵人火力封鎖的那間房子，六〇砲彈一個緊跟一個的爆炸，『問題的嚴重』（團長的口頭話）是那間房確實燒着了，……他想：我們就不能到那房裏弄清楚嗎？他於是指揮×連的戰士衝了三次，但是都退回來了。戰士退回來氣得流着淚，——團長知道他們一定要把他們指導員救出來，他們絕對不相信他已經犧牲了這句話。後來，——『這就得出點點子』才行，』他就指揮兩個班奮勇攻擊另外一間敵人還佔領着的房子，

這一來六〇砲彈便吸引到這一間新發生了情況的房子來了。他就帶着一個組到林深那間燒毀了的房裏來。他進去的時候發現林深還堅決的守在一垛牆口上，——他已經一半昏迷了，但他還機械的射擊着，不准敵人衝進這裏來。兩個戰士一個給砲彈炸傷，一個給倒塌的房頂壓着燒死了。林深的頭髮都燒着了，他還堅決要求繼續前進，最後團長向他下命令，才把他帶下火綫。

林深耳朵給砲震得有些聾了。我慰問他，他擺了擺手。我問他犧牲戰士的姓名。他兩隻手揉了揉說：『王明理。』

「啊，王明理，就是那個大三十夜晚給地主老爺趕出來，爹吊死在人家大門上……」

「是啊——是他！……」他輕輕的說。

黃昏的時候，師的政治委員突然出現在這裏——他事先並沒打電話給團部說他要來陣地上視察。他一進來，就嚴肅的對大家還了禮，坐下來就說：『你們這裏怎麼樣，』

陣地情形呢？……那麼，你估計沒問題嗎？嗯，是，主動的打敵人，這是好辦法，這才能保存已得的陣地，可是爲了消滅敵人，有時甚至讓出一點地方，——是，問題在主動，……」這時，他才轉過臉來問林深的傷怎麼樣，林深坐在我身旁，因爲他正把他作戰經過告訴我。當政治委員又轉過臉去的時候，林深突然小孩子一樣用肩膀碰了我，下巴朝政治委員一翹，小聲說：『你瞧——他的頭髮已有點灰白了，三下江南以前還沒有呢！……』師政治委員詳細的問了一切問題之後，他要走了，他走到我面前，他沒有看林深，他對我說：

『你要寫，——這是一個勇敢的人，你說是不？』

百戰百勝

……『八一五』以後，有一部分打慣游擊戰的部隊剛剛出關不久，在東北嚴寒的風雪裏，作戰一整天，把戰士們臉都凍得通紅，手脚都麻木了。緊接着，晚晌，又打一場村落戰。發起衝鋒的時候，敵人機槍打得潑水一樣，封鎖面前這一塊開闊地，空氣發燙，火星像打鐵一樣噉噉亂跳。前面的戰士倒下來，這時一部分戰士停止趴在雪窩裏了。三連副連長王海清惱火了，跳起來，跑上去，拿槍托往戰士脊背上搥，喊叫着：『你孬種，你怕死！』敵人機槍悶頭蓋腦的緊響，戰士們突然跳起來，跟着是潮水一樣的隊伍前進，在那天崩地裂似的一剎那間衝上去了。黎明，敵人的槍不叫啦，戰場上空偶然有一顆兩顆流彈吱吱飛過，村莊靜靜的冒着黑烟，佔領了。王海清任憑自己脾氣，什麼事是攔不了一會兒，他立刻集合隊伍講話，把那些戰士狠狠刺激了一頓，戰士們的自尊心受了殘酷打擊，痛哭起來，他自己嚴厲的連看也沒看一眼，走了

回來。

在宿營地，他瞪着兩隻大眼睛，氣鼓鼓躺在那裏。

每當這時，指導員宋相清就得安慰他一番，他不會理睬他，——可是漸漸嘴邊就露出笑意了。

他們兩個人安排在一個連隊裏，是十分巧妙的。他們兩個人的性格，處處都是鮮明對照：一個暴躁，一個耐心；一個甕聲甕氣，一個低聲細語……不過指導員從心底裏敬愛他。每當王海清跳着腳，額頭上冒出汗珠，一面罵娘，一面跑上去的時候，指導員總是微笑着，但又十分担心副連長的安全。他却從來沒有正面提過意見，他怕他們誤會自己不敢，實際，指導員哪一次都拿着匣槍搶着帶突擊排。

王海清理想中的人物，是連長于金生。在五年戰爭中，這人培養了他，甚至改造了他。于金生在戰鬥上勇猛極了，他已經負過十三次傷，正因為他是鋼鐵一樣的人物，他時常暴躁如雷，喜歡簡單，他的理論是『不怕死』。有一次，正準備投入戰鬥，他倆坐在一起，望着前面滾滾的黑烟和子彈的火花，狠狠的抽着一支紙烟。于金生突然顏色一變，指着自己身上，『老王！——上級瞧得起，這回幹個名堂出來，這

就是我的光榮，你瞅！」他露出胸脯上的傷疤，吼的站起來，把紙烟頭一丟，拔出槍上去了。王海清簡直是處處跟着于金生走，雖然開討論會的時候，他頂容易打瞌睡，作戰時，却愈來愈驚人的勇敢，不過，他心裏有一個從不告人的秘密，而且這個秘密常常激動他，他盼望着成爲一個真正了不起的英雄。

現在，是一九四六年二月，冷得透骨，雪落了兩天兩夜。這一回可不簡單，上級動員號召說：『沙山子這一戰是決定關鍵上的一戰。』戰士們嗷嗷叫，情緒像火一樣旺盛。雪地裏是那樣蒼白寂靜，戰士們在深雪中滾着爬着，敵人排砲瘋狂發射，密密的打在王海清周圍一百米達以內，——看！來了！……來了！敵人在雪上爬呢！……近了，近了，虎的一下站起來了，一色的衝鋒式嘩嘩響成一片了。我們嘩的站起來，吭，吭，吭，楔了一排子手榴彈，黑烟四起，血肉橫飛，把敵人的進攻打下去了。一扭轉形勢，我們立刻發動向山頭衝鋒，一連衝了三次，于金生憤怒了，可是在半山坡他給砲彈炸翻了。王海清立刻奔上去，他忘記掩蔽自己，把于金生拉回來。血，從于金生胸口，像泉水一樣噴出來，染紅了潔白雪地，他睜開眼說：『我革命成功了，——你們拿下敵人陣地呀！……』他犧牲了。王海清頭嗡嗡響，心跳着，他猛扭

身大喊一聲：『有種的跟我來呀！』集結在他身邊的兩個排，一聲不響跟他上去。戰士一個，兩個，三個沉重的、一聲不哼的倒在半路上，王海清果敢的一衝上去，就跳進敵人工事，佔領山頭，——在最後幾秒鐘，一梭子彈朝他身上打來，他來不及作任何動作就沉重的跌落下去，他失去了知覺。……

王海清從火綫上運下來，三天三夜，才清醒過來。現在睡在醫院病床上面，動過手術，雖然危險期已過，可是面色蒼白，兩眼窩下去了。

醫院裏的日子是難打發的，天天在床上磨來磨去，他的心思却在遙遠遙遠的火綫上，他最苦是不知他的連隊在哪裏，在做什麼？一天，穿白罩衫的女看護進來，給他帶來一封信。

他是僱農出身，十八歲參軍以後才學習文化，這二年自己堅決往軍事幹部方向發展，同時也忙，對文化學習稍稍放鬆了一點，不過報紙能瞧個大概，也能寫簡單的信。他坐起來抓着信，——他知道，在這世界上，除了前綫，現在還不會有人從旁的地方給他來信；何況他現在正需要從前綫來的兄弟般的友情。他的手指有點顫抖，竟

然弄得信紙沙沙響，他皺了一下眉頭，——他首先看了人名，『啊，指導員。』他笑了，然後他一個字一個字看下去，可是他的笑容慢慢淡了，慢慢沒有了，最後他手裏捏着那張信紙，唸的倒在床上了，——他的兩隻眼睛火星一樣閃亮着，望着，這時他什麼也沒看見，他眼前是那次激戰的戰場。這時，窗外，春天的雨雪發狂的鳴嗚呼嘯着，這聲音在他腦子裏，正如同那天戰場上的聲響，像潮水一樣掀來翻去的沖激着。戰場，一次又一次的出現在他眼前，刺痛着他的心，他好像聽見一個一個沉重的身體倒在潮濕的雪地裏的聲音。

他突然又熬着傷口刺心的疼痛，坐起來。天快黑了，可是他看得清那一段信：

『你帶上去的兩個排，只剩下三個人，……上級表揚你，打得勇敢。』

於是他眼前出現了他的連隊。

不知道一齊轉過多少地方，經過多少時間，在宿營地的鋪草上，在戰壕裏，和他的戰士們一齊受苦，一齊享福，他沒一天離開過他們。

他們，——他一個個在心底默唸着他們的名字，立刻如同看電影一樣，一個個從

他腦子裏轉過去，——張得順、李彪、秦紀春，……都是英勇、熱情的戰士，可是現在都沒有了。

王海清幾夜沒閉眼，翻來覆去問自己：

『爲什麼只剩下三個人！』

他想了好幾天，老實講，腦殼都想疼了，……最後，他從那複雜的（一個沒打過仗的人會以爲那只是一場混亂的廝殺）戰鬥中，找尋出一條道理，他的眼珠發紅了，他摸索着床和牆，站立起來，他興奮的靠近了玻璃窗，向外望去，——在那兒有一片土地、樹林……『是啊，我沒有根據地形，我沒掌握火力，也沒組織兵力，于金生一犧牲，就懵了，我沒保持一個指揮員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當有的清醒頭腦，我沒找出一條衝鋒道路，……』他這時在窗外這片土地上假設出另外一種情況：——那天，零下四十度的嚴寒，風把雪粉吹滿天空，太陽紅而無光，敵人佔據着山嶺，集中火力對準正面衝鋒道路猛打，那是山坡，山坡上蓋着漫膝蓋深的雪，他那天就一下從那正面湧上去了。如果不那樣，如果拿火力支援突擊部隊，如果通過側面山窪裏的小灌木林，這樣接近敵人，這樣突然出現，這樣給敵人一個措手不及，……那就會勝利，那就會

跟戰士一道看到勝利。

是的，他像在茫茫大海中發現大陸，他找到了原因。現在，他就一點也不原諒自己，他覺得這是打了一次可恥的敗仗。

這場思想上的鬥爭是殘酷的。只在第十天夜晚，從睡夢中醒來，忽然，他記起有一次作戰，在接近戰綫的山溝裏，隊伍正往上運動，前面砲聲很激烈，他看見旁邊有一個人，——穿着灰大衣，拉着一個老鄉說：『你跟我一道走，我問你幾個地方。』一面說一面往前走，——這時營的幹部跑到王海清身邊說：『這就是林總司令！』那時一聽這話，立刻有了戰勝一切的信心，那信心是火一樣能以燒毀任何頑敵，他記起那一次大家如何笑着上去，衝鋒陷陣，就根本沒想過自己曾在火綫上倒下，而是如何殲滅敵人。這樣他了解了：一個指揮員最主要主要是帶着戰士們取得勝利，可是自己却拿全部戰士的生命，才換得那麼小小的給雪掩蓋着的山頭。

經過多少日子以後，他的體質慢慢強壯起來了，只是傷口還在發膿，醫生囑他安靜休養，他却架着一支木拐，到新由前綫下來的傷兵那裏去了，——他從他們嘴裏不斷的得到許多消息。一天有一個戰士，穿着骯髒而潮濕的衣服，渾身好幾處繃帶，進

來，（雷聲在天邊轟響，外面落着夏季的急雨，……）王海清知道這戰士是跟他同一個師，他像見了親弟兄一樣。戰士一屁股坐在床上，告訴他：

「前方很好。」

王海清急着問：「武器怎樣？」

「都換了一色兒三八式，子彈壓得人够噲。」

「機槍呢？」

「打起仗到處咋咋叫，一個連三四挺。」

王海清遞了支雙鶴烟給那戰士，戰士扭過身吵着找醫生換藥去了。王海清當時傷還沒封口，可是不久就上前方了。

回到前方，團裏決定他仍然回三連担任連長，他揹着小包袱就去了。指導員熱烈歡迎他，把替他領下來的英雄牌也立刻拿給他，他連看也沒看一眼，就塞在小荷包裏，往後在連隊上再也沒人看他戴過。他却立刻跑到班裏，找那兩個排僅僅剩下的三個戰士——林成、金立成與李百海。他們三個說了句：「副連長回來了！」突然孩子

一樣沉默，哭起來了。王海清也不知怎樣，這幾個月在醫院，忍也忍着了的眼淚，現在一下控制不住流出來了，他拉着他們的手，半天，幾個人講不出一句話。還是王海清抑制了情感說：『那回，——我對不起你們！』他們共同憶起他們那許多看不見了的戰友，三個戰士明亮的眼睛望着他說：『你再帶我們去打仗吧。』

不久，他特別熟悉了李百海。李百海紅臉，有氣力，什麼新武器只要摸過一遍就能拆卸。王海清跟他熟悉倒不是因為這個，而是因為李百海從山東到東北，已經經過二十七次殘酷戰爭，他沒負過一次傷，好像子彈皮兒都不歡喜碰到他一樣。王海清常常跟他談話，一次在行軍過程裏，夜晚，露營，兩人坐在草園裏又談起話來，談到火綫緊急情況下，戰士是怎樣要求指揮員的，李百海說：

『上級嗎？……槍一響，我們就看着上級。』

『那時候你怎樣希望？』

『哈，——特別是危險的時候，我一點也不怕，就看出上級出啥點子，……上級挺得住，有決心，有辦法，我們就什麼也不怕，上級要是急，我們就更急。』

王海清捲了兩支烟各自放在袖筒裏吸着。天十分黑暗，潮濕而落雨。李百海突然

老朋友似的告訴他：

『在塔兒山作戰，我思想上可起了變化。』

『什麼變化？』

『我們通過小河，打開突破口，班上好幾個同志倒在那裏，有的喊我名字，我心裏十分難過，你想一炕上睡一鍋裏吃，……可是你下死命令了：誰也不要管傷兵，衝啊！五分鐘，他媽的！衝不上去要腦袋。那會兒，我服從命令，我上了刺刀衝，可是他們從地下望着我，我哭了，幹嘛下死命令呢？就好像說：不要你們了，你們去死吧！——我們打仗能不死人嗎？我怕死嗎？不是，我一點不怕，我總相信上級有點子，……多麼緊急情況下，我們也應該打敗敵人，——你知道，有時我們剩下半截烟放在荷包裏，心想：等打完仗再抽吧！連長你想過嗎？要是日後不打仗……』

王海清插問：『你家庭情況怎樣？』

『我家裏有父母，有兄弟，就是沒飯吃。』

王海清過去沒聽見一個戰士這樣向他傾吐心情，因為他過去沒有設身處地多為戰士着想，只根據自己主觀要求戰士勇敢。在以後兩次小規模作戰中，他在火綫上，十

分注意李百海，——李百海動作十分迅速，應該通過的時候，就毫不遲疑的通過，他利用着每一處地形，他十分狡猾的把敵人子彈閃開，而後閃電一般最先攻入敵人工事裏去，因為突然，敵人常常來不及打他。每次戰鬥結束，他都問李百海在哪裏，——李百海笑嘻嘻從人堆裏出來，向他立正，敬禮。

將到夏季的時候，巨大的戰爭來了。王海清依照營的部署，把隊伍帶到一座山上，他的任務是佔領對面那座山，殲滅敵人。

敵人一發現這面部隊運動，拿機槍一個勁兒往這裏掃。王海清把隊伍隱蔽起來，——他自己匍匐着，順着樹樑子，爬到前面去。機槍子彈不住的在頭上呼嘯。他冷靜的看清展開在面前的地形和敵人情況：敵人佔據着和這裏距離三百米達的山頭，企圖拿火力控制這面，而後攻擊。他望着敵人，這時一種仇恨心猛烈的升上來，他決心殲滅個乾乾淨淨，現在不是沙山子那時候了。然後他回來了，這時他看到營長走來了，——營長是一個當過紅軍戰士的年輕人，緋紅面孔，服裝整齊，站在那裏。他立刻上去報告敵情地形，請示營長怎樣部署。可是營長說：『你部署！你下決心吧！』營長這樣做，使他很滿意，這樣就可以從頭至尾，經過他一手，徹底殲滅敵人。他指定

二排兩個班從正面出擊，一排附屬兩個班從山溝裏向敵人側後方前進，其餘留作預備隊，各部隊先到指定地點，等候發動火力射擊以後，同時出擊。最後他集中了機槍在這裏等候。部署完畢，現在他望了望營長，營長點點頭沒說什麼。這時他把副連長叫在一邊，他說他耽心的是二排長，二排長是出名的猛將，能過硬，單純的靠拚命，他叫副連長去掌握二排。他望着部隊向指定地點走去，……他和指導員立刻帶了十幾個機槍射手，帶着七挺機槍，攀援着樹木，懸崖，爬到山頂，——在山頂上利用茂盛的青草隱蔽，沒有暴露目標，機槍對準了前面山頭。指導員望望王海清，王海清跪在那裏，笑着擦了一下額頭的汗水向敵人方面望着，這時涼爽的高空的微風吹拂，許多野花在風中點頭，……突然，王海清一揮手，機槍集中的猛烈的開起火來，……

王海清和指導員拉了一下手說：

「老宋，你掌握火力，壓倒敵人！」

他向山下掃了一眼，正面上，二排在烟霧之下奮勇前進了。

王海清一下跳下山岩，從側面轉向山溝，他追上担任從側面截擊敵人的部隊。他們正在崎嶇難行的山溝中迅速運動。戰士們一望見他，從後面往前面，一個個傳上

去，『連長來了！』『連長來了！』……

他一隻手握著匣槍，愉快的從排尾一直跑上去，一路喊着：

『同志們！二排打上去了，一排怎麼樣？』

戰士們一個聲音回答：『打上去呀！』

『好，同志們！打得下打不下，重要關鍵在我們這邊呀，我們是刀尖子，我們從後面插進去呀！』

他一面鼓動着，跑到最前頭，他們一跳出溝口的樹樑子，——他們就要暴露在敵人面前了。他突然把拿匣槍的手一揚，跳出去了。

從自己山頭陣地上，機槍暴風驟雨一樣，把敵人山頭上打得直冒烟。

這時，他急切需要一個戰士，勇敢帶頭衝上敵人工事，而這個人不能在半路倒下，他自然想到李百海。他一看的時候，李百海正跑在他旁邊，他高興極了，急速的喊：

『李百海，衝上去，猛幹呀！』

敵人一發覺後方有了情況，他們已經衝上山，敵人立刻慌亂了，動搖了。這時，

李百海跑上去了，邊跑邊擲了幾顆手榴彈，突然叫喊着，舉起刺刀跳過去。敵人嘩的一下潰亂了。王海清轉回頭給三排長下令：『追！』部隊呼的一聲勇猛的撲上去了。自己陣地上的機槍得到聯絡信號，停止了，這時滿山滿谷滾動着一團團白烟。王海清滿身滿臉是灰塵與汗漬，跑得臉都漲紅了，他帶一個班跨進敵人工事，派人把嚇昏了的、現在高舉雙手的俘虜押解下去，……他忽然想起自己在醫院那些日夜，無數思考，無數決心，他現在就照着自己想的作了，可是，這部署究竟對不對呢？這是什麼戰術呢？……他向追擊方向走去的时间，三排完成任務，俘虜了少數逃竄的敵人。

王海清立刻在陣地上，集合各排長來作戰門報告。

只有二排長負傷了，——副排長代表來參加，說：『排長真勇敢，連腰也沒哈一下。』

『腰也沒哈過嗎！』王海清皺着眉追問。

年輕的副排長掀動着眉眼說：『腰也沒哈，就衝上去了。』

王海清問清每個排的傷亡，統計結果傷亡十人，可是二排就佔了一半，不過敵人一個整連被全殲了。

全師範圍的戰鬥結束了。在附近一叢叢樹林內的村莊裏，王海清走在部隊最前頭，進了莊。他一聲不響聽着背後戰士們熱情的紛紛談論，笑聲，——他打過無數次勝仗，享受過無數次戰勝後的幸福，但，只有這一次，他感受了真正的勝利的愉快，而且愉快得有一滴眼淚從他眼邊上要落下來，他趕緊伸手抹去了。他動員大家幫助炊事員燒水、做飯。村莊裏，立刻充滿一種和平的氣氛，戰爭如同一種黑色旋風似的旋捲過去了。現在西下陽光把村邊樹林、田野照得通紅，雞在悠然的啼着，老鄉們從村外牽回自己的牲口。王海清臉也不揩一把，走來走去，在戰士羣中擠着，最後在一家貧窮的農民房間裏，他看見一小羣戰士蹲在灶火前面，火光熊熊照着他們的臉，他們注意力集中的在聽中間一個抱着槍的戰士講什麼，——那戰士慢吞吞的說：『你記住！——火綫上，到了節骨眼上，你就是想往前，愈往前跑的快就能活下來，你愈跑的快，子彈打你的機會就愈少，敵人要打死你，可是你上去把他打死，你就活了，……』這人正是李百海，他眉飛色舞，坐在火光的紅影裏。王海清站在那裏，任何人都沒注意他，大家都陶醉在戰後的談話裏。他笑了，他悄悄轉過身走出來。

第三天，夜晚，他到了營部，營部小桌上點一盞豆油燈，營長還是那樣服裝整

齊，緋紅的臉上漾着微笑，把一張油印的火綫報紙推到他面前，誠懇的說：

『你看！報紙上獎勵你們有勇敢有戰術。』

王海清心跳了，他沒有看報，他兩眼一直望着營長，他突然問：

『營長，——那叫什麼戰術呀？』

『一點兩面呀。』

他跳起來：『啊，一點兩面，……那就是林總司令說的一點兩面，那是嗎！』
又一次得到營長肯定的回答，他沉思了一下，舉手敬了禮，出去了。

他沒回連部，——他一直走向二排去。二排長李善友，是他的老戰友，而且抗戰時跟他一齊由地方轉入主力，他當班長李善友當戰士，他當排長李善友當副排長，而且他對於李善友，正像于金生對於他一樣，有着深刻的影響。戰鬥結束後，那天會議上檢討傷亡，王海清拿嚴峻眼光看了他一眼，加以負了輕傷膀子掛在脖頸上，這幾天以來，他更加窩火了，一個勁兒悶頭睡覺。這一刻，王海清搖醒了他，他不好意思的站起來，沒精打彩說了聲：『連長來了！』王海清拉他向外走，天已黑，明月東昇，天空像一片藍海。他倆走在河邊上，王海清耐心的檢討，李善友抬起頭望了望他。他

突然感情的拉着李善友的手說：

『老李！你知道，敵人是怕我們的，我們刺刀要見血，我們不怕傷亡，前仆後繼，這是我們光榮傳統，——我說過愛惜戰士，不是怕犧牲，那是因為我們從前打游擊戰慣了，一個勁往上湧，太不講究戰術了，……』但是李善友固執的抬起頭，兩眼閃着勇敢的光，他永遠不相信他的勇敢是會錯誤的。

實際上，——王海清無論如何是愛勇敢戰士的，不過從血的教訓中他定下了新的標準：他嚴格的要求戰士的勇敢，同時他關心着勇敢戰士的戰術動作。所以，回到連部以後，他與指導員研究了一番，把李百海的戰場動作報告給團部了。經過戰士們的討論，李百海成爲戰鬥英雄，當了班長。

一九四七年冬季，冰天雪地裏，經過幾次殘酷作戰，李善友在最後一次作戰中英勇犧牲了。營長升了團長，王海清升了營長，指導員因爲合作得非常好，升了教導員了。不過兩年多，十幾次戰火的鍛鍊，王海清已經成爲一個熟練的指揮員了，——他帶出一個非常出色的連隊，這連隊有勇猛素質，又有了機動、靈活、打戰術的優點。

現在圍裏作戰門部署時，總願意掌握這個營，在緊要關頭，去完成艱鉅任務。可是到現在爲止，他總沒忘記沙山子那一次血的教訓，因此每次戰鬥以後，他和教導員仍然不顧疲勞，進行嚴格的檢討，把每一個戰士的傷亡都提到戰術原則高度，提到自己指揮問題上來。最近一次作戰以後，夜晚，他望望教導員，聽一聽開開會倒在炕上睡着了的副營長和副教導員的鼾聲，他說：『把他們弄醒吧！』『弄醒！——打了一天仗太疲勞了，讓他們睡睡吧。』可是營長堅持了營長的意見：『可是天一亮也許又打上啦，指揮員多辛苦一點，戰士就少受些苦，……』檢討完了後，他按着嘴打了個呵欠，他的眼珠紅了，他却走了出去，屋外不知何時停了雨，雨點打濕了他，他走出去。這時整個村莊寂靜無聲，在一棵樹下，他突然遇到站崗的戰士，他看清，立刻想起這戰士是兩個月前從後方補充來的，也想起在白天他是怎樣在火線上作戰的，因爲白天他自己就在突擊連的位置上，於是笑着談起來：

『你是松江省的阿城人嗎？好，現在你是個好戰士了，這回，你打的不壞。』戰士坦然回答：『不壞，這不是我還在站崗嗎？我打死了三個，……』

『對，你衝上去，十分勇敢，他們怕你了，是不是？——你衝上去，你活了，他

死了，可是你通過麥子地，動作還不够好，你不應該直綫跑，你應該迷惑敵人，——讓敵人瞄準了第一槍，第二槍又找不到你了。」

那戰士嚴肅的聽着營長的指示，笑了。突然王海清問：

「你們排長是哪個？」

「李百海。」

「哦，——二排的，二排有好作風，有勇敢傳統，……」

「聽說營長從前也是二排的！」

「不，……這和李善友有關係，可惜現在他犧牲了。李百海怎麼樣？」

「跟着排長沒虧吃。」

王海清笑了。

等不到天亮。營長跟一個哨兵關於戰術動作的談話就流傳開了，戰士們熱心的討論起來，他們通過一個決議：『下次給咱們突擊機會吧，咱們打個更漂亮的仗。』

當那滿紙歪歪扭扭戰士筆跡的信拿到教導員手裏時，王海清問：

「他們說什麼？」

『他們打上勁兒了。』

『因為他們知道打仗並不一定就非死，倒是打死敵人。』

教導員沉思一下抬起頭：『對，從前我常想，我們為什麼就這樣能打勝仗，現在我明白了，——不管怎樣，我們的進步是大的，我們從每次血的教訓裏學得東西，老王，用不到你拿槍托子到火綫上去搗了。』

王海清興奮的說：『沙山子以後，我一次也沒搗過，現在更用不到我搗了。』

無敵三勇士

一 一場不團結怎樣鬧開頭

有些人把我們當戰士的想得太簡單了。

以爲我們就是打打仗，睡睡覺，實際上不是那麼一回事。

我們在連隊，就像在家裏一樣，不同的是這個家一會在戰壕裏，一會在老百姓乾草堆上。一家子有一家子的和美，一家子也有一家子的家務事。

不要講旁的地方，現在就講講我們班裏吧。

前些時候就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我們歡迎一個戰士歸隊，這不是一樁喜事嗎？結果却鬧了一場不團結。

我們歡迎的是個戰鬥英雄，傷沒好利索就跑回前方來了，我們覺得這是真正值得

歡迎的戰士。晚上，全班圍坐炕上。他一路耽心趕不上隊伍，這會一下子給大夥圍着，那高興勁還能提嗎？他指手畫腳，津津有味，說他一路坐火車來，如何如何幫翻身農民抓地主，不斷引起大家哄笑。我們大家就你一言我一語說連隊上的事，末了，一個同志說：『你走了，我們可想你，這些日子，你的英雄事蹟在團裏到處傳，到處講，可吃得開了，團首長還號召大家學你呢！說你是孤胆英雄。』這樣雙方正在十分高興，誰料突然之間插進一個戰士來，他多了也沒有，只講了一句話，由此就鬧開了不團結。

二 閻成福

閻成福是這個故事裏的主角，也就是上面已經介紹過的戰鬥英雄。

閻成福家底子怎麼樣，那時咱不知道，可是一看就是窮朋友出身，平時在班上有個二虎勁，打起仗更是勇敢的很。

這次作戰負傷，在醫院床上磨屁股磨膩了，回了一趟家，看了看翻身光景，身上有衣，槽上有馬，門外有地，心中真是說不出的愉快。晚上農會小組歡迎這前綫回來

的戰士，他乾脆講：『告訴你們，你們心裏有底，仗是打好了，沒問題，我回來瞧瞧你們門封建門得澈底，我心裏也有底，往後，擎好吧，我在前方絕不會丟拉拉屯的臉。』天沒亮，再找就不見了。閻成福回到醫院，往病房裏一個一個看了看戰友們，就回前綫來了。

再說他不在隊上的時候，大家都宣傳他的英雄事蹟，一個傳兩個，兩個傳三個，愈傳愈廣，那簡直就跟神話一樣了。要論實際情況，也確實有個講勁，那天我們跟敵人打了個遭遇戰，閻成福在火綫上，一個人突擊前進，一下子跟部隊失了聯絡。敵人機槍、六〇砲打得到處噴烟冒火，他媽的，我們合計閻成福算是革命成功——完了。

連長氣得飛飛的，瞪着兩隻紅眼珠子，帶着部隊突。你猜後來怎麼樣？——在最緊急緊急的時候，敵人內部忽然亂了，敵人一鬆勁，我們可就通上去了。原來閻成福三摸兩摸，不知怎樣摸到敵人臨時指揮所裏去了，我們一攻，他就丟了個手榴彈，敵人自然亂了，這會他就拿槍押着一個肥頭大耳的俘虜下來，說還是個『團級幹部』呢！閻成福直嚷說剛才就是這傢伙在指揮隊伍。這地方拿下來，我們立刻向縱深發展。一會功夫，閻成福又上來了，還一面喊：『我，閻成福又上來了！』大家一聽，十分高

興，那時我們班又擔任了突擊任務，正在緊急情況，不久他就受了傷，昏迷不醒。連長叫我們替他下火綫，到那邊樹林子裏交給了担架隊。

三 老油條

老油條是我們給李發和起的外號，叫來叫去，大家就好像忘了他真姓名，連指導員有時也親熱的這樣叫他。

老油條是個老戰士，也有人管他叫老不進步，他也不十分在意。

『八一五』以後參軍，跟他一齊的都有當排級幹部的了，他還是個戰士。他倒還自在逍遙，別人問他，他溫吞的笑笑：

『我自在，——我省心。』

這人就是自由主義，吊兒浪當，大紀律不犯，小紀律不斷，可是當兵一當三四年；打仗總打了百十回吧，身上一根汗毛也沒碰斷，不用說他有一手狠的，就是打仗到節骨眼上，他有辦法，——動作快、猛，能出點子。可是政治不開展，生活紀律壞，一個牌牌也掛不到他頭上。現在，讓我們拉回頭來講吧，那晚，歡迎閭成福的時

候，就是他，冷丁子說了一句話。本來他一直在旁邊捲黃烟吧嗒吧嗒抽，當人們那樣稱讚閻成福的時候，他忽然推開別人伸過腦袋說：

『我瞧你那英雄牌是碰上的。』

這話一說，閻成福炸了，馬上把臉一虎問：『你說怎麼碰的？』

老油條慢騰騰望他一眼：『我大小仗總經過百八次了，渾身上下沒給槍子打過一個眼，這才是真功夫，你英雄倒英雄，戰場動作可還不大入門。』

這瓢冷水一潑，大家也掃興，班長說天不早了，吹燈睡覺，從此閻成福跟老油條就誰也不理誰了。

四 趙小義

這糾紛若就在閻成福跟老油條身上展開，也還簡單，現在又橫著加上了個趙小義。

趙小義是解放過來的戰士，才十九歲。夏季攻勢解放過來，說他歲數小，中毒不深，就沒往後方送，立刻補充了。趙小義表面上活潑、單純，肚子裏可有鬼。討論會

上他從不發言，他是瞪眼瞧，他想：兩虎相鬥，必有一傷，將來看誰佔上風，咱就往誰那邊靠。因此在連裏，他抱定宗旨：不積極，也不消極。他處處愛挑眼，一點小毛病，就罵：『什麼優待，優待，那都是鬼吹燈，——瞎話。』五班是模範班，班長抓得也緊，可是石頭雖硬，也還有個縫兒，趙小義呆久了，自由主義這一點，自然就跟老油條十分靠近起來。那天晚上，老油條跟閻成福鬧了個滿臉花，他就暗暗同情老油條，他聽閻成福什麼翻身呀，抓地主呀，英雄呀，心裏就不十分得勁，第二天便跟老油條拉近乎。可是老油條有老油條的原則，跟小趙對抽一袋兩袋黃烟還可以，至於談談感情話，那犯不上，他想：我是關裏來的，你是俘擄來的。小趙感情上得不到安慰，於是又轉回頭找閻成福。在閻成福跟前就放一把火，說老油條說了：

『閻成福算啥，下次打仗瞧吧！』

講與閻成福有關係的話，閻成福自然聽下心去，從此與老油條關係更加惡劣，一見面，就向後轉。

可是一講到小趙自己心事，閻成福就不來了，這怎說呢？

閻成福覺得我是解放區翻身戰士，你是蔣佔區的俘虜兵，他這種優越感可就給小

趙來了個大掃興，小趙情緒從此十二分低落。

這樣一來，四五天功夫，模範班就變成不模範班了。

五 急壞了班長李占虎

在糾紛發展過程中，可是急壞了班長李占虎，他一手創造的模範班，眼看就垮了台，他怎能不急呢？

李占虎是個好班長，班上有什麼困難都是他先承受。你要知道領導一個班不是一件容易事，十個人十條心，要把十條心變成一條心，才談得上領導。李占虎從來不對戰士們吹鬍子瞪眼。他是關裏來的老戰士，耐心說服教育，真讓人挑大拇指頭。自從班裏發生不團結現象，在行軍作戰中，就遭遇了十二分困難：這三個人彼此不談話，你讓他們挨着班站崗吧，誰也不跟誰交代任務；你讓他們在一塊吃飯吧，閻成福朝東，李發和就朝西，永遠背梁望脊梁；你讓他們睡在炕上吧，李發和睡下，閻成福就吭一聲抱起背包睡到地下去了。這天李占虎一個個找他們談話，先跟閻成福談，談了半天，閻成福說：

『我爲人民服務，我可不受誰氣，有種沒種反正火綫上見吧。』站起來走了。

再找李發和，李發和一面抽烟一面聽，聽班長話說乾淨了，他說：

『我反正是爲人民服務到底，沒問題。』

班長又找趙小義，小趙末了說：

『咳，班長，從前我不明白，解放過來，現在可接受教育啦，我爲人民服務，還說啥呢？』

鬧了半天，原來三個人還都是『爲人民服務』，班長一肚子熱情換了一肚子苦惱，自語道：『這三個傢伙好像商量好啦！』他真是一點辦法也沒有了，哭哭不得，笑笑不成。

這時，恰好團上領導進行訴苦運動，有些兄弟連隊，已經展開，訴苦訴得大家哭哭啼啼。從前五班是個團結友愛模範班，指導員就打算把五班當個對象，花了幾天時間來推動訴苦。誰知一深入了解，指導員直搖頭，這一來李占虎急得眼淚都出來了，一把拉着指導員說：『指導員，五班還是有希望，你給三天期限吧！』期限討下來，班長想：怎麼辦呢！他下決心來個『圍殲戰術』吧，他一下子把三個人找在一起，幾

句話把他們不團結的事挑開啦。哪裏知道，三個人在他面前異口同聲說：『沒啥，班長。』班長一聽倒樂了，於是把五班要爭取模範談了一番。誰知第二天一看，三個人是原封不動，誰也不理誰，這一下子班長可急了，氣得背着全班人狠狠哭了一陣，第二天進入戰鬥，忙着準備戰鬥就過去了，至於團結，還是沒一點進步。

六 一塊骨頭

第三天打了一仗，天陰落雨，打完仗，李占虎帶着全班走下戰場，經過一片亂葬崗子，他低着頭發現地下有一塊骨頭。

他停着脚步，彎身拿起骨頭看着。班裏同志都奇怪的望着他，他可提出問題了：

『你們說這是什麼人的骨頭呀？』

大家站在雨地裏紛紛討論開了，一邊說是窮人，一邊說是富人，末了，李占虎張嘴說話了：

『我看這是窮人骨頭，地主富農有錢人，死了有棺材有墳，怎麼也不會亂丟在這裏，窮人活着沒飯吃，死了也沒地方安葬，給風吹雨打，還不是東一塊西一塊，到處

亂丟，窮人有誰管呢。」

回到宿營地，戰士們忙着鋪草燒水，李占虎瞧了瞧，只有閻成福、李發和、趙小義沒有在，一直到吃飯時也沒見這三人。他就往屋裏跑，原來小趙回來就一頭扎在炕上沒起來，班長以爲還是跟老油條閻成福鬧彆扭，就安慰他：『唉，小趙，——人就是這樣，在一道怨一道，不在一道想也來不及了，起來吧！』就爬到炕上搬小趙肩膀，誰知小趙一翻身，鳴的一聲撲在班長懷裏大哭起來。

哭了一陣，小趙跟班長講了一段故事，兩個人連說的帶聽的都哭起來了。

班長立刻跑到連部去，一五一十報告給指導員，指導員也聽得十分難過，囑咐他回去，好好照顧小趙。李占虎就順路把自己三百元津貼掏出買了幾個雞蛋，帶回去給小趙煮着吃，小趙一端碗就哭得嗚嗚的，究竟小趙說些什麼，班長聽些什麼，還不到宣佈的時候，這裏就暫且不講了。

七 再說閻成福跟老油條

閻成福心裏難過，想找個清靜地方呆一會，就往後院糧囤那塊走去。老油條却低

着頭，也往這個地方走來。要不是聽到腳步聲，兩人險些兒鼻子碰了鼻子。閻成福一仰頭瞧見老油條，老油條一仰頭也瞧見閻成福，好像誰叫了一聲：『向後轉』，各自扭過頭就氣呼呼走開了。

轉來轉去，閻成福就轉出村子。

老油條捲了一根烟抽着，低着頭，找沒人地方，順着牆邊溜。

閻成福從那邊走過林子，老油條從這邊走過林子；閻成福從那邊到了河邊，老油條從這邊轉到河邊，一下又碰上了。

閻成福火了，心裏直罵娘，要不是不能先跟老油條講話，他非罵他一頓不可。

正在這時，班長尋來了，一下，一手挽着一個拉了回去。

回去，兩個人誰也不肯吃飯就睡了。

八 晚上點着一盞燈

晚上點着一盞燈。班長在炕沿下檢查了每人的鞋子，從中挑出兩雙破爛了的鞋，然後班長在脖膝蓋上搓了根麻繩，就補起鞋來。補着補着，小趙起來了，爭着要補

鞋，班長不准他動手，笑嘻嘻安慰他：『你好好睡，你不舒服，天亮說不定還打仗呢！』一會閻成福潑浪一下坐起來，把班長嚇了一跳，閻成福伸手奪鞋子，班長不但不給還勸說他：『你顏色不正，不舒服，日後怕沒你幹的，睡吧！』閻成福怔怔呆了一陣躺下了。忽然悉悉索索一陣響，李發和又起來了，他悄悄說：『你睡，我補。』班長笑了說：『要是往常，你不動手我還叫你幫忙，今天你不舒服，休息吧！』可是一下子全班都起來了，原來誰也沒睡着，起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小趙一下子鳴的哭了，他哭着哭着把那天講給班長聽的故事，又說了出來：

『我爹放豬，丟了豬，挨地主打，氣死了，爹還沒埋，我就給國民黨抓兵抓來啦！』

『我哭我鬧，他們皮鞭子蘸涼水，打得我死去活來，我說我就是死也要再瞧爹一眼，國民黨說：「你爹死了頂多臭一塊地，還瞧啥。」到現在兩年了，——我爹沒人埋，也沒地方埋，風吹雨打，還不是東一條胳膊西一條腿，……』他說不完就哇哇哭起來。

這一來閻成福一下撲上去抱着小趙說：

『我對不起你，小趙，——我從前看不起你們是蔣佔區的，我不知道你也是窮人，也是苦人。』

閻成福不說則已，一說就止不住淚水長流，他也訴了自己的苦。

『你給地主害死爹，我給地主害死娘。我十八歲，爹抓了勞工，娘給地主下毒藥藥死，哥哥給地主拿釘耙打死，我偷偷看見了，沒等找我，我拚命跑出來。我跑到遼河邊，我望着那條河，真想一頭扎下去算了，我又想，爹不知死活，閻家就我這一條根，留下這條根早晚好報仇；死了，地主更稱心，從那往後，我要飯就要了一年整的呀！夏天苞米地裏搬苞米，冬天看人家熄了火，偷偷爬到豬窩裏睡覺，……』這時全班人，除了李發和都嗚嗚哭了，平時講團結談友愛，可是還沒這陣大家以苦見苦，大家真的是親人了。小趙望着閻成福，閻成福望着小趙。閻成福說：

『聽了你的話，我知道窮人到處一樣受苦。』

小趙說：『你說得對，聽了你的話，我才知道共產黨八路軍真是窮人幫窮人，我前些天心竅不開，我對不起革命也對不起自己。』

班長李占虎說：『訴吧，有苦不訴給自己人聽，訴給誰聽。』

日頭落了夜黑天，這世界上有多少人睡得甜甜蜜蜜，有多少人想着自己的苦，一滴血跟着一滴淚往下流呀，一個訴完一個訴，五班裏這一夜苦水就倒不完，這一盞燈也就一直點到天矇矓亮。

九 李發和怎麼辦？

李發和心事沉重只是不開口。這一夜晚他坐在旁邊，可是他沒吭氣。他思前想後，愈想愈恨自己，別人是苦也苦得痛快，他自己心頭就像磨了礮子。他狠狠問自己：『人家是窮人，難道自己是富人嗎？』他想起年輕在家鄉，歡喜扭秧歌唱大戲，地主就利用他出名的浪當，三下五除二，把他的家當弄了個乾淨，臨走連條遮羞的褲子也沒落着，給趕出村，丟下女人在村子裏，這幾年不走道也苦死了。從那以後，李發和只有自甘墮落，連報仇的火辣勁兒也沒了，要不是碰上八路軍、共產黨，這一輩子也就算完蛋了。可是當戰士二三年，想起來真對不起革命，對不起上級，也對不起自己。從那晚以後，雖然沒說一句話，可是暗中下了決心：『黃連苦，我比黃連還苦，再不下決心還等什麼時候呢！』這時他想到指導員，那是老上級，從沒錯說過自

己一句話；想到班長，那是老戰友，事事讓自己；想到小趙，那一樣是個苦命孩子；想到閻成福，——他真想跟閻成福去拉拉手說合了吧，可是話到嘴邊，又想：『好壞不在一時，瞧着吧！』

一〇 火綫上生死抱團結

隔了沒幾天，部隊又投入了戰爭。火綫上打得紅光一片的時候，這個連隊加入作戰了。原來四班是突擊班，誰知十五分鐘功夫就把建制打亂了，這時一道命令下來，五班趕緊頂上去。李占虎兩眼瞪得溜圓，捏着兩隻拳頭說：『同志們！別忘了咱們前天晚上訴的苦，別忘了小趙的苦，別忘了閻成福的苦，給父母兄弟姊妹報仇的時候到了！』他們像十隻火箭躍向戰場。指導員爬過來，親自看看五班，李占虎說：『首長給任務吧，五班的仇能不報嗎！』閻成福參加了爆破組，担负了炸開突破口任務，他抱着包炸藥上去了，全班趴在地下望他，——眼看着跑上去了，還有幾十步，一個倒栽葱他跌倒了。李占虎還沒說話，小趙從他身邊箭頭子一樣跑上去了，小趙離閻成福兩步遠，一下又摔倒下去，他還掙扎着爬，敵人火力拚命封鎖，他不能動彈了。這

全部時間裏，李發和一樣樣都看在眼內。這時，前面火力交織着，簡直子彈碰子彈，打成一片了。他突然對班長說：『這任務交給我，給我一支衝鋒槍，我要救下他兩人，完不成任務不回來。』在敵人拚命集中火力的情況下，按道理是不能再冒險往上送菜了，因此全班眼光跟着李發和，李發和一會忽然臥倒，一會忽然疾奔，全班這時緊張得喘不過氣來了，李發和終於跑到閻成福旁邊趴下來，李占虎才舉手把眉毛上汗珠擦下去，繼續望着。這時候，他們三人，上，上不去，下，下不來，就像子彈卡了殼。閻成福肩膀上負了傷，血直往外湧，炸藥還緊緊抱在懷裏，他倆默默望了一下，千言萬語，都在這一望之下弄清楚了，李發和把閻成福抱到一片窪地間：『怎麼樣？』閻成福一咬牙：『說啥也只能向前不能退後。』這時李發和又爬從小趙跟前，小趙大腿負傷，血流了一地，他把小趙抱到一旁問：『怎麼樣？』答：『腿壞了。』『還能打槍吧？』『能。』『那麼你從這裏打，我從那裏打，咱們掩護閻成福，死也叫老閻完成任務，好不好？』小趙點了頭，李發和身上沾滿鮮血又順着死屍爬過去。這時候，雙方砲彈、機槍集中猛烈的對射起來，每一寸土地都燒着火，小趙頭髮燒焦了，李發和褲子上直冒烟。這時班上見他們不動，李占虎難過的當他們三個人一道英

勇犧牲了，預備再組織爆破。突然前面槍響了，李發和的衝鋒槍叫啦，小趙咬着牙也打起來，只見閻成福渾身是血，一下爬起來跑上去了，一轉眼，嘩的一下閃光，緊跟着轟然一聲巨響，碉堡崩炸了，捲起一陣黑烟直上天空。這時我們陣地上忽然響起一片鼓掌聲音。突破口打開了，部隊在一片喊殺聲裏衝進去了。

一一 獎章作總結

打了勝仗，敵人一個師殲滅得乾乾淨淨，光五班就抓到五十八個俘虜。不久，就開了慶功會，指導員叫我們好好組織個音樂隊，結果請來三位老鄉，加上四個同志，吹喇叭、打腰鼓、拉二胡，鑼鼓喧天的響成一片。

現在專講閻成福、李發和、趙小義，三個人肩並肩站在隊前，指導員介紹他們是『無敵三勇士』，然後走到他們跟前，一個個把獎章給他們戴到胸脯上，紅獎章一閃一閃的發光。

閻成福看了一眼李發和，李發和又看了一眼趙小義，大家這時劈劈拍拍鼓起一片掌聲。到作典型報告時，三個人異口同聲說：

『這是班長領導的。』

李占虎站起來說：『我們是窮人，我們有苦處，苦變成力量，團結起來就能天下無敵。』

血緣

一

秋天雨水勤，烏雲一湊合就嘩嘩的下起雨來。陳啓祥從家裏出來，大車火車過了幾天幾夜，這日來到一個站頭，剛剛好對面開進來一列軍車，也停在站上。他伸出頭一看的時候，只見一夥隊伍上的同志，坐在悶罐車門口倒掛了雙腳，都披着子彈袋，有幾個戰士還掛着槍在站上走來走去。陳啓祥看在眼裏，心想：我鑽天覓縫找不到，還不如這裏打聽一聲，要是上前方的，參加就是了。主意一定，陳啓祥就從自己車上跳下來，朝對面那列軍車走去。當他斜插着走過站台，不防正和對面車廂裏跳下來一個戰士撞個滿懷。陳啓祥揚頭一看，那戰士細高挑兒，黑圓臉，看樣子粗里粗氣，實際上心地平和，只見他那一笑就知道了，他問：

『你幹啥呀？』

陳啓祥說：『來參加的。』

那戰士立定脚跟又端詳他一眼，見是個一說話臉就紅的青年農民，他又笑了笑說：『還有坐火車來參加的？』倒也高高興興把他領到指導員坐的那節車廂門口來。指導員高高站在車門上，兩手攀着車廂，陳啓祥站在下面說明來意，指導員心下一考慮：『咱部隊行動要保守秘密，沒道理半路頭留個生人。』一考慮停當馬上就拒絕了他：『你要參加，回你們縣上報個名，也好訓練訓練。』陳啓祥一聽掙得臉紅耳赤說：『我找的是上前方打仗的隊伍，要不，我幹嘛起五更爬半夜跑到這兒來！』指導員還是拒絕。前面火車頭噴了一陣氣，猛可之間，汽笛響起，戰士們紛紛爬上車廂。雨又下大了，天空白茫茫，真是抬了海來啦，嘩嘩響成一片。陳啓祥眼看車走了，急得眼淚要流出來，也算一時情急智生，一頭扒上車去，兩手緊緊抱着指導員的腿。指導員一時攔也攔不迭；車開動了，也不好推下去傷了他性命，指導員就嚴肅的板下臉孔，告訴他必須在下一站下車。指導員說完就回到車廂一個角落裏蒙起頭睡覺了。陳啓祥沒地方呆，就蹲在門口給雨澆着。過了兩站，指導員醒來一看，陳啓祥滿

臉澆得精濕，還是怪頑強的蹲在那裏不肯下車，天也漸漸黑下來，他就把他叫來跟前，盤問了一個多鐘點，他愈說，指導員臉色就愈對他同情起來了。最後指導員就半開玩笑半認真的說：

『你不能跑了嗎？』

陳啓祥立刻發誓：『我要是跑，上前綫，頭一槍就打死我。』

指導員到營部車上去了一趟回來，答應他跟着部隊走。陳啓祥一聽，心滿意足，幾日疲勞壓倒他，立刻倒在地板上打起鼾。天黑下來，那個細高挑兒，引他來的戰士，望了望他，把自己一條毯子給他鋪蓋身上，陳啓祥從此成了戰士。

二

到了前方，陳啓祥編到二排機槍班。這天他辭別了指導員來到班上，正趕上開下晚飯。

他到班上，一進門就看見那個細高挑兒，黑圓臉，那天車站上引他見指導員的戰士。頭回生，二回熟，反正在這裏無親無友，陳啓祥見他就像見了親人一樣。那戰士

正在灶下燒火，仰起照耀得通紅的一張面孔，看是他來，也自十分高興；一下子從小口袋裏掏出一張票子，向房東老大娘買了半碗大醬，一把生葱，擺上桌面，算是一番敬客的意思。陳啓祥看在眼中，心下十分感激。可是看看桌上擺好大堆碗筷，一盆熱騰騰高粱米飯却放在桌下角的炕沿上，新來的不知道手應該往那兒插，他張望了一陣，看別人團團轉，自己正不知怎麼辦好。忽然那個戰士把他一推推到炕頭上，他待要掙扎換個位子，早給左右幾個同志按住了，再看那個戰士却獨自守着飯盆坐下，陳啓祥吃一碗，他就給盛一碗，還一面讓菜，陳啓祥心下尋思：『學徒還三年滿師，看這樣那裏像當兵，簡直像鄉下待嬌客了。』

吃過飯，戰士們都蹣跚出去了，那個戰士打開自己的掛包，取出一條嶄新毛巾和一塊肥皂，遞給陳啓祥說：

『這慰勞你吧！——我叫馬成榮，往後你只管我叫老馬。』

陳啓祥想不接過手，可是看馬成榮那樣誠懇懇，難道人家伸出手還能抽回去嗎？陳啓祥把東西暫放一旁，兩人就嘮喀起來，才知道馬成榮是機槍射手，陳啓祥就編在他這挺槍上當彈藥手 馬成榮說：

『你真算有眼力，你參加的真是地點，俺們這個連可不簡單，是個老主力連呢！你打聽吧！到東北來哪回勝仗沒俺們的份？……往後掉了隊，遇見隊伍上的人你只問一聲：戰鬥突擊連往哪面去了？就沒人告訴你。這個連隊是指到哪，打到哪，打到哪，勝到哪，從連長、指導員起，沒一個幹部不掛上獎章，就戰士當中，戰鬥英雄也有六七個子。』

晚上，值星班長溜着窗外『吱吱——吱吱』吹了熄燈哨子。陳啓祥這一下晚功夫，早把屋裏看好：這屋子裏外兩鋪炕，裏間屋由房東老大娘帶幾個孩子住下；外間屋一鋪炕住不下一個班，地下攤了一床乾草鋪，陳啓祥一看，心中就疊好了譜，現在哨子一響，他站起來就搶路往乾草鋪那面走，可是給馬成榮搶過來一把攔住了，回身往炕上一指說：

『同志！這兒沒你的份，你的位子在那裏！』

陳啓祥一看炕梢上果然騰出空位子來了，再看馬成榮抱着自己的毯子送到草鋪上去，炕上給他留下一條白被單。陳啓祥正站在那兒磨不開，還是兩個戰士把他拉過炕上去睡了。熄了燈，不大一會兒功夫，炕上炕下就呼呼響起一片鼾聲，陳啓祥躺在

炕梢上可就一直沒闔眼，腦子裏翻來覆去想：『在會雲屯二十年，哪裏給自己按個位子？』熱淚不免漣漣流了下來，又想：『現在跑在外面，倒是找到家了。』就好像風雪黑夜，扛着八十斤重担，累得筋困脾乏，好容易到達目的地，一下倒在一截熱炕上，那心情就不用說啦，他心地一寬，慢慢也就朦朦朧朧睡着了，這一宿有人上哨下哨他就一點也不知道。

下半夜天又變了，喇喇下着小雨。馬成榮帶哨，把件美國雨衣送給站崗的，回來一看，小風颼颼的順着房簷往屋裏灌，睡着的人一個個袒胸露背，早把毯子滾向一邊去。他怕他們受涼，——就一手放下窗子，一面給他們把毯子蓋好。蓋到陳啓祥面前，只見陳啓祥擠在炕角，縮成一團，做出害怕的樣子抱着雙肩，喃喃着睡語：『……狼叨了豬哪！……狼叨了豬哪！……』馬成榮望着陳啓祥，忽然記起自己兩年前遭遇的事，一時之間回到草鋪上，心裏還有點難過，可是究竟火綫生活過了兩年，情緒壓一壓也就落下去了。

馬成榮是遼寧省北鎮人，金山堡戰鬥被解放過來，只這兩年功夫，他成爲三連裏的老戰士，特等機槍射手，還是團結模範。剛才他看陳啓祥睡夢的苦樣子，無端引起

心事；原來在北鎮縣他家裏，他還有個兄弟，也像陳啓祥這樣大小了，從前他一家就靠他一個勞動力，養活着六十多歲的瞎爹和十六七歲的兄弟；一九四六年初，國民黨抓丁一下子攤到他頭上，爹叫他躲到山裏去，半夜來抓人却把兄弟帶走，他一聽到消息就趕進城裏，一瞧兄弟被打得死去活來，已經不像個樣子，他想：讓他將來餓死，也不能眼瞧着打死，就一蹶腳報出自己姓名。剛才看陳啓祥睡夢樣子就想起兄弟。平時，遇到三連裏有戰士鬧情緒，泡病號，馬成榮總拿自己這一段悲慘歷史比說比說，把事情說完，一面默默抽着烟，一面慢悠悠說：『咱們這裏參軍出於自願，——在老蔣那邊都是拿小繩網來的，咱們受天大罪是爲了自己，……』

他還常說：『當兵的比親兄弟還親，親兄弟離得那樣遠，你在火綫上受傷，他能拉下你來嗎？』

那天在車站上，看陳啓祥堅決參軍的態度，就從心底起了愛惜的意思。後來他又發現陳啓祥平常默默少言，做事認真刻苦，年輕，心眼靈敏，眼力也過人，確實能培養出個好射手。他就幾次把這意見提到指導員面前，指導員本來沒一定主見怎樣安插陳啓祥，陳啓祥自己是一再要求下班，就跟連長商議商議，決定這樣辦了。從此，陳

啓祥在班上一切事便都有馬成榮張羅着，人們說：平時相聚一年半載，不如當戰士一個炕睡，一個鍋吃，一個火綫上出生入死相處一天半天。陳啓祥跟馬成榮在連隊裏如同親手足兄弟一般，馬成榮決心把自己全套武藝交出來，陳啓祥也一心一意跟老馬學本事：壓梭子、拆卸機槍、瞄活三角；一個是日夜苦練，一個是不斷指點，不覺一個多月過去了。這時全連範圍舉行了一次彈藥手比賽，陳啓祥閉着眼壓梭子又快、又俐落，竟出人意料取得了第一名，這一來把馬成榮歡喜得闔不攏嘴巴，陳啓祥倒沒什麼特殊表示，他達到到前方的目的，反正是一心不二用，就等着作戰。

三

誰知連裏有兩個嘴尖的，歡喜拿眼犄角看人，見陳啓祥整日不談不笑，不打不鬧，一說話臉就紅，割柴挑水，練兵上課處處走在前面，馬成榮，特等機槍射手又這樣加意照顧，心裏就有點不服氣，他們兩個人一嘀咕，從此當面叫他陳啓祥，背地裏叫他『那個來歷不明的』，因為他既不是補充新兵補充來的，又不是解放了爭取過來的，只是部隊搭火車從東滿到西滿，半路頭跟上來的，那時指導員就因為他來歷不

明，拒絕收留他，那時他不是臉都掙紅了嗎？……槍出手，話出口，大家在一個連隊裏過集體生活，哪裏能有不透風的籬笆呢？雖說大多數戰士，都覺得陳啓祥是個好戰士，可是『來歷不明』這句話，風言風語，一傳也就傳開哪。馬成榮很快也就知道了，他低下頭一尋思：這話裏有懷疑意思，讓陳啓祥聽見，心裏結個疙瘩，一定鬧得大家不和美，影響團結，可是別人的嘴巴自己也沒法一張一張去堵住，——這事只有報告指導員，看上級怎辦吧，可是眼看到了連部門口了，馬成榮心裏一轉又一尋思：別人說來歷不明，我就先了解了解來歷吧。

四

冬天了，樹木都發黑了，雪還未落，乾葉子在林子裏積了兩三寸厚。這天下晚，陳啓祥在樹林子裏跟馬成榮坐在乾樹葉子上講出自己的來歷。

陳啓祥是江北曾雲屯的一個小豬倌，他從小沒見過自己的爹娘，在草甸子裏放豬的時候，別人挖苦他是『屬孫猴子，——從石頭縫裏蹦出來的』，他只有把豬搯到一邊去落眼淚。在屯上除了雇農老李頭，沒人叫他的大名，有一回他問老李頭：

「你老知道我爹娘怎死的？」

老李頭望他一陣說：

「你人還小，打聽這幹啥。」

陳啓祥一直到會雲屯頭一回鬥爭大地主孫雲廷，才翻了身，秋天分地的時候，農會小組討論，一致認可，全屯論勞而又苦，那人家陳啓祥真頂得上頭一份。老李頭在鬥爭過程中當選了農會主任，他說：「人家三輩子都是好成份，沒話說。」結果分給他一壠半好地。這是一九四六年，第一次分地，會雲屯是全區分地分得最早的，那天前半晌分地，老李頭在前，陳啓祥在後，走到地頭上插了橛子。那是一片躁一脚都冒油的好地，莊稼一抹齊扎扎，給太陽照得亮堂堂的，種莊稼的人，看啥還能比看莊稼高興，可是老李頭打了皺的老臉上淌下了眼淚，轉過身問：

「啓祥，你多大啦？」

「我二十了。」

「二十是好歲數，啓祥，你長大了，你也翻了身，這地屬你的啦，我的話也該告訴你啦！這話在我肚子裏存放了十五年，我打譜有兩種說法，一種是我快嘔氣，不得

不說，就顧不得你好受不好受了；一種是等你成家立業像現在這樣。十五年前，我跟你爹都沒來到這北大荒，我們都在江南，給人家打零、扛活，你爹的性子是一根扁担抬到底，手藝好，就是乾耿直倔出了名。你娘是個好秉性的女人，又能下氣力幹活。那年年成歉收，早就沒糧吃，到年底東夥算賬，我在跟前，地東勒了扣，扣了勒，你爹火上來，一句話得罪了人家，大年三十夜晚，抽地、抽房、沒飯吃、沒處去。你娘正懷第二胎，逼得沒法，就捨了你爺兒倆，跳了冰窟窿。從那往後，你爹就無精打掛，一下子再也仰不起脖來，是我們一道帶着你到這裏來。不久，你爹也沒了，啓祥，你記住！你原不是沒爹娘的孩子，你這二十年受的挖苦是冤枉哪。」

陳啓祥一句一句聽到耳裏，就跟老李頭回屯子裏去了。第二天，陳啓祥又分到手一匹馬，他拉到這匹馬，忍不住滾下熱淚，他這樣愛這一匹馬，他作夢也沒想到自己也有了馬。屯上人真是一心一意成全這個孤兒成家立業，哪知陳啓祥心中早打好了主意；打聽出貧農王景發老婆分到一塊花旗布，他就拉上馬跟他去換那塊花旗布，老王大嫂勸他半天，末了，沒法，就把布換給他，老王大嫂還說：「牲口先拴在槽上，日後再講吧。」陳啓祥花旗布到手，立刻求人做了件小布衫穿到身上，別人都搖頭

說：『露腕露了二十年，單這幾天，愛起面子來啦。』

哪知當天夜裏，陳啓祥上農會主任老李頭家去啦，坐在炕沿上說：『我的地由你經管着，我要走了。』老李頭一聽這話大吃一驚，好容易剛翻了身怎麼又說走呢，好說歹說勸了一陣子，末了陳啓祥還是非走不可，老李頭知道他這脾氣秉性，就像他父親，也無法再勸，只問：『地我經管，那糧怎辦呢？』『糧也由你使用，——等我革命成功回來再說吧！』這時，老李頭開了一張證明給他，雞叫第三遍，一個人影兒出屯往南，陳啓祥從此就離開了會雲屯。

馬成榮聽完陳啓祥的話，眼圈一紅只說了一句：

『小陳，你不說，我還不知道，咱們這緣分，都是血換來的。』

當天夜晚，馬成榮把這件事情報告給指導員。指導員聽了很生氣，說：『我知道陳啓祥的來歷，——那天在火車上，我不是考察了半天，陳啓祥把他農會的證明交給我，——我還把它交到了營部呢！』指導員下決心，要查清『來歷不明』這話是誰說的。他還跟馬成榮商議，抽個時間叫陳啓祥向全體軍人報告報告，才有教育意義。誰知就在這天下半夜兩點鐘，緊急出發作戰的任務來了。

五

出發的時候，陳啓祥裝了滿滿一袋手榴彈，掛在身上，因為自己一心圖革命，眼看戰鬥來到眼前，心中不免過分興奮、激動起來，馬成榮看穿這一點就說：『同志，上陣，猛要猛在節骨眼上，——不要慌，要鎮靜，瞎碰可不行。』馬成榮又關心的把韃韃草幫他絮了絮說：『老弟，光嚷打仗打仗，打得上打不上，可全靠兩隻腳作主啦，八路軍的腳是鐵打的，你知道嗎？』後來，馬成榮又怕陳啓祥把他平時所教的怎樣利用地形地物、怎樣衝鋒、怎樣射擊忘記了，抽烟的時候又談講了一陣，末了兩眼望着陳啓祥緊叮了一句：『到火綫上，你跟着我就對啦！』陳啓祥回答得也十分乾脆：『你到哪，我到哪。』

雪下得很大，白茫茫一片望不見人，趁這場大雪掩護，黎明時光，部隊向公路上敵人發起衝鋒。

『啪』『啪』——清脆的兩聲槍響以後，敵人機關槍就一口氣不歇的嘩嘩打過來，戰士們在深雪內奔跑着，三次衝鋒，把敵人從公路制高點上驅逐下去了。指導員

在突擊隊後面，用着匣槍指揮衝鋒，把馬成榮這挺機槍掌握在身邊，可是沒用上。陳啓祥一面緊跟着跑，心裏糾纏着兩種矛盾：槍一響，他心跳起來了，可是他極力制止自己，又覺得不能衝到頂前面去十分可惜。這時，他們爬過雪溝，跟隨指導員到了剛奪下來的制高點陣地上。陳啓祥看見一堆堆敵人屍體，倒在雪溝裏，炸彈留下很多黑坑，血染紅了雪，新雪又忙着把死屍掩蓋起來。敵人最後據守唯一一座小山頭，把自動火器一股腦兒集中向衝鋒上去的人交叉掃射。連長在那裏掛彩了，倒在地下還喊着：『前進！』陳啓祥扭過頭看指導員，指導員把眉毛一豎，用着匣槍跑上去。馬成榮緊緊跟上去，陳啓祥又緊緊跟上馬成榮，他們貓着腰前進，子彈在頭上『吱』『吱』的叫着，他們一會臥倒，緊緊貼在雪地裏，一會又跳躍着往前跑。陳啓祥這時心不跳了，腦子裏卻沒閑空想什麼，只是緊張的動作着，他看見敵人是鑽在小山頭雪溝裏露着半個腦袋放槍。

馬成榮眼尖，看見連長在前面，敵人陣地上却像有動作的模樣，就忽然喊了聲：『壞了！』

指導員一看：敵人果然打反衝鋒了，四十多，忽的一下從雪溝裏爬出來，往山下

衝。我們衝鋒的戰士沒留神連長倒下，一看沒人，以為連長下去了，驟然之間，一動搖，退却了。

指導員急了——連長一個人還在凹裏向上爬呢！……

馬成榮是機動而堅決，用不到誰下命令，立刻不顧一切抱着挺機槍跑到側面三十米達外，一處微高的山腦上，把槍腳桿一插就呼呼朝敵人猛射。

敵人受這意外襲擊趴下了，馬成榮將敵人阻止了很久，連長發覺敵人已到面前，他藉着馬成榮火力掩護爬下來了。敵人爬起來，又喊着，衝過來。馬成榮一瞧連長雖然救出來，自己和敵人距離可是太近了，來不及往下撤了，同時他知道，如果他從這裏撤下來，全部陣綫就要崩潰下來，於是決心一下，他咬着牙，把臉貼到槍身上，緊緊震動着全身，打着。陳啓祥爬在指導員身邊，現在抬頭一看：敵人迎着馬成榮的機槍子彈，有的把手一揚一扭身倒下去，有的却直向馬成榮那裏衝過來。陳啓祥看得很清楚，子彈像無數雨點，在馬成榮上下左右，紛紛飛舞，突然之間一顆子彈打在馬成榮左肩膀上，一下把他擗倒，甩出老遠去，可是馬成榮掙扎着起來，又爬過去，拚死命抱着機槍打，陳啓祥眼紅了，這時他一點畏怯心理也沒有了，只一心一意，直覺的

要救下馬成榮，他迅速的從身旁死屍身上又撿了幾顆手榴彈，塞在懷裏喊了一聲：

『指導員！我上去了。』

就一直跑了上去，他只覺得火花在頭上一廳，『啪』『啪』『啪』『啪』『啪』一陣響，他已經撲在老馬跟前，老馬尖銳的喊叫『別動！』

陳啓祥緊貼在雪地上，側過臉一看，馬成榮肩膀上棉襖都給血濕透了，血順着手腕流到機槍上，又順着機槍流到雪地上，可是手緊緊把着槍把子一動不動。陳啓祥看在眼裏，感動的說：『老馬——把槍交給我，你下去！』馬成榮在這危急關頭，看見陳啓祥奔跑了來，十分高興，掉轉頭親熱的笑了一下，又趕緊把頭貼到機槍上，一面發射一面說：『先不要動！』陳啓祥弓着身子，向前移動了兩尺遠，又覺得一陣子火花從脊背上空廳的穿過去，又是『啪』『啪』『啪』『啪』『啪』一陣響——馬成榮跟陳啓祥相望了一下，——馬成榮一面瞄準射擊，一面說：『有炸彈嗎？』『有。』馬成榮還是忙着發射，頭也不回的說：『有炸彈就好，小陳，咱們是八路軍，咱們人在槍在，你先救這挺槍要緊，把炸彈留給我，我掩護你。』陳啓祥奮不顧身，一心上來是爲了救馬成榮性命，馬成榮這話一提，在這緊急萬分的節骨眼上不但穩定了陳啓祥的緊張心

情，同時也教育了他，他臉一紅，把手榴彈一顆顆拿出來，把蓋擰掉，放在馬成榮手邊。馬成榮囑咐他：

『敵人打槍，你趕緊趴下，不打了，就跑，這挺槍交給你啦！』

『你放心，我在槍一定在。』

馬成榮把機槍又掃了一陣交給陳啓祥，陳啓祥抱在懷裏就想起身。給馬成榮按着了：

『這樣就暴露了，你把槍順着身子，提着把手，拿大衣蓋了，再跑。』

馬成榮教陳啓祥，陳啓祥就照樣辦了，把槍緊貼在左側身上，爬起來就跑，沒幾步，敵人機槍就叫了，這一下他就知道馬成榮教的辦法的好處了，他把槍緊貼在身上，很靈便的，趴下順着斜坡滾了幾步，子彈一打過去，他又爬起來猛跑，——步槍子彈呼呼的在頭上穿，落在他的前後左右，他的大衣上三處着了火，他沒畏懼，他一心一意，按着馬成榮的話，堅決把機槍帶回來。

敵人給陳啓祥突然上去突然下來，如入無人之境的勇敢所嚇倒、所迷惑，遲了半天才發喊一聲又衝鋒了。陳啓祥扭轉頭一看，嚇住了。

眼看敵人衝上來了，——敵人在山坎下，馬成榮在山坎上，可是馬成榮緊緊伏在雪山坎上，一動不動。陳啓祥急得頭上直冒汗珠子，——他死了嗎？眼看就要到了呀！……陳啓祥第二次要上去，給指導員按住了。

敵人在雪窩裏爲首跑着的五六個離山坎眼看二十步遠了，突然一聲轟響，一陣黑烟，那幾個人倒下了。

陳啓祥這時也不顧隱蔽，翻身坐起來，張着嘴看，這時他暗暗佩服老戰士，在火綫上鎮靜、勇敢，覺得自己太急、太慌張了。

第二下炸彈響了，一陣黑烟；第三下炸彈響了，又是一陣黑烟……

指導員已經把散漫退却下來的戰士們組織起來，掌握在手裏。與第三聲炸彈同時，指導員喊了一聲：『衝呀！——最後殲滅敵人呀！』自己首先衝上去了。部隊像捏緊的拳頭一樣一下子打過去，陳啓祥是跑在前面的第三個人，他箭一樣飛跑到馬成榮身邊就趴下來想救護馬成榮。馬成榮激怒的從雪地裏仰起身，漲紅了臉，瞪着兩眼喝呼陳啓祥：『你上啊！你在這裏幹啥呀！……』陳啓祥拔起腳又往前衝，馬成榮還在背後喊：『你消滅幾個敵人呀！——你消滅幾個敵人呀！』部隊一下子衝上來，

敵人慌亂了，來不及撤到雪溝工事裏，就在山坡雪地上就殲了。陳啓祥扔了兩顆手榴彈，衝進雪溝，看到一個敵人抱着一挺美國輕機槍順着溝跑，他就一面追一面把手榴彈高舉過頭頂大喊：『我揭蓋了！』『我拉絃了！』結果，那個敵人就翻轉身撲通跪倒雪裏，把輕機槍高高舉起，交給陳啓祥了。

六

戰鬥結束以後，馬成榮、陳啓祥各記了兩大功。這時那兩個嘴尖說『來歷不明』的早就箝起嘴巴不作聲了。因為指導員在全體軍人大會上號召大家學習馬成榮和陳啓祥的時候，不但把陳啓祥講得來歷分明，還指出老戰士新戰士親密團結就能勝利，談到這裏，指導員引用了馬成榮那句話說：『同志們……我們都是勞苦人，……我們的團結是血換來的……』

回 家

這件事情發生在一九四七年奔襲雙合堡的時候。

那時狂風整日整夜吹着，水就要結成冰了。夜裏，一片漆黑，突擊部隊挑小路，走的盡是些荒山野甸。上山，山枝子鉤衣服，下山，又有不少人落在泥溝子裏。路上岔路很多，拿白石灰粉在岔路上撒了一道綫，就沒人往那面走。可是前面走的快，後面跟着呼呼跑，差一步就要拉當子，趕不上，找不着隊伍。

戰士李廣和累得滿身是汗，心裏可高興，從昨天，班上同志就俏皮他：

『老李，這回你到家啦！』

他只含笑說：『幹革命，啥家不家的，隊伍上就是家。』

嘴上雖這樣辯說，可是心裏真盼望着回家。

李廣和自從解放過來以後，好像住了兩個世界，家裏妻兒老小更是一點音信也沒

有了。乍解放，心裏很不是滋味，只想有一天抽冷子開小差，那時他有一種思想，覺得在國民黨那裏，拿人當牲口待，活受罪，共產黨解放了，就該讓我回家，做房樑子的木料做不了房樑，我原本不是個拿槍打仗的料子。那時他對於回家以後，赤手空拳，無依無靠，還不是再落到國民黨手掌裏，送去當砲灰這種情況，連想也不想，因為他想自己的小兒子金寶想得太厲害了，只想看一眼，就是死了也甘心。他常常約摸着小孩子長大了，只要一想，就瞧見那孩子朝着他笑，他就愈發傷心起來。解放後，他一看編成隊往北走，向壓隊的人問：『到哪兒去？』說到後方去受訓，就弄得他一肚子悶氣，一邊走一邊心裏疊好譜，到後方得想法爭取機會上前綫，前綫離家總近點，跑也方便些。可是到後方去的路，走了五六天，就有一件事情吸引了他注意，下晚，陽光燦爛，照着一片綠油油田地，他望見好多人，拿了繩子、木橛子、洋鎬，在地裏走來走去的忙着丈量，他向路旁一個老鄉問：

『修汽車路啊？——看那多好的莊稼都毀哪。』他搖頭，嘆着氣。

路旁那個老鄉看他穿的那身國民黨衣裳就說：

『你真頑固腦袋，當還是滿洲國時勢，這是給窮人分地呢。』

分地！——窮人能白白的分到地嗎！……

他心下有點懷疑，可是天天看人家這樣分着。

有一天，下雨，他們早早找個屯子宿營了，泥裏水裏走了一天，心裏沒好氣，他趁着左右無人的機會，就悄悄問那頭頂上盤個圓頭髮絡絡的房東老太太：

『要是一個窮賣菜的，下頓不接上頓，你老看，也能分上地嗎？』

那老大娘把手一拍，高聲說：『你瞧，——張家小鼓，是個窮賣菜的，不是分的地嗎！』

他一聽眼睛也活潑起來，心裏想：共產黨這件事辦得真是好，我家要是搬到解放區來就好了，可是他明白這是瞎想，瞎想不能解餓也不能解渴，家裏那個要稅的還不是要稅，抓丁的還不是抓丁，還不是李崑山、皮二打腰，這一想他又洩氣了，兩眼又沒神了。

李廣和在補充團受訓兩個月，就自願上前綫了。

這時，他明白了些革命道理，不過，你有你的千條計，我有我的老主意，道理是道理，他無論站崗放哨，打野外，兩眼直勾勾，還是只管想他的小兒子金寶。

跟上隊伍打了兩次小仗，他也沒有開小差，你說沒機會嗎？也不全是，像那回打仗，他跟一班長去抓俘虜，荒草甸子裏，槍一插，人一貓，要跑不也跑了？不過，這問題現在複雜起來了，——他自己心對心，口對口說：『等下一回吧，不能難爲班長，班長對咱好。』可下一回又想：『不能難爲指導員。』……有時，把槍抱在懷裏，捲起根黃烟吸，也想：回去也是窮苦，只有把革命鬧成功，大家都解放，——他希望有一天分到地，他就在家好好侍弄地，不出來了。經過幾次戰爭，在部隊上受了教育，他恨國民黨恨得更明確了，——他說他們是『官胡子』，『是吃狗奶長大的』，『我看有一天這些人得點天燈』，……

夏季作戰，到了離他家五十里的地方。那一夜，他轉磨轉了七八十來次，想走，又捨不得，他想來想去，心裏油煎的一樣，末了，跑到伙房，看伙房窗上閃着燈亮，就進去找着上士，上士正幫助炊事員在案板上切菜，他流下眼淚來，平常上士跟他感情頂好，上士是關裏來的老同志，這時就問他：

『有啥不痛快？』

他說：『沒啥，——就是捨不得你，……』

上士拉他到裏屋說：「老李，你的心事，我知道，——誰沒個掛心的人呢？老李，要不是國民黨打內戰，抗完日，我不是退伍軍人，回山東家，領導個生產啥的嗎！——現在我知道，壓迫人的階級不打倒，咱們沒飯吃。努力幹吧，老李，你打仗多打死一個，就能夠早一天回家，別說你家在東北，我家在山東，也一樣，早晚是咱們的。」

從這以後，他真的改換了心計，他只要一想起小兒子朝他笑，他就瞄準器對準了準星尖，練習瞄準，準備多打死幾個敵人；作戰也勇敢了，雖不算連隊裏頂出色的，可是槍林彈雨下面，也闖進闖出，輕傷負過兩次——血浸浸流了下來，別人讓他上後方，他說：「冬天拔扎子，刮破不也是這樣？」

昨天夜晚出發，指導員在隊前動員，說是奔襲。

走上路，他一看三星，一對方向，他知道是朝自己家裏走，他就快樂起來。一路經過荒山野甸，別人怕扎腳他不怕扎腳，別人怕掉在泥溝裏他不怕掉在泥溝裏，遇前面有人拉當子、掉隊，他就在後面扎呼：

「跟上——跟上，……」

「快點走，——快點走，……」

有個脾氣壞的，回過頭揮他一句：「你媳婦在門口等你啦！」

他不好意思的紅了臉說：『我是執行上級命令，怕敵人跑了。』

指導員正在一旁暗處走，聽見這對話，跑上來特別鼓勵了他兩句。

部隊迅速前進，天空原是一片漆黑，後來從東面天邊上露出一條紅綫，以後遲出的月光跟黎明的光同時交流空中，不知不覺，就閃出朦朧的白色。李廣和的心，跟隨這發白了的天光，突突跳起來，渾身一陣發冷。他展眼一看，但見大地上一片淡藍色冷霧，落了葉的樹林子空落落的，他立刻分辨出左前方的屯子叫陳家窪，離他住的雙合堡還有七里地，——可是，怎麼天亮了連雞都沒叫一聲呢！——一種不好的感覺來到心頭，他覺得這裏好像是一片死地，好像是連一個活人都沒有了，這種感覺，只佔了幾秒鐘，就一下子過去了，因為緊急情況，已經擺在眼前。前邊不遠的地方，響着卜卜卜的機槍聲，發紅光的曳光彈，像流星一樣一閃一閃的。李廣和發現連長跟指導員從他身邊往前跑，他也立刻跟着部隊呼呼往前跑。七里地一下子跑到了，他一看攻打的正是他家——雙合堡。他望見那土圍子，那砲樓、礮堡、鐵絲網，他就起了怒

火。但馬上一想，自己的小兒子就在裏面，這時雙方機槍像潑水一樣來往射擊，這槍砲子彈打到裏面去，不會落在兒子的頭上嗎？他心裏這樣想，兩手却攔不住別人，隊伍一看見開火就發怒一樣衝上去，他突然發急起來，要打就快打快結束吧！恰好指導員這時從身邊過，就抓着他胳膊說：

『這回要瞧你的啦！』

『怎麼說？指導員。』

『這是你的家，也是你受委屈的地方，你人熟地熟，到家門口還能讓別人搶先嗎？』

李廣和一聽這話，決心就大了，向指導員多要求了幾顆手榴彈，說：『請好，瞧我打衝鋒吧！』

果然，衝上去的時候，打破鐵絲網，是他領先。從砲兵打開的缺口一下子衝進了雙合堡，也是他領先。雙合堡的街是東西街，他却穿小巷子，打破兩層障礙，一拐彎，抄到敵人主力礮堡後面去了。他第三次打破鐵絲網的時候，左手上掛了花，直流血。戰鬥到了最後最激烈的時候了，又是他領頭先爬上去，往礮堡眼裏絮了幾顆手榴彈，

把敵人兩挺機槍，整制得啞巴了。

在這一陣激烈戰鬥當中，他倒是什麼也沒想。這主力礮堡一解決，雖然周圍還響着槍聲，可是他朝四處一觀察，他的心事又湧上來了，原來從這裏往左手拐，過一條巷子就是他家，他就對戰鬥組長擺一擺手說：

『你從那面，我從這面，搜索，搜索。』

說完就端着槍往家跑，——這時心裏跟翻箱倒櫃一樣，陳穀爛芝麻，都湊這時候一齊朝上翻。他無論颶風下雨，在這街上受過多少罪呀！單講那一天，太陽落山了，他賣完菜担個担兒從街上回來，剛到家門口，頂頭就碰上官胡子來抓兵，那當頭的上來，不分青紅皂白，一拳一脚就把他掀翻在地下，喝一聲：『細！』就細起來了。原來這人就是本街鄉紳，偽滿協和會長，國民黨警察所長李崑山的管家的皮二。李廣和是個直腸子，平常頂看不得這種拍馬溜鬚、吹鬚瞪眼的人，常說人窮窮個志氣，忍不住怒火，想爭吵起來，可是一想全家四口活命，都操在自己手心裏，也只好服軟，央求：

『老爺，——一家子四口，缺上頓，沒下頓，就靠我一個人，你不是不知道，按

滿洲國規定也不能要獨子，高抬貴手吧！……」

『什麼滿洲國，獨子——委員長傳下命令，就要你們這號窮棒子！』

這時早驚動了院裏的人。媳婦正抱着金寶在燒火，沾着兩手灰跑出來；老母親也跑出來，頭上還插着針綫。她們一看他被細被打，知道出了禍事，就哭着嚎着在這當街上，跪了一地，緊抓住不放，不准他走。

可是皮二還管這些嗎？幾鞭子呼呼的抽得金寶哇的一聲大哭起來，這一聲哭叫就像一把尖刀一下子扎在李廣和心上，他急得跳起腳喊：

『要人人在，你打孩子做什麼！』

那皮二冷笑一聲說：『這話有骨頭，那就乾脆點走吧！』就推搡着往巷外走。

可憐金寶他娘，才二十三歲，跟李廣和結婚四年，只生下一個金寶，眼看肚裏剛懷了第二胎，廣和一走，她們怎樣活得下去？她這時也無法想，只哭着跑回去，順炕頭撈了男人一雙鞋，一面追出巷口，央求：

『老爺！老爺！——叫他帶上雙鞋吧，老爺！』

這時李廣和嘆了口氣，扭轉身，就媳婦懷裏望了一眼金寶，金寶兩顆小眼滿含淚

滿洲國規定也不能要獨子，高抬貴手吧！……」

『什麼滿洲國，獨子——委員長傳下命令，就要你們這號窮棒子！』

這時早驚動了院裏的人。媳婦正抱着金寶在燒火，沾着兩手灰跑出來；老母親也跑出來，頭上還插着針綫。她們一看他被細被打，知道出了禍事，就哭着嚎着在這當街上，跪了一地，緊抓住不放，不准他走。

可是皮二還管這些嗎？幾鞭子呼呼的抽得金寶哇的一聲大哭起來，這一聲哭叫就像一把尖刀一下子扎在李廣和心上，他急得跳起腳喊：

『要人人在，你打孩子做什麼！』

那皮二冷笑一聲說：『這話有骨頭，那就乾脆點走吧！』就推搡着往巷外走。

可憐金寶他娘，才二十三歲，跟李廣和結婚四年，只生下一個金寶，眼看肚裏剛懷了第二胎，廣和一走，她們怎樣活得下去？她這時也無法想，只哭着跑回去，順炕頭撈了男人一雙鞋，一面追出巷口，央求：

『老爺！老爺！——叫他帶上雙鞋吧，老爺！』

這時李廣和嘆了口氣，扭轉身，就媳婦懷裏望了一眼金寶，金寶兩顆小眼滿含淚

滿洲國規定也不能要獨子，高抬貴手吧！……」

『什麼滿洲國，獨子——委員長傳下命令，就要你們這號窮棒子！』

這時早驚動了院裏的人。媳婦正抱着金寶在燒火，沾着兩手灰跑出來；老母親也跑出來，頭上還插着針綫。她們一看他被細被打，知道出了禍事，就哭着嚎着在這當街上，跪了一地，緊抓住不放，不准他走。

可是皮二還管這些嗎？幾鞭子呼呼的抽得金寶哇的一聲大哭起來，這一聲哭叫就像一把尖刀一下子扎在李廣和心上，他急得跳起腳喊：

『要人人在，你打孩子做什麼！』

那皮二冷笑一聲說：『這話有骨頭，那就乾脆點走吧！』就推搡着往巷外走。

可憐金寶他娘，才二十三歲，跟李廣和結婚四年，只生下一個金寶，眼看肚裏剛懷了第二胎，廣和一走，她們怎樣活得下去？她這時也無法想，只哭着跑回去，順炕頭撈了男人一雙鞋，一面追出巷口，央求：

『老爺！老爺！——叫他帶上雙鞋吧，老爺！』

這時李廣和嘆了口氣，扭轉身，就媳婦懷裏望了一眼金寶，金寶兩顆小眼滿含淚

隊伍上戰士正忙着，誰也沒注意這個討飯的，可是李廣和一聽這聲音，臉一下就白了，立刻跑了上去，叫了聲：

『媽！』

老婆婆看不見叫的人在哪裏，丟下棒子，只管伸出兩隻手在面前亂摸。

李廣和拉着母親的手說：『媽，——我在這裏。』老婆婆仔細摸着他的臉，才叫了聲：

『是廣和呀！』

她就一頭栽倒在地下，昏迷過去了。

戰鬥組長站在一旁，突然之間，看着這母子倆相會的慘狀，眼角已經冒出淚珠；這時就上去幫李廣和把母親抬了起來，沒走幾步正遇到連上衛生員帶着一副空担架匆匆走過來，組長就把他們攔着，把老婆婆放在担架上，抬起走。李廣和把身上棉軍衣扒下來蓋在母親身上，組長也把棉衣扒下來蓋在老婆婆腿上，他們就相跟着到了臨時繃紮所。

他們進繃紮所，正碰上指導員出繃紮所，指導員十分關心的問李廣和：

『怎麼，你負傷了嗎？』

李廣和仰起頭，他的兩眼充滿憂傷。戰鬥組長抬着担架幫他說：

『這是他的老母親。』

指導員這時猛想起李廣和的家在這裏，趕緊說：『快抬進來！』他自己也跟着回到裏面來。屋裏面有十來個傷號，等候着上藥、繃紮，大家聽說是家屬，都忍受着疼痛說：『先給老母親醫治吧！』經醫生注射了強心針，老婆婆漸漸甦醒轉來，一醒來就要廣和，——李廣和跪在床前，她摸着他的臉，她說：

『孩子，我對不住你，我沒保住你媳婦，……』

『媽，先不說那。』

『不，廣和，我要說，我說了你好記住，——你去了沒三個月，那些個官胡子又來了，硬說你打隊上開小差跑回家來，——說我們娘兒們把你窩藏起來哪，——把鍋盆碗灶砸得稀爛。後來，那狠心的狼啊，說交不出大人就把孩子帶走。我說廣和沒下落，就剩下小寶是李家後一代了，……那鞭子、棒子像雨點一樣下呀！——我說我去，人家說要你這老棺材瓢子幹什麼。末了，實在沒法哪，媳婦站出來說：「娘！我

去吧！小寶往後靠你老……」我怎看得她走，她哭得淚人一樣，他們死拉活拉把她拉走，媳婦臨走回過頭跟我說：「你老告訴他，我活著是他的人，……」家給區長劃了，把我攆出來，——後來有人說那時候你在隊上，你沒開小差，……」

這段話說得指導員在一旁忍不住他的憤怒，鼓起兩眼。李廣和記起來，他被抓走的時候，媳婦剛懷下第二個孩子，沒好營養，臉黃歪歪的，穿着件破短襖，現在她好像就立在眼前望着他一樣。這時，他看全班同志得到消息都來看望，他紅着兩眼站起來問：

『媽——孩子還有嗎？』

老婆婆說：『跟我走。』就掙扎着起來。

全體戰士跟了李廣和扶擁着老婆婆出來，在雪地裏走了一段路，走到一處破廟後面找到一間小棚，在裏面找到一堆草，在草裏面翻出睡熟了的金寶。李廣和把孩子抱起來，指導員把棉衣給包裹了，——李廣和看到孩子，就像看到孩子的娘一樣，心裏有幾句話想說，眼淚忽的一下流了下來。

這時外面一片人聲嘈雜，他們出來一看，地上撒了一地大豆高粱，一批批穿得密

禮不堪的老鄉們，從東往西的肩頭上扛着糧袋，從西往東的挾着空口袋，都急急忙忙，嚷着叫着。這些人是到東頭去分糧。原來這一帶老百姓，還沒到冬天就連糠也吃不上了。國民黨早把家家戶戶糧食搜劫了去，像山一樣堆在東頭偽滿倉庫裏。天空上雖然緊緊狂吹着北風，飛舞着雪花，整個雙合堡却像死人復活，又忽然活躍起來了。順着街，到處一片喊聲，一片笑聲，……指導員帶着李廣和抱了兒子，戰士們扶了老婆婆，從人堆裏擠出一條路，回到連部宿營地來。李廣和母子團聚這件事情，立刻到處傳播開哪，周圍二三十里小屯子裏，都在紛紛議論：『要不是八路來，那奶奶跟孫子也過不了這個冬天。』『可是廣和要不參加八路，這冤仇永遠也不得報啊！』

老婆婆在連上訴了幾天幾夜苦也訴不完，年老眼瞎，究竟不能總是在連上住，再說連隊遲早要開拔。

第三天，民主區政府把兩間官房子，指定給李廣和安家。

安家這天十分熱鬧，區政府發了救濟糧，全連戰士在連長、指導員指揮下進進出出，砍柴的砍柴，担水的担水，燒火的燒火，煮飯的煮飯，立刻把兩間房子弄得暖騰騰、鬧攘攘的。李廣和這幾天心情變化很大，時常想起金寶他媽，——不知下落，不

知死活，一個人在灶火前低頭燒火時哭了兩回。現在，眼看着裏裏外外，全連同志，你來我往，街坊鄰居，有跑五里地，來看李廣和安家的，也是出來進去滿面堆笑，他的心自然暖和起來了，心想：無論在哪裏，自己也沒像今天這樣，被人這樣尊重過，於是幾天以來嘴上第一次帶了笑容。他們正忙得熱鬧的時候，忽然聽見遠遠吹着鎖呐，敲着鑼鼓朝這裏來了。李廣和走出來看，只見遠遠一羣人走近來，才知道原來是區長親自帶領着一班吹鼓手，來給他掛軍屬光榮牌來了，牌上寫着他的名字，還拿綵綢繫了兩個繡球總子結在牌上，李廣和這時像是一瓶熱酒喝下肚，不知怎樣是好。區長是個二十幾歲和和氣氣的人，親手把牌子給釘在門框上面，然後走進來問：

「哪一個是家主啊？」

李廣和向前走了一步，向區長敬禮。

區長慶賀他說：

「農會組織起來，再討論分地給你，區政府先派人輪流來給老太太挑水燒飯。」

李廣和站在那裏，兩手只管在大腿旁抓着褲子，却說不出話，他在想：——這是做夢嗎？在江北的時候，一路看到要分地，分地，那時還問過人家：「窮賣菜的也分

得到地嗎？』沒想到，這一天也落到自己的頭上來了，……他歡喜得笑着臉迎進區長，又笑着臉送走區長。天快黑了，金寶坐在炕上吃戰士們給他燒的土豆子，一羣戰士圍着他玩耍，這時，街坊四鄰，也都道完喜，各自回家去忙着燒下晚飯去了，老太太穿着從李崑山家分來的古式青緞棉襖，坐在熱炕頭上，聽着裏裏外外一片歡笑聲音，心裏一難過就對李廣和說：

『廣和，什麼都好，就是不知媳婦在哪受罪呢……』說着又掛下眼淚。

李廣和一皺眉頭說：『媽，別提這件事吧。』實際他心裏正刀扎一樣難受。

指導員一看這情況，就走上去安慰着說：

『老大娘，你別憂心，我們已經請示了營部，決定把李廣和留下照看你了。』

李廣和一聽這話，臉一紅，忽然兩道濃眉往上一豎，撥轉身對指導員說：

『指導員，——你說的這是啥話？你看我這筆賬就算算完了嗎！』

指導員勸說了兩三次，李廣和堅決的，一夜也不肯留在家裏。他臨走又把金寶抱了抱，在金寶臉上緊緊的親了親，就跟同志們一道回連隊宿營地去了。誰知半夜來了任務，天似明未明，雪還紛紛的下着，部隊在雪地上踩出一片噓噓噓噓的聲音，雙合

堡的老鄉們還在熱炕上睡覺，隊伍却冒着大雪寒天出發往瀋陽那個方向去了。李廣和經過這次事情，不常說笑，也不常抱着根小烟袋蹲在灶炕前想心思了，當他跟隨隊伍走出雙合堡東門，往南拐的時候，他最後回過頭來看了一眼，雙合堡街上，幾處房頂冒出一捲一捲淡青的烟，雞聲也在這時從雙合堡街上傳來，隊伍就一刻不停的向南開去了……

戰火紛飛

連部小屋裏

天黑的時候，排裏派出一個組到鐵路橋頭去接哨。王喜從下午就站在橋頭掩體裏面，現在他看見換班的人來了，彎着腰從裏面走出來，態度嚴肅的把槍豎立胸前把手平舉到槍口敬了禮。這時，南面砲聲像沉雷一般轟響着，順着鐵路線一堆堆枕木燃燒出熊熊火焰，隨着風勢，忽高忽低，遠遠看去，有如一條飛舞的紅龍。王喜向來人仔細交代了一下應該注意警戒的方向、道路，然後帶了自己小組的陳海、袁興山走回宿營地去。還沒走到宿營房舍，突然有人迎面跑來，一把拉着王喜，把王喜嚇了一跳，仔細一看是班上的小胡，小胡背後出現了全班戰士。小胡機密的小聲說：

「老王，好消息！」

王喜心跳了一下趕緊問：『什麼好消息？』

『戰鬥任務來了，你快到連部去，班長都去了。』

『全班同志都在這裏，一定討下突擊任務來。』小胡緊張得瞪着眼睛，好像別人已經把突擊班的光榮拿去了。

這一剎那間，王喜把心事全兜上來了，他是上一戰役掛了花，到後方回了一趟家，傷口還未平復，就堅決要求歸隊來了。從後方好容易盼到前方，——現在敵人就在眼前，第一槍就要打響了，……

小胡躁着腳提醒他：『五班戰鬥英雄于江剛過去。』

王喜一聽于江過去心裏就發慌了，因為誰都知道三班跟五班是七連的兩隻猛虎，一個是戰鬥模範班，一個是戰鬥突擊班，王喜跟于江又是夏季攻勢全連得縱隊英雄獎章的兩個戰鬥英雄，他心裏蓬通跳了一下：『晚了嗎？』

小胡一把拉起他就走，指給他看：

『你從這樹後面抄小道跑，——快跑！快跑！……』

王喜把衝鋒機挾緊，朝樹林後黑地裏拚命跑去，十幾秒鐘他就跑到了連部。

他跑得吃呼——吃呼直喘氣，臉也紅了。

他一脚跨上連部門口的台階，聽見連部裏面人聲噪雜，他的心更是蓬通——蓬通跳起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面大聲喊叫：

『報告！』

沒等回答，就撞開風門，衝了進去。

戰前的連部，裏裏外外擠得水洩不通。決心書像雪片一樣送到這裏來。班長，戰鬥英雄都滿頭是汗，帶着戰士們求戰的熱情到連部來，要求主攻任務。人們把燈光遮得嚴絲密縫的，連長在哪裏？指導員在哪裏？王喜一點也看不到。他急了，他不顧一切，拿手推開旁人，許多戰士屁股後面掛着硬梆梆手榴彈碰來碰去，擠得他腿都疼起來了，他終於還是擠進去了。他這時看見班長孫有手裏拿着一疊戰士們的決心書，因為好多人講話，王喜只見班長嘴動，却聽不見講啥話。燈光照在指導員田文俊身上，他兩腳叉開站在炕沿上，揮着手。王喜使盡一切力量霹靂雷一樣大喊一聲：

『這回突擊班是三班的——我送炸藥，……』

于江落在他後面一步，恰巧在這時也一面喊一面闖進來：

「我是共產黨員，我送炸藥，指導員！這是我的任務。」

王喜一聽這話，顏色突然改變了，他扭過頭看着于江，從自己腦子上掠過四個字：「共……產……黨……員！」王喜從前不知道什麼是共產黨員，這次掛彩在後方醫院，醫院政委問他：「加入組織沒有？」他把「組織」錯聽作「主力」，就說：「什麼主力，——咱不是主力誰是主力。」政委笑了，才告訴他什麼叫「參加組織」，回到前方他慢慢研究着，才知道班上有好幾個黨員，常常一個跟一個出去開會了，——他剩在班上心裏就不舒服，想提出要求，又趕上進行訴苦，王喜訴苦訴得又是痛苦、又是憤恨，訴苦的淚還沒乾，就出發作戰了，因此始終沒落得提。

田文俊在紛亂之中，很敏感的發現于江這一句話給王喜很大刺激，他便揮了一下手說：

「同志們！你們要求任務我們接受，只要你們準備好。」

王喜的性子是寧折不彎，剛才好像兜頭一瓢冷水，他忽然一下子，臉騰的紅起來。他迅速而頑強的敬禮，那意思是：你不讓我說我也得說。孫有聽了于江的話以後，也熱望王喜能再說句話取個優勢，但見王喜半天不響，心裏十分着急。指導員怕

王喜急得冒出一兩句不相當的話，衝撞別人，在這嚴重的戰前動員關頭上，影響火綫上的團結，但部隊裏民主生活保障，他也無法阻止王喜不准發言，只集中一切注意力，勉心的望着王喜。

王喜說：

「報告連長，指導員，打大仗報大仇的機會到了，我身也翻了，沒啥要求，——就要求一個主攻任務，這一回，」他的眼淚都要冒出來了，他的聲音激動的深深刺進每個人耳鼓：「這一回，你就是讓我犧牲！你叫我抱炸藥往坦克底下鑽，我也完成任務，指導員！」

他的話，得到全場歡呼。

因為他講的不是他一個人心坎裏的話，經過階級教育之後，那是每一個人心坎裏的話，現在由王喜嘴裏說出來了。每次戰前雖然決心書也雪片一般送來，連部裏也擠滿要求任務的人，可是這一回，戰士們的每句話，每雙閃亮的眼睛都與從前不同，因為他們從前有過多少淚、多少恨是壓在心裏，現在認清了階級敵人了，就都化作仇恨像火焰一樣燃燒起來，千百條心變成一條心，——報仇的心。現在連部這個小小的屋

子裏的空氣，就是一片莊嚴的報仇的空氣，——王喜眼前突然之間出現了爺爺、叔叔，他們臉上帶着血凝眼望着他，他現在就是拚命也要爭取在這第一戰裏，爲自己親人討回那一筆血債。田文俊突然感動的拉低了帽簷，連長站起來區分作戰任務的時候，田文俊沒有注意聽，因爲幹部已經開會討論過怎樣區分任務了。

田文俊伏身在炕桌上，藉着麻油燈光，在一張紙上沙沙寫起字來。

他剛才站在炕沿上，聽着王喜的話，自己感情一時之間就像萬馬奔騰，——現在他冷靜下來了，他在紙上寫：

「……這次我連担任光榮的主攻任務，我一定堅決執行上級命令，上級指到哪打到哪，我堅決帶突擊排，打開突破口。我從參軍以來由關裏到關外，我的缺點是驕傲自大，這一回我的眼睛是真正亮了，真正認清了階級弟兄也真正認清了階級敵人，我要堅決克服我的缺點，火綫上戰士到哪裏我到哪裏，同生同死，一心把階級敵人打到底，爲了報仇，爲了革命勝利，我抱定了犧牲決心，……」

寫到這裏，田文俊突然停止，他毫不遲疑，一隻手從襯衣口袋裏掏出三件東西：一張是他的像片，一張是記功表（他把它當作黨證一樣看待）和一塊英雄獎章，這三

件東西，便是田文俊的全部財寶。他從來沒有個人積蓄，在火綫上沒撈過一塊錢，沒撈過一塊錢，公家發的保健費，發下幾天就給連上戰士們解決困難了。現在他摸着這三件東西，這三件東西還帶着他身上的體溫，他的手指微微的有點顫抖。

但他立刻堅決的提起筆在信上又加了一行字：

『如果我犧牲，這三件東西就留給黨作紀念。』

這時連長區分完戰鬥任務，一排担任主攻，三班是突擊班。

指導員作了簡短而有力的動員之後，高聲朗讀了自己的決心書。

班長、戰鬥英雄們很快把他信上的言語傳播到班上去了，戰士們紛紛說：

『上級都下了這樣大決心，咱們到火綫上見吧！』

說完這話，戰士們坐在地下用力的、仔細的擦着刺刀……

王喜爲了完成任務有把握，悄悄召集了他的戰鬥小組，坐在露水淋得精濕的柴垛上開小會。王喜望了望袁興山，想起前兩天，袁興山的哥哥袁恆山，爲了看望兄弟，特地報名參加了戰勤隊，到連上來看他，可是也帶來一個消息，就是鬥爭惡霸的時候，他們的仇人——溜過松花江，逃往長春去了，王喜現在說：

「老袁——你報仇的時候到了！」

袁興山見戰鬥組長這樣掛念着他的報仇大事，他十分感動的說：

「組長！你的仇就是我的仇，……」

這時一陣急促的脚步聲，王喜聽見指導員的聲音在喊：「王喜——王喜！」

王喜知道不是發生了什麼意外嚴重的事項，指導員是很少用這樣急迫、顫動的聲音來喊叫誰的，他趕緊一下跳起來，指導員已經站在他眼前，——手裏舉着白花花一張紙片……

王喜問：「這是什麼？」

「慰問團從礦山醫院帶來的一封信。」

一種不好的預感爬到王喜心上，他想這一定與小萬有關係。小萬和王喜是一個屯上長大的，他的父親『康德』八年在大地主孫家扛活的時候，給日本憲兵隊長森田喝醉酒扎死了，寡婦媽拉扯他長大，他還是頂父親的缺，到老孫家當半拉子，一直到『八一五』光復，八路軍來了，媽說扎姑一雙鞋帶上也等不及他就去參加了，隊伍上嫌他小，他哭了半個鐘頭算參加上了。去年冬天就在連隊裏當衛生員，他跟王喜兩個人，

無論誰找到一把黃烟，也找在一道抽，去年冬季作戰，小萬從火綫上救了王喜一條命，今年夏天裏打四平，兩人又一道掛了彩，王喜沒傷筋動骨，能蹦能跳了，小萬左腿傷損了骨頭，惡化了好幾次，動過兩次手術，沒見好，還躺着不能動彈。

這回來前方，臨走那晚上，王喜去向戰友告辭。

小萬仔細的望着王喜的臉色問他：『你要走啦？』

王喜知道這消息是頂傷小萬的心了，可是只怪自個兒心窩裏掖不住一點事，心裏一想臉上早露出來啦，給小萬猛孤丁這樣一問，他也不得不如實說：

『我不能等你啦。』這話一出口，心下有點熱熱糊糊拉的。

窗外遠處，礦山上的磨電車發出音樂似的喇叭聲，響了過去。

王喜說：『你好好休養，別在床上瞎捉摸。』

小萬猛掙着抬起頭來，對準王喜說：

『你還不知道嗎？——我這兩年到了前方，就是狠着勁的幹，想起從前下雪天要單、小風一颳那日子，——我就是怎麼樣也過得來，三下江南那日子，咱們都挺過來啦，現下我能落伍嗎！——你告訴指導員！我對那旗子下過決心，……』

一條汗珠順着小萬漲紅的臉頰流下來。王喜按着他的肩膀。

『……能爬，我也要爬回前方！……』他疲乏的喘着氣。

現在，王喜問指導員：『小萬怎樣？』

『小萬，……你走後第九天，犧牲了，他很勇敢，沒喊一聲，沒哭一聲，就要求告訴我，告訴你，……』

王喜一聽這突然而來的惡耗，渾身像通了電一下子麻木起來，他怔怔站在那裏，低着腦袋，——最後和小萬告別的影子又浮現在眼前了，他耳邊響着小萬說的話：『……能爬，我也要爬回前方！……』現在他爬不來了，他永遠爬不來了，王喜心裏像刀子絞着一樣，他忽然仰起頭，他和指導員兩眼默默相望着。

第一夜

野外，一叢黑森森樹林，幾個警衛員在那下面走來走去。樹下一片漆黑，眼看不見，只有拿手摸摸得出一條曲曲折折的交通壕，從那兒一直伸到一間掩蔽部。

掩蔽部四壁是潮濕的黑土，頂子是拿枕木和鋼軌築成的，小型炸彈掉在上面是炸

不透的，——工兵們把進出口那兒修築得拐了一個彎，遮着裏面的光綫不至洩露出來。夜黑如墨的空中，果然有兩架戰鬥機在盤旋，想發現一點火光。在這一剎那間，砲兵按着規定時刻，突然一齊狂吼着發射，砲彈像千萬條游龍一齊奔向前方，一團團烟，一團團火，在粉碎着敵人，鋼骨水泥的地堡羣、鐵絲網和戰壕。在掩蔽部這裏，人們始終感覺土地在顫動，要崩塌似的，掩蔽部四壁不斷噙然轟響，——但舉在團政治委員手上的蠟燭一點也不顫動，黃淡淡的光綫射在一幅城市地圖上，年輕的團長的眼光，政委的眼光，參謀長的眼光都落在地圖上。

電話鈴不斷響着，——參謀長皺着眉頭聽電話，他知道一時之間還沒有什麼令人興奮的消息，一切都正按照預定計劃進行。

政委和團長在慎重的重新研究上級早已確定的作戰計劃。

他們面前不是一張紙，也不是一張地圖。

團長冷靜的看見的是敵人的兵力、火力點和層層密佈的工事網。敵人在建築這種軍事設備時，絞盡了腦汁，想真正做到『永久』和『半永久』，團長現在考慮的是如何把敵人永久殲滅在這裏面。在政委的眼睛裏，敵人佔領的這個城市是充滿恐怖與法

西斯罪行的地方，——他好像聽見千萬羣衆從那黑暗地獄裏透出呼喚我們的聲音，我們的行動不是單純軍事目的，而更有意義的是我們要打破這牢獄的大門，讓光明照到裏面去……

團長拿着支紅鉛筆，考慮着。

政委問：『怎麼樣？』

團長望了政委一眼，堅決指着一條藍色小河附近的陣地說：

『七連這裏一定能突破。』

這語氣在我們火綫指揮所裏是常常聽到的，每當火綫上刻不容緩、緊急萬分的關頭，一個指揮員經常帶着極大信心這樣鎮定的說話。團長當過三營營長，他對七連——這一個老英雄連隊是了解深刻的，因為他跟他們一齊打過不知多少次仗，每在緊急關頭把七連使用上去，必然奏效。七連出名的戰鬥作風是頑強、勇敢，這和團長作風密切相關，但他從來不承認，他說那是七連老連長陸金生的緣故，他說陸金生犧牲在山東半島，但整個七連都變得像他一樣勇敢、頑強。當新聞記者來採訪時，團長總高高興興的說：『到七連去看看吧！同志，你去問問他們，從我們這裏了解不到多少東西

啊！」他經過這幾天慎重的考慮來考慮去，拿七連打突破？還是留着打縱深呢？最後他決定把突破任務交給七連。

現在，他迅速的在地圖上畫了幾個紅箭頭。

裏面有一支紅箭頭從外圍突破指向市中心，這是他領導的團，另一支紅箭頭迂迴的從側面插向市中心，這是兄弟團，——市中心是敵人指揮所所在地，是最後粉碎敵人的地方。

團長望了望政委，政委微笑着點點頭。團長迅速的站起來伸手去取大衣。

政委一把攔着他問：「哪裏去！」

政委自從和團長合作以來，每次作戰他有一個特殊任務，就是監督團長不讓他到處跑。團長這一個老脾氣是出名的，槍一響，司令部就找不到他了，你到戰鬥最激烈的地方去一定會看到他。爲了這個問題，政委與團長中間引起幾次爭辯，政委認爲指揮員應該親臨陣地實際指導，但是現在大規模作戰，指揮員要親自偵察，但是也要隨時掌握全面情況，才能應付隨時可能發生的變化。所以今天政委這一問，團長小孩子似的笑了笑，把手又縮了回來。政委說：『我去看看。』自己彎腰走出掩蔽部，爬出

交通壕。他的警衛員在樹下一發現他就跟上來，——自己的砲還向前面轟擊，那裏已經火光熊熊，黑烟繚繞，——陸地上空無聲的飛着紅光子彈拉着長長的尾巴，……政委笑着，通過開闊地時，十分有興趣的一面望着，一面彎腰跑着，……

砲兵開始射擊的時候，七連連長稽長發和指導員田文俊就把隊伍帶到衝鋒出發地了。

衝鋒出發地是一條自然溝溝口外窪地，隊伍一到那裏，連長把手招了招，戰士們都趴在地下了，一點聲響也沒有，極其肅靜。

冰涼的小雨點落在王喜臉上，王喜向左右看一看，看見他組裏的袁興山和陳海一邊一個趴在那裏，他才放心。

這時自己的砲彈跟流星一樣從頭上掠過去，在敵人那面爆炸，敵人砲彈也就紛紛落到這邊來，砲彈碎片帶着奇怪的哨音『巴達——巴達』落在泥土上。

王喜這時一心一意就是怎樣掌握他的戰鬥小組。他先想起袁興山，——剛才從那條自然溝前進的時候，突然砰的一聲嚇了一跳，原來旁邊是個砲兵陣地，正在開砲，袁興山粗着嗓子喊：『喂——夥計！好好打幾砲，瞧着咱們衝鋒呀！』他歡歡樂樂，

沒有嚴重的戰前畏懼，王喜聽了十分高興，那時幾個砲兵彈藥手彎着腰從樹枝搭的棚子下走出來鼓動步兵說：『同志們——沒問題，你們加油呀！』這樣想着的時候王喜對袁興山放了心，他就把身子往右挪了挪，湊到陳海面前，小聲說：

『陳海，決心下了，兌現的時候到了。』

陳海是個沉默寡言的老實人，這時他躺在潮濕的地上說：

『老王——你放心吧！蔣介石抓我當兵的仇還沒忘，火綫上你到哪我到哪。』

『你到哪我到哪』這個保證，讓王喜大大興奮起來，他知道只要袁興山跟陳海都堅決、勇敢，作戰就沒問題。

政治委員那綠色軍衣，被照明彈的光照成灰色，他悄悄出現在第一綫戰士中間，順着窪地的邊沿，很快的找到指導員問問戰士們的情緒怎樣？

指導員趴在地下回答：

『我們下了決心，首長！完不成任務不回來。』

政委微微一笑說：『不，應該說：一定完成任務回來。』

指導員也笑了。政委默默觀察着，他知道這種微笑在火綫上是十分有用，它能够

讓人永有信心，於是政治委員又彎着腰向左翼部隊跑去了。

田文俊向前看了看，砲火激烈程度達到頂點了，面前有如一片火海。他迅速的跑到担任突擊組的三班這裏來，跟孫有講了幾句鼓動話，然後臥倒在王喜附近，他冷靜的一動不動觀察着前面，——火光或照明彈熠熠的光亮裏，他一瞬不瞬的看前面一百米達開闊地，他努力辨認那裏的每一處地形，小河和黑色的鐵絲網，……他兩眼緊張的瞪圓，只等候一個信號，他心裏不可否認的有點急躁，他唯恐信號一閃過去，自己沒看見。

突然在照明彈藍光裏，他看見王喜拿兩肘向他那兒爬動，他就悄悄叫了一聲：

「王喜！你有啥話嗎？」

「指導員！我在想，……這回完成任務，我要求作一個共產黨員。」

田文俊聽了這話，他從心裏愛起這個戰士，因為從這句話裏他知道王喜心中考慮的毫無個人生死問題，而考慮的是自己和整個的革命事業，——這是多麼好的品質呀！……田文俊突然靠近王喜，望着王喜的眼睛想說幾句什麼話，王喜看出來了，那一定是熱情鼓舞的話，——可是，正在這時，突然，兩個人同時都震驚了一下，他們

發覺孫有那樣不顧一切，在拚命跳起來，他們也跟着跳起來。

王喜抬頭一看：

頭頂的天空中——一連串五顆綠光信號彈……

在這一剎那，他是什麼思想什麼印象都沒有了，只知道怎樣跑過這一百米達開闊地。

砲聲一下子靜止了，有一秒鐘時間天地突然顯得清冷無聲，然後敵人從他的前沿陣地拉開機槍呼呼的封鎖當面這一片開闊地了。

好像整個土地在腳底下『突突』跳。王喜只看見指導員那洗得發白了的衣裳在前面閃動閃動，……火光一閃一閃的，六〇砲彈在左右前後轟然爆炸着，——砲彈在空中尖叫，子彈在空中尖叫，土地被崩裂着，土塊、烟硝，雨一樣紛紛然落下，一個排的戰士在這樣稠密的砲火下跳躍奔騰着前進，——十秒鐘，王喜撲倒在小河這岸的一條淺淺的土坎下面，回頭一看，袁興山、陳海都上來了。再看看前面，——小河裏水在火光底下發亮着，小河上好像漂浮着一層油，黑森森密如蛛網的鐵絲網就豎立在那邊岸上。子彈像雨點一樣『嗤』『嗤』『鑽』到水裏面去。指導員也在河邊上爬着眼看着

前面的鐵絲網，——突破口打得開打不開，就瞧一兩分鐘時間內，三班這把尖刀不快了，如果突不破，這個地方也站不住腳，那麼，進攻就破產了。王喜見前面沒動靜，他從心底下突突的冒火，他在破口罵人。正在這時，孫有一躍起來跳進小河，幾個戰士也跟着『噗咚——噗咚』跳了進去。王喜拉了陳海一把，自己先跳進河水裏去，河水馬上把他的綁帶、鞋子濕透了，水一直淹到他大腿根，他把槍舉起來，很快的蹬着水接近了鐵絲網。

不知是河水潑拉——潑拉的響還是子彈電火裏看見人影，目標暴露了。驟然一陣冷風擦王喜頭皮掠過去，他趕緊把頭一縮，『咔咔咔』一陣清脆而響亮的美國機槍子彈聲音爆響起來。

目標一暴露就困難了，突然突破的可能沒有了，現在只有強攻、硬攻。敵人果然集中火力封鎖這三二十米達的河岸了，子彈連結一片像火油一樣，把這一塊地都燒紅了，王喜從水裏抬起頭看看，水皮上空盪盪的，人都爬在水裏面了。

破壞鐵絲網是前面一組的任務，王喜全身浸在水裏，急得渾身冒火，忽然他聽見袁興山在附近說：

『老王，得上啊，這裏槍不住呀！』

前面一點聲音沒有，王喜急得想爬上去，這時前面一個黑人影，一直奔上河岸，高高舉起鋤刀就砍，可是兩手一仰給敵人子彈打倒了。還沒喘息一下，第二個又上去了，從水中摸起鋤刀砍下去，——又被打倒了。第三個、第四個都倒在河裏了。這時王喜的意志就跟火上澆了油，從水中猛爬起來，——他撲過一個一個倒在水中的戰友，他們一聲不吭的拿眼睛望着他，他從水底下摸出鋤刀，這時子彈在他左右前後飛舞呼嘯，紅色的火光突然閃亮起來，他趁這機會一眼看清鐵絲網接棒的地方，他猛然跨開兩腿，站起全身，把所有力氣運到兩隻手臂上來，『吭』『吭』『吭』『吭』——偉大的一刻在這兒決定了，前面的鐵絲網乾乾脆脆的斬斷了。

王喜抬了一下手。

指導員好像尖銳的叫了一聲，就帶着一班二班跳進河水，趕快前進。

王喜衝進鐵絲網，眼快手快，一發現敵人機槍陣地立刻就扔了幾顆手榴彈過去，趁着轟轟轟一陣猛烈爆炸，敵人意志昏迷的時候，王喜擺着衝鋒機，一個箭步就躍進敵人的戰壕，——他面對面看見了敵人，一時之間所有千仇萬恨都突然升起，他的眼

紅了，他看見三四個戴鋼盔的敵人拿刺刀朝陳海刺去，他一轉身一梭子彈，那幾個人便歪歪扭扭倒在戰壕底下去了。

敵人放棄陣地順着戰壕潰退了，王喜他們追趕上去，一直追過敵人第二道防綫，用黃色炸藥炸毀了密佈的地堡羣。當王喜從指導員手裏接過一面紅旗，用力抱着，奮勇當先搶上圍牆的時候，——晨風飄着這面紅旗，黎明的光照耀着這面紅旗，三道防綫密佈的外圍突破，火綫上的第一夜過去了。

決定的關鍵

第二天下午，七連進至距離敵人指揮所三百米達的地方，佔領兩層樓房。

這一天，敵人組織了五次反衝鋒，向他們陣地上猛衝，不但被他們打退，而且他們前進了。一天一夜的功夫，這個城市燒着燭天大火，燒焦的氣息瀰漫在戰場上，微風一動，一種黑糊糊的雲便在整個戰場上空攪動着。巨大的榴彈砲彈帶着嚇人的聲音在陣地上到處落下。七連陣地上的兩層樓房只是一個代名詞了，砲彈把上面一層已經完完全全爆炸乾淨，只剩下一部分斷垣殘壁，讓你覺得只要你一躁腳就會紛紛倒塌，

但它却一直孤懸在那裏。下午兩點鐘，連長稽長發從掩蔽部出來，跑向三排陣地的時候，給一顆流彈打在胸部上，正在這時敵人發動了第五次反衝鋒，他拒絕別人的救護，他掙扎着，右手高舉着匣槍，呼喊著：『堅決打呀！同志們，堅決打呀！同志們。』他神志不清了，但他那拉長的發顫的聲音，却一直留在憑據工事固守的戰士們的腦子裏，一直到把那一次反衝鋒打下去，眼看着敵人遺棄十五具死屍在陣地上。指導員才喘着氣跑來，不顧連長掙扎下命令把連長抬了下去。

天還未黑的時候，團部來了一個通訊員叫田文俊到團部去。

田文俊從陣地的這一頭跑到那一頭，督促戰士們加深工事，重新佈置了火力點，而後把臨時指揮任務交給了副連長。

團部，實際就在這個主力營後面一百米達的地方。不過五架美國飛機正在怪聲叫嘯着掃射、投彈。田文俊跟那個通訊員不得不曲曲折折從廢墟當中找尋一條道路，跑到一座鋼骨水泥地堡裏來，他彎身走進去，看見團長與團政委正坐在橄欖色的美國子彈箱上面，腳邊堆着敵人遺棄的鋼盔、紙烟匣、罐頭、美國鴨絨被，照明彈的光不時從槍眼上照進來。

團長問：『你們那裏怎麼樣？』

『五次反衝鋒打下去了，首長放心吧！沒問題。』

團政委陳思宗看着田文俊，很明顯田文俊已經帶了兩次花，腦袋拿紗布纏綁着，臉上衣服上還有血漬，帽子歪戴着，可是他蹲在那裏（地堡裏是直不起腰來的），他的戰鬥意志十分頑強，陳思宗就說：

『你代理指揮全連，今晚，全連突擊，突破敵人指揮所，——這是最後解決戰鬥的關鍵了。』

團長伸出手腕，夜光錶的針閃着好看的綠色。

『已經十點鐘，——突不破指揮所，天一亮，這樣多隊伍擁在那裏，就要遭受殺傷，你們堅決突，突到最後一個人也突。』政委的聲音是十分寧靜的，正因為寧靜就顯得特別有力、堅決、不可動搖。

黑暗中看不清田文俊的臉色，他的英雄勁兒上來了，他吭的一聲站起來說：

『好，我是共產黨員，保證堅決完成任務，我帶着七連突，我在頭裏突，堅決突開往裏打，完不成任務，不回來見團首長，團首長，握握手！』

團長、政委都站起來熱烈的跟他握手，然後政治委員把一個紙捲交給他，叮囑他：『這宣言在攻擊前應該唸給戰士們聽一聽。』

田文俊熱烈的舉手敬禮。

陳思宗寧靜的說：『祝你們勝利！』

田文俊一扭身衝出去了。

他回到距離前沿陣地不遠的時候，就聽見自動武器響一陣停一陣，再響一陣再停一陣，這說明情況無變化，只進行小的火力威脅。他一跳進戰壕，幹部戰士看見他，都十分高興，他立刻召集了一個火綫上的幹部會議，傳達了團首長的命令，然後他在昏暗的微光中打開宣言，——那是拿鮮紅油墨印的，他就朗讀起來。戰士們貓着腰，一個一個從戰壕的遠處湊攏過來，屏息靜氣的聽着。這是人民解放軍宣言，這是大反攻宣言，宣言裏那一句一句的言辭，在此時此地，就像每個人想說的話一樣。當指導員朗讀到：『我們是偉大的人民解放軍，是偉大的中國人民領袖毛澤東同志領導的隊伍，……』一個個戰士眼睛都發亮，笑起來。指導員知道再用不到什麼鼓動話了，這一張紙的力量是比幾千顆砲彈還大的，——幾個戰士把宣言搶去，分頭跑回自己的掩

體裏去，一張張紅色宣言，在戰士們手上傳遞着，指導員順着戰壕走，不斷聽見戰士們在耳語：『反攻了！』『反攻了！』……他自己在思考剛才擬定的『先奪下左側那間紅房子，然後進一步突入敵人指揮所』的計劃，他清清楚楚知道要奪下紅房子他得付出多少代價，因為必須通過敵人一條戰壕和一層地堡羣，據白天火力搜索，敵人已經暴露了有四挺機槍，交叉火力組織得十分嚴密，要想從正面硬打，這是不可能，代價太大，會無力繼續攻擊，但不可能又怎麼辦呢？……田文俊還預計到突入指揮所那決定關鍵的戰鬥會十分激烈，因此不願把力量在一開始時就受到削弱。他順着戰壕走向最前沿，想最後偵察一下敵情，看有沒有辦法。他心思沉重的從許多戰士身邊走過去，走到前面，把頭探出去觀察，——這時火綫上相當沉寂，他把全身緊緊靠着泥土壕牆觀察。

突然，他發現有人緊靠在他的身旁，他一心一意注意前方，沒留意這個戰士是誰，戰士却悄悄招呼他：

『指導員！』

『噯，王喜。』他看見王喜頭上繫了厚厚的綳帶，他不知道他什麼時候負了傷。

『指導員——今晚上的任務來了，咱們該前進了，指導員。』

『爲什麼！』

『你聽呀！』

一天一夜砲火轟鳴把田文俊耳朵都震聾了，這時他聳耳細聽，果然聽出在敵人背後那遠遠相對的方向上，槍砲一齊響起來了。

田文俊知道這是担任襲擊敵後方的兄弟部隊動手了。

田文俊看看王喜，兩個人相望着笑起來了，但立刻又皺起雙眉觀察前面。好像王喜猜中了指導員心事，站到指導員跟前悄悄而又嚴肅的說：

『指導員，我觀察了一下晚，我摸到一條路，要是從那裏摸過去，就能從背後先整掉敵人這個頂主要的機槍陣地。』

田文俊一下子跳起來：

『真的！』

『真的。』

田文俊心上罩着的一攤子烏烟吹跑了。

王喜確實用盡心機觀察了一下晚，他——考慮到，今晚衝鋒是個關鍵，眼前這幾挺機關槍不知得打死多少階級弟兄，現在打仗真正是給自個打，爲了大家，也是爲了個人，他下決心一個人來擔當大家的困難，順利完成全連的夜晚進攻。田文俊在火綫上發現了戰士這樣高度的自覺性，使他又高興又驚訝，聽完王喜的計劃，他立刻同意施行。

十分鐘以後，七連的進攻佈置好了，可是這是聽不見槍聲的一次進攻。

指導員帶了一個最優秀的機槍射手，跟着王喜繞到戰壕的一端去。指導員把所有戰士留給一排長指揮，一個戰士準備兩顆手榴彈，任務是衝過戰壕，奪取紅房子。王喜把衝鋒機掛在脖子上，懷裏揣着幾個手榴彈。他們一點聲音也不響的爬出戰壕，順着戰壕外面一個一個的炸彈坑爬着，從秋季淤積的雨水中爬過去，從許多屍身上爬過去，沾了一臉濕糊糊的鮮血。王喜停止了。田文俊和機槍射手埋伏在一處不很深的炸彈坑裏，準備必要時拿火力支援王喜，在這一秒鐘時間裏，田文俊和王喜在黑地裏緊緊的緊緊的握了握手。

王喜繼續順着炸彈坑爬，——這時只剩下他一個人了，他把衝鋒機抓在手裏，側

着身體，用胳膊和腿悄悄的向前移動，這時他知道只要弄出一點聲音，只要碰掉一塊土，拉塊，他就完結了，——路上發光子彈幾次從敵人陣地上亮了起來，他就緊緊貼伏在地，但是他想着在他背後的全連戰友以及擺在前面全連的勝利，全連的光榮，然後他就再向前爬，他爬了不知多少時間，但這樣時間在火綫上是顯得悠久而又悠久的，他繞過敵人戰壕，從一處砲彈崩塌了的院牆下悄悄鑽過去，最後他安然爬進半截殘破牆腳下，隱蔽在那裏，這時他已經到達敵人主要機槍陣地堡的側後方，他把衝鋒機放在面前，把三顆手榴彈一個個揭開蓋子放在手邊。

戰鬥驟然之間爆發了。

先是自己陣地上機槍叫響了，緊接着一陣火花，敵人的機槍叫響了。

王喜知道戰友們要衝鋒了，就瞧他這一下子了。他咬緊牙，那樣歡樂的心情激動着他。他眼睛瞪圓了，他清楚敵人這一支機槍在這一下晚要了幾個戰友的性命，也就是這支機槍嚴重的擦傷了他的頭部，讓他昏過去五分鐘。他的牙齒咬得發響了，他一跳起來就箭一樣奔向面前的敵人機槍工事的地堡。現在他再不顧慮什麼敵人的射擊了，他一顆接一顆，把手榴彈絮進地堡裏去，——整個機槍陣地崩炸了，機槍啞巴

了。敵人嘩亂了，一羣人從地堡，從戰壕裏往外逃跑，他一刻不停，轉過身，掄開衝鋒機朝他們身上打。在黑暗中，他忽然聽到一片腳步聲，首先他一眼看出指導員那洗得發白了的軍衣，——『前進呀！……佔領紅房子呀！……』指導員揮着匣槍，高聲喊着。一排排手榴彈轟響，紅光、黑影，到處突突亂跳，空中六〇砲彈像火中的鴿子一樣飛着，——激烈的最後的爭奪戰展開了。

王喜打破一扇窗戶，跳進了紅房子。……

『前進呀，爲階級弟兄復仇！』

王喜跳進紅房子就打了一梭子子彈，房子裏是黑漆漆的，王喜發現走廊的頭上有一挺輕機槍在打單發。他一個箭步躍了一丈多遠，跳到一間房門口，腳一沾地就打了幾槍，那挺輕機槍不響了，立刻地板上一片咚咚——咚咚的腳步聲。戰士們一擁進來就跟敵人單對單的抱在一堆摺跤，王喜兩手緊緊把着衝鋒機站在房門口不敢打了，怕黑模模糊糊的打壞了自己人。這時他聽到有人在不遠的地方低低呻吟，那聲音聽起來挺熟悉。

突然，窗外閃進一陣火光，他看見斜刺裏衝出兩個敵人。蠻子口音哇拉哇拉叫着，朝有人呻吟的地方跑去。那個掛了花的人一翻身坐起來。王喜趁着火光一眼看清那是袁興山，大概衝進紅房子負傷昏倒在這裏了，現在他臉色慘白，高舉一手，手上捏着一顆手榴彈，他是決心炸彈一響同歸於盡了，——王喜準備攔一梭子子彈把敵人摺倒再講，可是手指一動，頭上忽的出了一層冷汗，原來梭子空了。不知從哪裏來的一股子力氣，他身上每處傷口都疼得火燒火燎，但時間是不允許再考慮了，敵人會開槍射擊，袁興山就犧牲了。他猛然一步跳過去，舉起衝鋒機把一個敵人腦瓜搗爛了，又來打第二個，第二個跟他抱在一起滾在地下扭打起來，那個人蠻勁很大，在地板上翻來滾去，翻來滾去，王喜傷口裂開，血流如注，他漸漸的沒有力氣了，眼看敵人要掐住他的喉軸子了，——袁興山從血泊裏爬過來，拿他那顆手榴彈當槌子把這個蠻子的腦袋搗爛了，敵人撒開手，王喜翻身坐起來。

佔領紅房子以後，敵人立刻投了許多燃燒彈過來，白色的耀眼的電光『刺——刺』的閃爍着，紅房子幾處噴起火焰來。

戰鬥迅速向敵人指揮所發展，王喜的左腿和胸部又負了傷，當他撲向敵人指揮所

時，他一下昏倒在地上了。但是堅強的戰鬥意志馬上喚醒了他，他堅決要衝上去——最後報仇的時候到了！在這一瞬間，小萬的面孔出現了，——他又想起過去的悲慘生活，又想起家裏的土地和馬，……他非常悔恨，眼看着最後殲滅敵人的機會來到了，自己却在這一刻負了傷，不能一直參加到底了，他試驗着站立起來，站了五次，又都癱倒了，——最後他聽着跑向前面去了的戰友們的脚步聲，望着前面的火光，他無可奈何的伏在地下大口大口喘着氣，他心裏火燒一樣乾、渴，這時他毅然的下到了最後決心：往回走，去找繃紮所……

短短一段路程，歷盡千難萬苦，他才到達下晚他們那兩層樓房工事背後一百米達地方一間地下室，他在這裏找到臨時繃紮所。

傷員不斷從繃紮所的門口送進來，地下鋪着臨時收集起來的美國毯子、美國被子，六七個傷員躺在那上面，微暗之極的燈光照着他們。

醫生和衛生員跟隨作戰部隊前進，都幾天幾夜沒闔眼了，他們穿梭一樣來往傷員之間，有的注射血漿，有的繃紮。

王喜跛着條腿走到一個衛生員跟前，粗魯的說：

『來，同志，先給點水。』

他把衝鋒機夾在兩腿中間坐在地下，咕嘟咕嘟喝了滿滿一茶缸水，然後喘了口氣說：

『來，快點！』

那個衛生員把他兩處傷口仔細的消了毒，上了藥，縛了繃帶，衛生員愈是小心仔細，他愈是不耐煩的催促着。最後衛生員告訴他：他可以步行到城外去找担架隊，很明顯，幾副担架要抬這幾個重傷號，這時他一眼瞧見袁興山的哥哥袁恆山，——這個爲了探望兄弟自動報名支援前綫的農民，在火綫上奮不顧身搶救傷員也一天一夜了，他現在兩眼焦紅，滿頭是汗，但是充滿嚴肅負責的精神，他也一下子看到王喜：

『同志——我馱你下去吧！』

王喜搖着兩手：『不要，不要，』他忽然想起袁興山：

『你瞧見你老二沒有？』

『剛剛把老二抬下去。』

衛生員怕王喜因爲沒讓他坐担架而發火，過來解釋。

可是王喜『吭』的站起來把衝鋒機掛到肩膀上大聲說：

『同志，咱往前走，不往後走。』

幾個醫生、衛生員、傷員一時之間都停止了手上的工作，驚訝的目送他一步步爬上台階，走了出去。

這時整個夜空給火光照耀得如同紅布，——處處房屋殘骸，森然聳立……前面槍聲緊急，響成一團。

王喜一下子又跑回火綫上，火綫上到處打得燒起火來，敵人被壓縮在最後的堡壘裏頑抗，王喜一眼看見指導員在那面，他喜得發狂一樣跑了過去，喊：

『我王喜又回來了！我王喜又回來了！』

戰士們一聽到他的聲音，都歡騰鼓舞起來了。

指導員拉着他的手，望着他滿身污泥血印，繃帶上透出殷殷紅斑，兩眼却充滿旺盛的戰鬥意志的時候，指導員高興得咧開嘴：

『你知道我們現在的任務？』

『指導員，我趕來就爲了最後殲滅敵人。』

團政委陳思宗正在那面跟參謀長組織最後一下子攻擊，聽見講話的聲音，扭轉頭看見是王喜，他立刻朝他們這裏走來。

王喜突然向指導員嚴肅的立正，堅決而愉快的請求：

『我能作個共產黨員吧？』

團政委敏捷的走到他跟前，已經聽到他的誠懇要求的聲音。團政委知道王喜早就七連吸收入黨對象，這次訴苦，政委又全部審查了他的歷史，政委立刻轉過身，對戰士們揚手一揮。他的聲音高出一切槍砲聲，在火綫上劃然震響：

『好，同志們！……王喜同志兩次突破敵人陣地，負傷三處不下火綫，堅持戰鬥到底，——我代表團黨委，在火綫上批准他作一個中國共產黨黨員，我們要學習王喜同志戰鬥到底的精神！』

王喜朝紅布一樣的火光嚴肅立正。

這時，從王喜的腦子裏升起的不是旁的，是毛主席巨大的身影。訴苦那天，他就是站在毛主席像下訴的苦，現在毛主席屹然站立空中，一手指着前面，——是的，他是中國人民的救星，是中國人民的光榮，他領導着人民英勇前進，粉碎一切枷鎖，

消滅一切敵人，他領導中國人民走向勝利，——這時，從王喜身上，一切舊社會的悲慘、痛苦都洗掉了，一切窮人的淚水、苦水，這時在王喜身上都化爲力量、快樂。

政委繼續奮臂高呼：

『前進呀！同志們！爲階級弟兄報仇呀！刺刀見血呀！』

王喜把衝鋒機掛在背上，從地下拾起一支上着白晃晃刺刀的三八式，跟在指導員背後，跟在無數戰士一起，在清澈的黎明的微光中，他看見指導員像一面旗子在火光裏不停的招展，他們衝鋒上去……

紅 旗

在火線上，發動總攻那大崩地裂的一刹那，我看見一個戰士高舉着紅旗向前奔跑。紅旗迎風張展，鮮明耀目。紅旗是我們無數英雄的鮮血所創造出來的，它象徵着奔騰的熱血，無上的榮譽，以及新中國的光明，紅旗到哪裏，勝利就到哪裏。

一 夜探

在錦州進行攻擊戰的時候，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情。敵人按着軍事常識，估計我們絕不會從南面——女兒河至小凌河五里平灘上進攻，因為那裏地勢平坦，加上他們的三層火網，絕不會讓一個人從那裏通過，可是我們戰士在地底下工作了整兩夜了。突擊連的戰士陳和頭一個聽到面前有流水的聲音，他立刻把鐵鍬一丟，伸出頭望了一眼說：

『到了，到了，——小凌河挖到了。』

現在只隔一條河，——明天，只等總攻信號一響，就揍敵人一個措手不及，啊哈！……幾個戰士揩把汗水，伸出頭去。可是這一看不要緊，戰士們興奮的情緒，馬上降落到冰點以下去了。這爲什麼呢？因爲小凌河不像女兒河那樣平靜，河床足有四百米達寬，它不規則的到處奔流，好幾道激流閃着月光，白茫茫一片，哪裏深哪裏淺，誰也不摸頭。五里開闊地好容易通過，可是明天發起衝鋒的時候，就得涉渡這條不知深淺的河流，敵人只要有十幾挺機槍死封着河面，那就誰也不要想活着過到河那面去，死——誰還怕嗎？問題是任務怎樣完成。

看大家在發愣，指導員立刻感到不對頭，趕緊推開別人，走到前面去看。

敵人在城牆上打起三顆照明彈，就像三盞銀燈高懸空中，把小凌河照得如同白晝，砲彈撲咚——撲咚落在河裏，打起幾尺高水花。

『怎麼辦！』指導員自己問自己。新情況產生了新問題，你不能解決這問題，衝鋒就會乾脆失敗。嗨，自己這個突擊連，哪裏有突不破的難關？路，靠勇敢也總衝得出一條呀，可是想一想，大兵團作戰，一面打不好就可能面面打不好。指導員瞪着眼

看了十幾分鐘，……忽然撥刺一下扭轉身，戰士們都舉眼望他，他却抓着一個個看，末了找到了孫本基。他和孫本基附耳談了一陣，兩眼可借着月光瞧孫本基面上有沒有疑難顏色，他的心跳起來了，孫本基却說：『好，指導員，這不是你一個人的事，也不是我一個人的事，是林總計劃完成完不成的事。』指導員心放下來，點了點頭，孫本基就站起來跟他往前面走。戰士們跟在後面，看指導員到底怎麼辦？

我們不要忘記，這時間是十三日午夜以後，海風吹來，據說小凌河在這種時候是冷透骨的，孫本基却把褲子脫下來。這時，飛機在左面投了兩顆炸彈之後，又恰恰轉到頭上來，死盯着不走，照明彈湊熱鬧，趕緊打亮起來。孫本基爬出溝道，到了沒一點隱蔽的露天之下去了。戰士們張大眼睛，看着他爬進了小凌河。大家看指導員，指導員瞪着眼往前看，照明彈却熄了，前面什麼也看不見。

炸彈嚇嚇的落下來，把水濺到溝道這邊來，指導員臉上全是水，一動不動。

河裏面很久沒一點聲響，然後，模模糊糊，有個人影在搖晃，在努力蹬水，水響，人在前進，戰士們歡喜得幾乎喊叫起來。突然一陣冷風，敵人機槍擦着河面飛，子彈噼噼鏗鏘到水裏面去，噗咚一聲響之後，水上完全寂靜了。

時間過得太慢了呀！指導員把手擱在溝邊軟土上，把頭擱在手上。圍着他的戰士們完全絕望了。他們很明白，那撲咚一聲響，是自己人給敵人機槍打倒在水裏，沒問題，孫本基一定很勇敢，可是結束了，血流在河水裏了。有一個戰士就悄悄說：『指導員，你放心，拚也拚過去，剩下我一個人，扒也扒上城，把旗子插上去。』指導員很歡喜這個戰士，可是他知道：他們都絕望了，都相信這一個計劃失敗了。不過『問題沒有解決』。飛機跑到錦州北面去扔炸彈，我們的砲兵忽然向城裏擡了幾砲，火光立刻像蠟燭一樣在夜空下閃動。這邊，小凌河的對岸，響了幾聲自動步槍，以後又沒聲音了。忽然指導員抬起頭，張大眼睛，他敏銳的聽到一種聲音，原來他眼力看不見以後，就把頭俯在手上靜靜的聽，這時便失聲叫起來：『水響！』別人不相信，以為他聽差了。指導員一翻身跳出溝道，像一隻蝎虎一樣快的往前爬，他在河邊迎上孫本基，孫本基水淋淋的，冷得牙齒噠噠響，指導員把棉衣脫下來給他披上，一齊來到溝道裏。消息一傳開去，戰士們一下子從後面擁上來。孫本基坐在地下用乾衣服擦身子，一面向指導員報告：『我來回來去踩了三條路，插了樹枝作路標，順着我插的路標走保險沒問題，水頂深到腿肚，要不順路標走，水能淹到腰眼，……』實際比話更

動人，孫本基在炸彈、機槍、自動步槍射擊下，來回走了六趟，竟安然無事，戰士們就會想：我只在衝鋒時走一趟，一定更沒問題了。

指導員故意把聲音提高，好讓大家聽見：

『怎麼，這河裏也能找出三條路嗎？』

『是，找出三條路。』

指導員於是快樂的說：『同志們！聽見沒有！這不是河，這是衝鋒的道路。』

戰士陳和站在指導員旁邊，他問孫本基：『冷不冷？』孫本基說：『不冷！屁股上凍了一個窟窿呢。』於是在這總攻前夜，在這潮濕的地底下，我又聽見戰士們輕輕的笑聲。這種笑聲我們在火線上常常聽見，我每次聽見都這樣想：能在火線上這樣笑的人，一定是能打勝仗的人。

二 第二面紅旗

有一個戰士，在總攻之前，冷靜的下了決心：『決定東北全局的一戰，這面紅旗是我的。』

他叫林鳴和，兩年前還是松花江北一個貧農，他在東北局勢最艱難的一九四六年冬季，從他那四壁結霜的草屋裏走到部隊上來。我對於那時參軍的人有一種私心的好感：第一，我認為他是在革命最困難之際，拿自己力量來支持革命的；第二，我們雖然不在一起，可總算共同嚐受過零下四十度那滋味。一九四七年是林鳴和跟隨部隊頻繁作戰的一年。今年春天，他是全連訴苦典型，後來他堅決要求組織吸收他成爲一個共產黨員。這次，他下決心時，不知道有沒有把那些爬冰臥雪，冒死求生情景回想一下。他的指導員，一位跟黃克誠同志第三師出關來的蘇北人，跟我說到林鳴和時却說：『這決定東北全局的一戰是光榮的。』指導員那時把紅旗交給了林鳴和。

我的觀察位置選擇在突擊部隊後面，我的左右兩側是砲兵陣地，我已經無數次感受過砲兵摧毀敵陣的快樂了。特別是去年夏天攻四平，百門巨砲齊鳴，暴風雨似的一片響，脚下的土地都在打顫。不過，這回情況並不相同。『總攻時間以霧消滅爲標準』，海霧像白色蒸氣逐漸沖淡，我兩眼盯着前方，我知道，決定的時間快降臨了。這時戰地上沉默、緊張，令人喘不過氣。可是砲兵的暴風雨換了新方式，兩面砲兵陣地上一齊傳來口令聲音，隨後砲兵表現了超凡的技術，只在開始試射五分鐘內，有三

顆砲彈同時打在敵人主陣地礮堡上，一團黑烟很久不散。這還是砲兵試射時間，還沒有發起步兵衝鋒信號。團長原來通過地底下的電話綫緊緊掌握前面突擊連：『不要過早暴露呀！不要過早暴露呀！』現在他發現砲兵射擊奏效，立刻命令出擊，這時前面突然之間，有什麼亮了一下，閃了我的眼睛，我看見一面紅旗展開來，在迎風飄蕩、飄蕩，……啊，步兵攻擊了。指揮員趕緊搖電話給砲兵，砲兵還沒過癮，但是趕緊轉向城裏延伸放射。

過小凌河了，戰士們緊跟在紅旗後面，如同走平地一樣，在河裏激起一團一團白色浪花，一直前進。

敵人給這突然出現小凌河上的紅旗嚇壞了，拚命對它發砲，砲彈紛紛在林鳴和左右落下。一陣黑烟，——紅旗不見了，我急得不能呼吸，烟散了，——紅旗在飄飄的不停前進。敵人兩架銀白色戰鬥機飛來，一昂頭就鑽下來，掃射。可是任何火力也打不倒紅旗，紅旗一轉眼到了城脚下，爬上城了。戰士們跟在後面，往上爬，往剛才砲兵打開的缺口上爬，紅旗升到城上了。這時我的心跳得極快，現在已不是由於緊張而是由於快樂。我看見林鳴和叉開兩腿，挺起胸脯，站在城牆上，高舉起紅旗，左右搖

擺了六七次，在火線上立刻爆發了一種勝利的歡悅，所有的人都朝紅旗那裏奔跑。林鳴和把紅旗插在城頭，但是林鳴和倒下了。當林鳴和站着，一個戰士說：『你負傷了。』他回過頭說：『沒有，沒有。』『我看見冒烟呢！』他低下頭，突然血從傷口噴出來，他頭朝敵人撲在紅旗下面。子彈打入肺部，又從背後穿出來，據說凡是子彈打進肺，常常是不痛，可是，立刻就死了。

當我到他們連裏去的時候，胸上掛英雄獎章的連長極力對我稱讚團的指揮，他認為這次發動衝鋒非常及時，他說：

『我們情願給自己砲彈打死，也不願給敵人砲彈打死。』他爲他這個連隊的高漲士氣而微笑。

我問到林鳴和，指導員很傷心的望了望我，繼續埋頭寫他的傷亡統計表。

我希望讓他興奮一下，我講：『這是第一面紅旗呀。』

指導員說：『不，對這一戰來說第一面，對我們連來說第二面，第一面是去年冬季打彰武，頭一個上城是林鳴和兄弟林慶和，他當時也很英勇的犧牲了。』

我忽然想起，一九四六年冬季，我在松花江邊住過無數低小寒冷的農民草房。這

一雙農民兄弟正是從那裏出來，帶着過去的痛苦、眼淚，一心革命，身經百戰，在這決定東北全局的一戰裏，爲了換取人民的幸福，不惜犧牲了自己。我永遠記得，我們勝利的光輝，正是在那紅旗搖擺時，驟然射來的。

三 無線電話機旁

戰鬥到了白熱化程度了。營長陳世貴把營的指揮位置，移進到五分鐘前奪取過來的一所房子裏。

他是一個高大、年青、面孔英俊的人。他帶着很滿意的心情，彎着腰，從他的砲兵陣地，經過一段火力封鎖地區，跑進屋來。他在計算着他所掌握的火力，他把砲分佈在指定地點了，把重機槍安置在離敵人一百五十米達的地方，再加上附屬尖刀連的重機槍，還有尖刀排，尖刀班的輕機槍，……他一面走，一面動着手指仔細計算，他反覆慎重考慮——這樣組織火力是不是正確呢？……半年以前，他在作戰時簡直怕團上附屬砲兵給他，那時他始終弄不清應該把砲放在哪裏使用好，還老得担心別在敵人反衝鋒時失落。可是過去令人頭痛的事，現在他却應付裕如的部署了，而且已經具體

區分了步砲兵任務，聯絡訊號，以及統一的時間。現在只等那由他親自規定的時間到來，就在他指揮下，一陣砲彈、槍彈，把敵人趕進火焰山裏，而後這攻擊兩次未能奏效的核心工事，就會被他摧毀、佔領。剛才這段路上，左右落了三顆砲彈；彈片打在牆上，土塊崩到臉上，很疼，但是他很高興，『讓他打吧，回頭一下子就……』他鑽進房子。這房頂給火燒去一角，陽光把滿屋煙塵照得像一罐漿糊似的半透明。他立刻吩咐電話兵，把無線電話架起來。他自己走到窗前看了一陣，——前面槍聲響成一片，砲彈還不停的落在附近，看樣子敵人還要來一次絕望掙扎，他望了一下手錶，他咬着牙，決心讓敵人連這一次掙扎也不能實現。

電話兵迅速把細細的天綫竿子豎立起來，差不多頂到屋頂了，把耳機掛在耳上，撥過頭問：『叫哪裏？』

『要五小隊（尖刀連代號）。』

電話兵一隻手在對着波長距離，——以後就喊開了：『五小隊！五小隊！五小隊！五小隊！……』

營長的小通訊員金星，才十七歲，矮個子，圓眼睛，塌鼻梁，老是愛笑，軍衣在

他身上顯得過分寬大，手裏抓着不久以前繳來的一支卡賓槍。他突然跑到營長身旁，嚴厲的喊：『蹲下！蹲下！』『匡』一聲，全屋都震動了一下，金星一把把營長按倒，砲彈碎片剛剛把營長帽子打在空中，碎了。營長笑了笑，罵聲『媽的！』，彎腰離開窗口，他怕他的通訊員再麻煩他，就老老實實，蹲到無線電話機旁邊去。——五小隊叫通了，電話兵把耳機遞給營長。營長問了情況，他最後的下了決心，又一次看了看手錶，這次看得迅速，眼珠只動了一下，就嚴肅的皺起眉，全身伏在無線電話機上用力的講話：『同志！——告訴大家，決定的時間就要到了，——不要怕敵人的砲，挺住啊！……你們聽我們的砲就要響了，你們應該……』這時，金星蹲在他的背後，瞪着孩子氣的兩眼，不只眼睛，他的五官都集中注意周圍會發生什麼事情。正當營長講『我們的砲就要響了，你們應該……』這句話時，突然金星聽到一種聲音，這是重迫擊砲彈的聲音，可是並不是從頭下飛過的嚇嚇聲音，而是一直向頭上落下來可怕的聲音。金星知道營長的命令正下達到最重要關頭，營長死也不會在這一刻放下耳機，躲躲砲彈，相反，如果你拉他一把他也會兇你一陣。可是可怕的聲音來得這樣快，不容金星再想什麼辦法，於是他的身軀一下躍起，張開兩手，撲到營長身上，

像鷹一樣攤開翅膀，把營長壓在他的身子下面。就這一瞬間，砲彈落在屋的一角，滿屋充滿黑烟，火藥味塞人鼻孔，窗口附近兩個戰士倒下就沒有再動彈。營長却無論這震動多麼大，兩手只管緊緊按着耳機子，在金星的身子下面，一刻未停的大聲對無線電話受音器下達命令：『你們應該立刻趁敵人砲火被制壓的時候，拿一個排從敵人左側方猛插進去，要猛，要堅決，好，還有一分鐘，我們的砲開始響了。』這時營長推金星，金星軟軟的兩手垂在營長兩肩，只一滑，像條魚滾倒在地下。營長臉色變得蒼白，立刻抱着金星，把他的頭放在自己懷裏。他發現金星負了重傷，兩面肩膀，都給砲彈皮撕得稀爛，鮮血一滴接一滴淌下來。營長明白，如果沒有這兩面肩膀，那麼砲彈皮就會老老實實鑽到營長自己腦袋裏去，那麼，指揮就完了，攻擊就全破產了。金星慢慢張開眼說：『營長……你應該換一個陣地，這裏暴露……』營長想堅決搖頭，但看見金星孩子氣的兩眼時，他沒有那樣做。這時，突然一聲緊接着一聲，我們的砲彈，從屋頂上空排着空氣噝噝打過去，打向敵人陣地，一顆接着一顆爆炸，聲浪氣浪像海嘯一樣狂盪着，營長立刻把金星放下，金星明朗的兩眼追隨着營長，營長又伏身到無線電話機上，用盡平生力量在快樂的喊叫：『五小隊！五小隊！聽見沒有，

夥計！幹呀！狠狠幹呀！……」

四 地板

我得預先聲明，這種冒險的事情，只有在小部隊獨立執行分割任務時，才會有的。指導員和他的全連失掉了聯絡；因為戰事發展太猛太快，指導員去偵察情況，一轉眼，部隊就不見了。天漆黑，看不見人，——哪裏有槍聲到哪裏去嗎？這裏已經分不清戰綫，四周圍都有火光，都有槍聲。不過，指導員——連隊黨的領導人，無論如何，不能在部隊起作用的時刻，離開部隊。他左面小口袋裏，和英雄獎章一起還放着五個戰士的『入黨志願書』，他正要在這一戰中考察這五個戰士的行爲。他一下想起這一切，他就掐着他的駁殼槍，向原來預定前進方向追趕。他摸進一座地堡，——他想喊：『同志們，你們在這裏。』可是對面朝他打了一槍，他在火光中隱約看清是四五個敵人，他立刻冷靜的有信心的把要說的話改變過來：『繳槍吧！』對面又是一槍，他立刻還槍，聽到有人撲通倒下，趁一陣混亂，他扭轉身跑出地堡，輕輕罵：『媽的！這個方向摸錯了！』他還是急着找隊伍，因為從時間上估計，他相信部隊絕

對不會走遠，其實部隊早已拋開敵人正面阻擊，而鑽隙迂迴到敵人後面，正在所向披靡，鋒利前進。他選擇了另一個方向，跑進一幢樓房，這是一間黑漆漆的房子，只在砲火一閃時，才隱約看到一圈人，他叫：

『同志們！你們在這裏！』

『我們在這裏沒動。』

『啊！……』他已經擠進人羣，一下愣住了，原來有蠟燭點在鋼盔裏，在那微弱的光圈裏一圈大簷帽子上晃着國民黨大帽花，——又是敵人，敵人軍官，看樣子是敵人指揮陣地，可是他退不出去了。

為什麼敵人會跟他答話呢？他却驚訝住了，瞪大眼睛，莫名其妙。等自己低下頭，一看這保護色的衣服，他才明白，原來因為冷，他從地下撿了一件美國加克套在身上，敵人錯把他當作自己人了。於是他機智的改變了計劃，悄悄轉過身，把駁殼槍塞到加克裏面，他避開燈影，轉到黑暗的角落裏。這時周圍槍砲聲密極了。他冷靜判斷：部隊可能在這附近，不過他自己是陷在敵人圈子裏了。他立刻把希望寄托在連長，連長也是戰鬥英雄，會領導得好，而且那五個戰士的行爲也可以問他，——反

正，不久就會會合。他決心留下來，留在這個敵人指揮所裏，可以給部隊起些配合作用，當然這是危險的，他輕輕撬開一塊地板，於是鑽身到地板下去了。

地板下陰濕、黑暗。他喘了口氣，先把口袋裏的文件（一份連隊支部工作總結，一份動員令）撕毀了，埋在拿指甲挖開的濕土裏。可是他摸到五個戰士的『入黨志願書』時，他沒撕，他決定留到最後一刻。他把笨重的駁殼槍套丟了，數一數子彈，還有六顆，遇有萬一，『誓死不給抓活的！』最後一顆是自己的，——還剩下五顆。可是很奇怪，部隊並不如預料那樣很快就來了，時間有如蝸牛爬在荊棘上，很費力，很慢。他聽見地板上不斷有人走來走去。他的心隨着時間向下沉落，他漸漸向壞的方面着想，連隊能夠沒有了嗎？主力能放棄這個方面嗎！？因為不久以前激烈的槍砲聲，一下都停止了，（十四日晚確實有幾小時停頓，當時我還以為解決戰鬥了呢！）約深夜兩三點鐘，他聽見一個人的脚步，哆哆不停的專在他頭頂地板上轉來轉去，他警覺的把槍舉起來，他知道最後的時間快到了。有一回，那脚步重重在他頭上躁着，地板只要一掀開，就完了。他把槍口對準自己的太陽穴，但一轉念，不對，他把槍對準了地板。以後，他聽到有士兵報告，敬禮，頭上的脚步停止，那人粗暴的喊叫着。他高

興了，這一定是一個指揮官。指導員的一綫希望又來了，好像地板下忽然發了光，他笑了。他計劃把敵人這一個指揮官打死來配合部隊作戰，這時『最後自己打死自己』的念頭，只是輕輕想了一下，他發現現在不是想念個人生死的時候，而是如何作戰，作戰唯一的目的，是乾淨澈底的消滅敵人。他又想到自己連隊，他們會發覺指導員失了聯絡，他們當然不可能專門來尋找他，可是一定會更無情的咬着牙，多消滅一些敵人，……可是正想的時候，突然一種奇怪的聲音驚醒了他，他一下子就清醒過來了。他聽見——槍聲，在很久沉寂之後，突然響起來，而且很快的愈響愈近，看樣子，作戰目標是這座房子。『自己人也許不知道這是敵人核心陣地指揮機關！』他堅決的認為自己人，應該先用砲把敵人首腦部打亂，而他忘記那樣一來砲彈就會打到自己頭上。砲果然響了，聲浪像海水一樣怒吼，不過都在這房子四周，這房子一時之間就像小船在怒海狂濤中盪來撞去。不久，他聽見吶喊聲音，啊，自己人，是自己人。地板上腳步聲亂成一片，轉來轉去，——啊，敵人在掙扎，在防禦。他把地板推開，一躍身跳到上面來，『啪』一聲，他把那個面朝着窗背朝裏在指揮塔擊的敵指揮官一槍打死了。敵人回頭一看，潰亂了，紛紛往窗外跳，——屋裏空了，只有那頂美國鋼盔裏

點着半截蠟燭，發着微光……

突然由門口跳進一個人，不容分說就把他的駁殼槍奪過去了，還把槍對準了他的胸口。指導員只是笑，他慢慢把美國加克脫去擲在脚下，對面這人立刻驚呼起來：『啊！是你呀，我是馬成光，你們連隊在這裏，他們在找你！』指導員一聽就往門外跑，迎面撲進幾個人，指導員看見五個交『入黨志願書』戰士中的四個戰士，他問那一個呢？他們說他完成了艱鉅任務以後，他英勇犧牲了。

五 爲了勝利

有一個連在中央銀行附近作戰，正在決定勝負關鍵上，遭受了敵坦克車隊的突然襲擊。因爲是一條狹巷，坦克只能一條綫的衝過來，呼呼吼叫着，蠶輪在爆炸得不平的路上碾得喇喇響，坦克昂着頭，像野蠻的猛獸一樣直衝直撞。我們的戰防砲還在後面，連長叫副連長向營裏去聯絡砲兵，已經來不及。因爲戰事發展順利，這個連又是突擊連，沒有準備火油瓶子，唯一能對付坦克的手榴彈也打光了。這真是千鈞一髮的時候了，因爲這是核心陣地最主要的決戰，如果『失敗』，那就曾影響整個戰綫。可

是我們戰士的腦子裏是絕對不能忍受『失敗』這種念頭的。於是一部分戰士，也不等指揮，就奮不顧身，舉起槍，一直向坦克衝去，那就是說寧可拿血肉之軀擋着坦克，也不能退却。

『喂——喂，衝呀！衝呀！』

他們熱情呼喚着往上撲，可是帶頭的坦克上冒出火花，開機槍了。流血了，鮮紅的血流在地上，給陽光照着，衝鋒的戰士紛紛倒下，有的把手一揚歪下去，有的給蠶輪碾倒，坦克仍然衝進。

這時有一個戰士，個子不高，叫陳德，不知從哪裏找來一根爆破筒——灰綠色的細長細長的竹竿似的爆破筒。他是那樣勇敢，那樣靈活，他不是從正面，他彎着腰繞到坦克的側面，——坦克以極大速度衝進。陳德十分清醒，他們只有這一根爆破筒，如果這根爆破筒也不能停止坦克，那麼乾脆一句話，那就全完了，陣地失陷，全連也就毀滅了。因此，他離坦克愈近，他兩手抓得愈緊。他離坦克還有十幾步，坦克上的機槍射手發現側面有人襲擊，立刻兇狠的掉轉機槍，可是陳德拚命加快速度，像一陣風一樣撲向坦克。他沒有放鬆爆破筒，他緊緊抱着爆破筒滾身到坦克前面的蠶輪下面

去了。蠶輪還在旋動，就在這一瞬間，他拉了導火鎖。轟然一陣火光，一陣濃烟，陳德和爆破筒一齊同歸於盡，爆炸開來了。濃烟烈火像一陣暴風驟然震動開來，坦克頭一歪，不動彈了。後面的坦克都擁塞上來，火，從第一輛坦克向第二輛坦克撲去，汽油向空中拉開一面黑旗一樣，冒着黑烟。敵人從坦克塔裏向外跳，最後一輛坦克很想扭轉身，但是已經來不及了。我們的連隊在連長指導員親身率領下，高聲喊着嚇人的聲音，立刻發動猛烈的衝鋒了。

六 鋼鐵的意志

團政治委員于緯，爲了團担任主攻，已經快樂了幾日夜。在發動總攻之前，他匆匆在日記上寫：

『十月十四日，在火綫臨時指揮所。我團即將發起總攻，堅決爲了最後消滅東北蔣匪而戰，爲了革命勝利而戰。』

這就是他作戰的情感。他常常寫，可是他覺得這一次不同，這一次是站在歷史的門坎上，一個人一生作戰，這樣由自己英勇努力而決定全局的戰爭，卻不會有幾次的。

突擊連打開突破口，那一面令人看一眼，就滿腔熱血立刻沸騰的紅旗，已插上突破口，部隊像流水一樣，不顧敵人側射火力，蜂擁前進，都想早一刻跑進城去，於是擁塞了突破口。副團長在前頭帶突擊部隊先進去了。敵人拚命想延長自己的生命，把創口堵住，於是組織砲火反擊。恰恰在這時，一顆砲彈落在政治委員與團長的附近，轟然一聲，團長倒下去呻吟了一下，立刻被人們抬下去了。這時，全團的命運，就都在政委身上担起來了。于緯趕緊跑到被擁塞的突破口那裏去指揮部隊，每次作戰，在關頭上都聽見政委熱情而嘹亮的聲音，現在他一喊叫，戰士們立刻興奮而又清醒，迅速的從突破口插進去。這時，于緯拄着手站在突破口附近，望着戰士們從他面前走過，砲彈還在前後左右的紛紛落下，每顆砲彈一炸開來，立刻就分成無數刀刃形破片，帶着嚇嚇聲，可怕的向四下飛去，恰恰有這樣一塊滾熱的破片，一下子打上政治委員的胸膛，鮮紅的血液，從衣襟上流下來，他的警衛員趕緊掏救急包，政治委員可是一點也沒動，他的臉望着他的部隊，只說了一句：『我不要緊，讓隊伍先進去。』

政治委員剛剛二十五歲，他原來是個知識分子，民族戰爭開始那一年，他『爲了祖國』參加作戰，從此以後，身經百戰，把他煉成一個沉着勇敢而又頭腦新穎的軍事

幹部。他是全師最年輕的一個團級幹部，當師首長們在一齊，也都承認他是最有希望的一個幹部。兩年前在那天和地都白茫茫一片的松花江南岸作戰時，他還是師的組織科長，他和一個營長（現在的團長）執行一次單獨作戰任務時，表現了卓絕的政治堅定性。他們被敵人包圍，在風攪雪雪攪風的雪地裏，艱苦作戰，一日夜不吃飯、不睡覺，最後，以他的英勇機智，還在火綫上進行政治攻勢，迫令敵人一個營全部投降了。可是他從那次患了嚴重的氣管支炎，天一冷就咳嗽，他從未對旁人講，只是不知從哪裏找了一塊破兔皮纏在脖子上。不過只要談起那次作戰，政委和團長心裏都會激動起來，因為好幾個心愛的戰士犧牲在那次風雪之下了。現在在南滿作戰了，深秋，樹葉還沒落盡，當政治委員跟隨部隊進城，在剛剛奪佔的坑道裏，瞧見一處淤水，水上浮着一灘血和落葉，他忽然想起了北滿的嚴寒，於是有一種思想升上腦際：「今天，我們在勝利中前進，決定全東北人民的幸福。」可是他搖了搖頭，他心裏說：『應該這樣講。』在天下江南那最艱苦的時候，毛主席所說『天空中似乎是黑暗的時候』，就決定了勝利的前途，就是那個戰士飲彈倒在雪裏時，那個戰士叫什麼？——他一下子却想不起來，他努力在想……

這時激烈的縱深戰鬥正在順利進行。按照總部的作戰計劃，他們拋開正面敵人，向南，然後向東，然後再折回來向北，這樣去分割敵人，——就像切豆腐，先把這一大塊切下來，然後再切碎，用部隊的習慣語叫『吃掉它』。政治委員一面走，一面想：『是的，堅決抓住敵人吃掉它。』突擊營却在一個建築極其堅固的敵人倉庫周圍停滯住了。政治委員跑上去。敵人坦克車出動，反覆衝殺，砲彈和槍彈就像從篩子眼漏下來一樣，把這一段地方打出一片火，在這兒，你會覺得子彈跟子彈會在空中相碰，黑色的子彈頭落在地下，就像密林裏的鳥糞一樣滿擦擦的蓋了一層，這不但在一天的攻擊中，而且在這整個戰役攻擊中，都算最艱險的一次了。政治委員立在營指揮所的房子外，親自視察了情況之後，轉過身對營幹部說：

『同志們！堅決的打，消滅敵人！』

團與後面主力已失掉了聯絡，像一個圈套着一個圈，我們割斷敵人，敵人又割斷我們。政治委員不用望遠鏡，已把敵人陣地看得一目了然，敵人砲火、坦克、步兵一齊出動，但是如同火已經熱到一百二十度，那是最可怕的時候了，但是政治委員不為現象所迷惑，他從這烈火裏已經預見，只要我們再堅持一下，敵人就要動搖。於是他

決定自己直接指揮作戰，於是他走進已經半塌的房子裏去。營長、教導員聽了團政委那句堅毅的言語以後，一聲未響的到連排位置上去了，他們留下副教導員和政委取聯絡。政治委員蹲到無線電話機前面，帶上耳機子，直接掌握前面火綫上的突擊部隊。他的熱情而嘹亮的聲音，通過空中傳達到前面火綫上去，他說：『同志們！堅決的打呀！敵人就要動搖了，看誰硬到底呀！正是消滅敵人的時機到來了，同志們，這時機不容易抓到啊！到了嘴邊的肉，別讓它滑掉啊！……』火綫上甚至聽到他清快的笑聲，實際他沒笑，——不過那確實是他的聲音，是他帶着堅強無比信心的聲音。

五分鐘以後，正是戰鬥最緊張時刻，一顆砲彈剛剛好落在屋頂上，把屋子打塌，一塊銳利的破片鑽進他的右臂，血花噴出來，衛生員忙着給他包紮，並且因為他已兩次負傷，要求他離開火綫，他說：

『沒問題。』立刻拿左手指揮作戰。

他從心裏感到部隊在新式整訓之後作戰的神勇。三十分鐘之後，一點也不錯，他的預見在火綫上出現了，敵人集中所有力量最後猛撲不逞的時候，立刻就慌亂起來，於是按照政治委員的作戰方案，我們一個排就如同一把彎刀從側方楔入敵人陣地。這

時敵砲不住這裏打了，空氣立刻緩和下來，勝利的聲音從前面火綫上傳下來，他接到這個報告，那時他大聲叫喊：『反擊下去！反擊下去！不讓敵人喘氣，反擊下去呀！』於是他立起身，輕快的對副教導員笑了一笑，拿單獨的左手拍拍身上的灰塵，從廢墟裏爬出來，往前走。

部隊現在已經折回頭往北了。只要把包圍圈一封口，他們團的任務基本上就算完成了。因為在剛才這陣激戰中，他們英勇的迎接了勝利，像已經拿鑰匙開了鎖，下面的門自然就好開了，所以戰事發展下來就更順利了。最後，他們不但迅速封了口子，而且戰場情況起了急遽變化，敵人崩潰了，等不及再向上級請示，政治委員機動決定：『本團在分割敵人之後，繼續執行最後完全殲滅敵人的光榮任務。』他把寫了這項命令的一頁紙從日記本上撕下來馬上送到各營裏去傳看。下午四點半鐘光景，陽光為烟塵蒙蔽，他們最後向築有四座碉堡的院子進攻，敵人一個師的指揮部在這裏面。政治委員仍然是親臨火綫，部隊在他直接指揮下，最後衝破敵人防綫，打進院子，現在敵人進行的已經不是戰鬥，而是繳槍了。政治委員跟在部隊後面，走進院子。在這時候，突然之間，有一顆砲彈，落在他背後，火光一閃爆炸開來，彈皮從背上打進去

嵌在身子裏面沒有出來，他猝然跌倒了，很多很多的鮮血從他身上流出來，淌在地上。衛生員很迅速的把他抬上担架。他的臉上還露着笑容，對他面前走過的一個戰士，熱情而嘹亮的說：『同志！我們勝利了，等着新任務吧！』

永遠前進

在我們部隊前面永遠走着我們的偵察員，在我們中間永遠流傳着關於他們的勇敢的故事。

偵察員穿着老百姓的衣裳，在他們藍布棉襖或皮袍子外面掛着自動武器。他們不但在部隊前面走着，爲了完成艱鉅的任務，他們還時常兩個人甚至一個人神出鬼沒，單獨行動。他們常常跟蹤、接近敵人，每個時間裏都有遇險的可能。不過，偵察員是一批在地獄裏也能找一條生路出來的傢伙，久而久之，漸漸有了自己獨特的性格：雖然生活形式上散漫一些，可是忠誠、機智、熱情，特別寶貴的是他們那『一身是胆』的無畏的勇敢。關於他們的勇敢，我想可以寫出幾百個故事，可是有些人想得太簡單，有些人又想像得過於神秘，所以一提起偵察員，也就自然帶有一種神秘色彩。不過有一點要明白，勇敢，到最危險的崗位上去，已成我們中間的美德，如果你要說誰不勇

敢，那就比任何侮辱、嘲笑都惡毒；你不懂得這一點，你就不會了解，為什麼年青的戰士張懷德自己向上級提出要到偵（察）通（訊）連工作，而且達到了目的是那樣光榮。

他的第一次的業績，是在一九四七年夏季四平攻堅戰裏。

我們部隊到達四平郊外，第一砲還沒打響，砲手們還在有鴉鵂叫的樹林裏挖掩體，指揮所在密密紮紮的梓羅棵子裏裝了電話，可是這時最需要的是敵情。張懷德就隻身一人，大白天裏，摸過敵人三層前哨陣地，順着活樹障子暗暗爬到敵人哨崗背後，一下跳出來，把槍嘴子逼到那人的胸口上，就把那人活捉了回來。那時我看到他，這個二十三歲的偵察員，臉上微微有幾粒麻子，濃眉大眼，可是他連句大話都不愛講。我問他這一次捉俘虜的經過，他三言兩語說完，就揸上槍打個立正走了。張懷德很快成爲一個偵察員了。現在，就讓我來談一談，一個人在部隊裏是怎樣被提高的，一個普通的人怎樣就變成一個了不起的英雄，在這樣一個叫作「部隊」與「戰爭」的特殊集團組織裏，充滿了多少向上的、可愛的、無比熱情的、蓬蓬勃勃的生活吧。這就得從偵察員張懷德與我們師長莫飛同志的關係談起。

師長有一回在激烈的追殲戰中，親自跑到火綫上來。

當團、營、連幹部發現他，已經來不及制止他了。他却輕巧自如的甩着兩隻手，從火綫的這一頭往那一頭走，……那時正遇上敵人進行劇烈的反擊，砲彈、子彈、打得火焰滿天。每個戰士都在耽心師首長的安全，可是誰也不敢去碰他，連長報告營長，營長報告團長，不知怎麼辦。這時師長像一個好的鐵匠了解火候一樣，他知道這個時候，他需要把全副力量捏緊、集中，就可以把敵人打下，就可以造成殲滅。團長跟師長作戰十年，他搖搖頭對營長說：『這時候，你是鐵箱子也關不住他！』團長也沒去見師長，就立刻親自跑到營的指揮位置去了。火光在閃爍，黑烟冲向天空，泥土又從天空紛紛落下來，他也沒下命令，戰士們就勇氣百倍，向前作戰，獲得了粉碎敵人的全部勝利。師長就是這樣，平時靜得一句話也不講，嚴峻、皺着眉毛，可是前面子彈一響，他的精神就來了，立刻昂起頭。一般說師長是全師的首腦，可是我從來沒看見像他這樣的師長，他是一個指揮員同時又是一個戰士，在東北戰場上，我看到只有他唯一的一個師長得到了戰士的英雄獎章，掛在胸前。他是那樣出名，在火綫上他就如同猿猴一樣矯捷，許多有向上心的幹部戰士都研究他的戰場動作。師長有大半截歷史，就像老年人的歷史一樣，不為大家所熟悉。戰爭把一切時間、生活、經歷變得

轉眼一瞬，一支人民軍隊苦戰了幾十年，年青的都不知道老幹部的過去歷史了，雖然這勝利正是從那個歷史而來，但拿一般的時間觀念而論，無論如何那似乎太遙遠了。對於師長的歷史，每個戰士都覺得神秘而驕傲，因為那是悠久的中國工農紅軍的戰士生活。多年戰爭在他感情、動作上都創出獨特性格，表面沉默寡言，內心却一團火，一旦遇見老熟人、老同志，他就親暱的用戰士語言笑罵，——把那人拉到一邊談起來。關於他的勇敢超羣的戰術動作，誰都想學，可是從認識到實踐總還有一段路程的。

張懷德在戰鬥中直接從師長手裏接受任務已經不止一次了。

「張懷德怎麼搞的？你們偵通連是吃乾飯的嗎？一點情況也沒有嗎！」張懷德就一個人掛着他那支加拿大衝鋒式去了。

「張懷德快到團指揮所去，帶回信來！」可是師與團之間的電話綫已經給激烈的砲火打得寸斷、無法接補了。

漸漸的，好像師長把自己的能力與胆量都傳給他了。他感到一個戰士與一個指揮員，同時也是一個同志與一個同志，在戰鬥中所形成的生死相關的關係，這種關係在我們這裏常常發現，那是一種親密無間的工作關係。張懷德知道師長的一個特點，他

的帽子往後仰，帽簷朝天，是高興的時候，帽子拚命往下拉遮在眉毛上，那就是不愉快而憂悶的時候。問題還不在這裏，師長的憂悶並不需要任何人去安慰，要知道他不是爲個人，他爲了戰爭、革命的勝利與無數同志的生死，他需要有人在工作上去努力，解決當前的問題。在火綫上每當此時，用不着師長說話，張懷德就會憂悶起來，而且立刻咒罵着，頭也不回，鑽到敵人邊沿上冒險去偵察，不搜獲到極有價值的情報材料就不回來。爲此，冬天白茫茫雪地裏，他披一件白布雪衣，能在冰雪裏臥一天一夜，他細心、敏銳，從一些馬蹄印子，也能計算出敵人的數目與裝備情形來。

有一回，仗打得正火熱的時候，他從前面帶了偵通連長的一份報告，在一片可以鳥瞰全陣地的高地上找到師長。恰在這時，敵人用十五生的榴彈砲打向這一排松樹附近，企圖摧毀我們的砲兵陣地，巨大的砲彈轟隆隆隆隆猝不及防的颶風一樣掀過來，震得天地沸騰。張懷德一把把師長拉着就跑，按到一處交通溝裏，然後自己也跳下去。

師長望着他笑了笑，掏出兩支紙烟，一支給張懷德，一支自己燃起吸着。張懷德看看是一支『咖啡牌』就捨不得吸，心想打完這一仗再美美的抽它多好，就把紙烟夾在耳朵上。師長很快就掌握了砲擊與砲擊之間間隙規律，他就伸出頭用望遠鏡觀察

砲是從哪裏打來的，砲彈一來他彎下腰，砲彈落地了他又繼續觀察起來，最後他囑咐了一句：『到火綫上告訴團指揮所，摸黑天的時候，把那小學校後面樹林裏的敵人砲兵陣地趕掉！趕掉！』就跳上去走了。

張懷德一面答應着一面望着師長的背影，安全的、完整無缺的出去了，就好像他自己從每一次危險中完整無缺的走出戰鬥一樣，他安心的嘆了口氣。

他自己呢？馬上去執行任務，立刻就投身到火綫上去了。不過在這一戰之中，他一直笑着，一直被一種慾望支配着，他總想幹點什麼事情出來，否則，難道剛才白白跟師長在一起蹲了半個鐘頭嗎？這機會最後終於給他找到手了。

他跑到最前面火綫上去。我們正好在那裏遇到戰爭中有時會有的挫折，三次衝鋒都被敵人暗藏的火力壓下來了，激戰剛息，只有冷槍，營長氣憤得兩眼血紅，一聲不響。張懷德剛剛親眼瞧見自己的同志倒下去，——他的心裏數着數目：『一個，兩個，三個，……』心裏像燃燒，疼痛，於是他像一隻爬山虎一樣往前爬，——後面戰場裏的人都急得瞪大了眼睛：『啊！叫他停止！不能再前進了！』可是他也並不一定想完全的保守秘密，不過隨時利用地形，不讓子彈打着，他前後爬了兩次，終於用這

個方法測驗出陣地左側有敵人隱蔽的機槍巢。他把他偵察的結果報告給營長，營長激動的綁了一身炸彈，要親手去炸毀那個機槍巢，給犧牲的同志報仇，不過張懷德堅決的要求去執行這個任務。營長跑到機槍跟前，機槍嘩的叫響就電光一樣打出去，這時就看見張懷德趁着火力掩護衝出去了——有一片開闊地，他是打着滾兒滾過去的，到了敵人跟前的時候，他突然可怕的猛撲上去，把幾顆綁在一起的手榴彈打進地堡眼，火光一閃，黑烟沖上天空。營長首先跳出去，戰士們如同海浪一樣帶着喊聲衝了過去。

夜晚，戰鬥結束了，營佔領了新陣地，戰場上出現了一段冷場，他回到自己班上。班上的同志正在新宿營地燒開水，紅光從灶火眼裏照亮半截房屋，他心裏覺得很舒服。他坐在草鋪上，忽然想起來，伸手往耳朵上一摸，紙烟不見了，他驚跳起來，懊喪的罵了半天。後來他記起來了，向內衣小口袋一摸，原來衝鋒時把烟放在這裏，現在還和立功表一起已經給汗打濕了。他點上火吸起來，旁邊幾個戰士開他的玩笑：『你真不自覺，一個人抽起來啦。』於是全班一個人吸一口，他却倒下去睡熟了。班長把一條美國毛毯蓋在他身上，這時，屋外面可以看見火綫上照耀的火光，天却落雨了。

張懷德的故事，從戰壕到指揮部，從前方到後梯隊，流傳開了，都說：『偵通連

有一個不怕死的人，子彈都打不上他。」其實，張懷德何嘗僅僅是一個不怕死的人而已，他完成了這樣一個偵察員所特有的優秀的條件，主要是堅定的品質，其次才是勇敢與技術。他從到偵通連以來，已經在火線上冒險捉過十個俘虜，取得重要情報。開始他靠勇猛，愈來愈靠智謀了，無論勇猛也罷，智謀也罷，他都是一心一意想把這一仗怎樣打勝。可是當張懷德成爲一個出色的偵察員的時候，故事也就發展到重要的階段了。

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從一九四八年起開始了大規模的反攻，這時候，東北戰場上由運動戰進入攻堅戰，並且開始攻擊數十萬人口、由十幾萬敵軍設防的城市，攻堅戰最艱苦是市街縱深戰鬥，這對我們是個新題目。這次戰鬥一開始，張懷德就感到巨大苦悶，他一樣積極執行任務，不過不像一般時候那樣活潑、愉快，這兩天他不能睡覺、吃飯，眼睛也熬紅了。實際上他知道自己達到了新的考驗，可是出於一種英雄的自尊心，他不願意對旁人說。雖然砲火、彈藥絲毫不能讓他喪失勇氣，但他總覺得這種市街不如山地，或者平原，他覺得那裏每一處都是可以走得通的道路，他可以像狐狸一樣到處鑽跳，這市街裏却到處都給堵塞着，——牆壁、房屋。他覺得在這些房屋

裏總沒有露天好，你說你可以隱蔽，敵人不一樣好隱蔽，打仗最可怕是不見敵人，——也許一下他從背後過來，也許突然之間一砲彈把這堵牆全部炸得粉碎；敵人的重轟炸機時刻在頭上吼叫，也許炸彈一下就從頭頂上落下來。總之他不是怕，他不習慣，他很緊張，他在這裏找路覺得困難。本來，從頭一刻鐘經過砲擊，城市就燃燒起幾炷大火，日夜不熄。他以這火炷爲標記，區別方向，可是雙方砲彈不斷降落，新的火焰隨時在增加；如果你記着房屋樣式，可是回來的時候，那裏已經是一堆通不過的瓦礫。

突然，嚴重的任務，在這時降臨到他頭上。

那是敵人反擊次數一日竟達十五次之多的那一天，當他從火綫上帶了團參謀長（他在主攻營位置上）的報告回到團部的時候，看見師長在這裏。

團長——當過劉志丹部紅軍的戰士，在和師長談話：『首長！再給我半個鐘點，把反擊敵人打下去，你再去，現在先讓我。』

師長却正由嘴上把半截紙烟取下捻熄，往口袋裏頭塞，就像旅行的人到了該出門的時候一樣。

正在這時，張懷德走進來，敬禮，把『報告』遞給團長。師長兩眼露出針尖一樣

發亮的微笑，指一指張懷德說：

『你們問他——我能不能去？』

團長嚴厲的瞪着張懷德，暗示他，不要叫師長在這個時候到火綫上去，報告上寫着：『敵人正集中十輛戰車反擊，需要火油瓶子，——火急！火急！』這一來，張懷德不知怎樣說話好了，只好站在那裏不作聲。

師長忽然沉着聲音問他：『張懷德不會嚇傻吧，你跑了幾次哪？』

『第四趟。』

師長把張懷德推了一轉，他看見張懷德衣服上幾處彈藥燒毀的破洞，可是師長立刻笑起來說：

『同志，並沒那麼嚴重，張懷德能跑四趟，——我們當領導人的就不能跑一趟嗎？……』

全體在場的人，都感覺到後面這一句話是別有一種意義的。至於師長自己所以如此說，是因為面臨這巨大攻堅戰，（這又是解放戰爭的一個轉捩點，這個城拿不下，你還要拿下全中國嗎？）他產生了一種新的信念：一個好的指揮員，在下決心以後，

作了全盤部署，第二步就應該更前進一步親自觀察、嚴格督促、掌握戰機。市街戰不同於野外戰，砲火集中，作戰地區集中，電話綫容易斷，聯絡非常困難，就更需要指揮員在緊急關頭上，要一邊打一邊視察一邊佈置。可是另外一種思想也不可否認的在師長的腦子裏衝動着，——『我到底看看這座火焰山（國民黨中央社吹噓要把這座城市變爲一座火焰山，埋葬進攻軍隊）能不能燒掉我一根頭髮！』

張懷德呢？頭上流下熱汗，他覺得他的責任那樣沉重，這不是師長一個人，而是整個師的性命都交託給他。可是他明明確確的知道，他和團長都無法改變師長的決心，因爲這個決心是爲了整個革命的利益。不過張懷德提出條件：『去也行，師首長得聽我的意見……』師長連聲喊：『那行，——那行。』立刻回轉頭對團長說：『老杜，你隨時掌握全團情況，我回頭到你這兒來吃飯啊！夥計！』就笑着走出來。

這面前哪裏有路呢？全是戰場，鐵絲網，炸毀了的地堡，倒塌的房屋，危立的牆壁；屍體，畫了白圈尚未掃除的地雷，紛飛的子彈，尚在燃燒的火焰。張懷德到前邊去探路，探過一段招招手，師長再跟上去，然後張懷德又前進了。在這樣前進的道路，上到處埋伏着危機，其中他們遇到兩次最大的危險。

一次，是當他們迅速穿過一片空地的時候。

敵人的一架戰鬥機突然那樣低的飛臨上空，發現了他們這小小的一隊，向火線上前進的人，也許航空員還迅速判定這是重要的指揮員，立刻咔咔開始掃射。他們這時無法停止，也無法後退，只有冒着彈雨猛向前進，前面有一座孤立的白樓，只有撲到那裏面去，——張懷德第一、師長第二、參謀、警衛員緊跟進來了。可是敵機發出信號，想日夜盤旋在這城市上空的機羣一下子都撲向這裏來了。當張懷德聽見一架接一架轟轟飛下來的時候，他知道：情況惡化了。機羣都向這孤立的白樓狂擲炸彈，立刻爆炸聲與爆炸聲連成一片巨大的海嘯，濃烟迷漫，對面看不見人，這時，所有的人都伏身在地下，每個人都感覺到白樓像巨浪中的孤舟一樣震盪着。張懷德不容分說的，躍起他那堅強的身子把師長壓在他的下面。破彈片呼呼的怪聲飛嘯着，他自己舉着頭，機警的聽着、望着，——可怕的事情每一秒鐘都可以降臨，機羣你來我往，轟隆不停。張懷德面孔蒼白，牙咬得緊緊的，從他心中產生一種可怕的情感，這種感在衝擊他，如果他一個人，或者跟任何別人在一起碰到這種情況，他都不會如此，現在他對敵人是那樣憎恨，……爆炸聲稍一遲緩，他透過沉迷的黑色烟霧，突然看見火

光，啊！白樓燃燒起來了。他機警的跳起來，把師長一拉，從窗戶口跳出去，不顧一切的向前進方向衝出去，當他們衝到前面一處比較安全的屋簷下，張懷德氣息喘喘，師長倒鎮定的燦然一笑，輕輕拂了拂身上的塵土說：『老先生！你壓得我快出不來氣了！』張懷德臉孔紅了。這時大家都不禁回頭一望，哪裏還有白樓，只有噴向高空的一柱火焰。

又一次，是從敵人槍眼跟前穿過一條街。

在這之前，他們曲曲折折繞了很多彎子。師長以極大興趣在觀察：在他前邊忽然奔馳、忽然停止、忽然快、忽然慢、飄忽不定的張懷德。師長覺得自己是在和一個年青人比賽，他雖然並不老，可是在這個部隊裏還沒遇到能比上他的對手。因此現在他極其快樂，一方面試試自己也還不減當年，證明自己還能在火綫上奔走；另一方面他欣賞着這個露出忠誠動人的眼光、滿面流汗、可是他很少遇到的對手，張懷德的動作靈活、機動，特別顯得果決而勇敢。

現在面前是敵人封鎖的一條街，街的那一半還被敵人控制着，恰恰又是我們必經之路，敵人自然要在這裏設下強大的火力點，街是筆直的，敵人連瞄準都不用瞄準，

就可以用火切斷我們的聯系。那麼穿過這條街，不就跟從火熱的槍口前穿過是一樣的嗎？現在他們都密不作聲的臥倒在附近的瓦礫中，敵人機槍稀疏的，但是不停的順着街道——颼颼飛着子彈。師長急速的轉動着眼珠子，窺伺敵人，尋覓衝擊道路，前面有睡眠一樣伏倒的屍體和注滿血的彈洞，……突然，張懷德拉了師長一下子，一瞬眼，張懷德跳起來，飛一樣往前狂奔。

師長這次却不知為什麼沒有動，只緊緊伏在那裏，果然跟隨張懷德的影子，一陣風一樣機槍順着街道打過來，不過張懷德已經飛奔過去了，師長等敵人子彈稍一間歇，他就跳起來衝過去。當師長還沒過來，而張懷德回頭一看的時候，他急得腦子都要爆炸了，他不知道師長怎麼樣了！——為什麼沒跟過來，他已經準備再衝回去了。現在師長一衝過來，他就忘情的拉着師長的兩手，師長還是那樣燦然一笑對他說：『張懷德——記着！不能那樣帶你的上級，你知道，敵人一發現第一個就打槍，那子彈就正好打上第二個，……』張懷德臉紅了，他埋怨自己在萬分緊張中過於粗心了。師長却更愛這個忠勇純潔的青年人了，他忙說：『在這種時候，一個人要靠自己掌握時機，選擇道路，你說是不是？』說完，師長就坐在地下觀察後面每一個衝過來的

人，師長不是一個主張單純莽撞的人。這時他就和張懷德隨時指摘、批評每一個人的動作，輪到師長的警衛員，他的右腳被子彈打穿了，血流如注，師長看了看，心中就責備警衛員總愛那樣搖搖擺擺的，怎麼會不打傷呢？他一方面賤視那種不勇敢的人，但是一方面也反對那種唯心論者，以爲子彈不會打着他，他常說：『哼，子彈跟你講交情嗎？』真正可靠是自己的勇敢與動作，這一切又從哪裏出發呢？不過我們都認爲勇敢是一個人對革命忠誠的具體表現，因此在我們部隊裏存在着比勇敢更深刻的東西。這時，師長問張懷德：『你是不是共產黨員？』張懷德臉孔紅紅的以渴望聲調回答：『怕我不够條件。』師長說：『同志！你應該向指導員提出要求。』

張懷德引了師長，在一幢給砲彈打成漏斗的紅樓底下的地下室裏找到營部。他們一下去就看見團參謀長。

團參謀長是得過兩塊英雄獎章的青年，紅頭漲臉，用盡丹田之力在電話筒上喊叫。因爲三百公尺外敵人正作第十五次的猛烈反擊。一切轟響之下，已經聽不見任何話聲了。師長爬到破樓上去，用望遠鏡觀察，——他親眼看見敵人的戰車，像個烏龜一樣可笑的但也可怕的噴着火焰，順着一排樹障子向我們第一綫陣地頑強攻擊；敵人

大批的步兵正順着後面一條一條街道向這面奔跑，如同潮水順着拐彎的河道奔來。陣地是一個開闊的廣場，是全城的中心點，被我們在今天黎明時佔領了。師長眼睛裏記下了敵人的砲兵陣地、火力點和運動部隊的道路。突然從我們的戰壕裏跳出人來，向戰車奔去，——啊！火油瓶，火油瓶！好勇敢呀！火光冲天，一輛、兩輛、三輛戰車燃燒了，雙方的手榴彈、六〇砲彈、槍榴彈，都往這一條火池裏扔。師長頭也沒回對伏在身邊的團參謀長說了一句話：團參謀長就命令砲兵向敵人運動部隊的幾條街道猛烈發射，不久，一片排山倒海的砲聲集中向一個地方傾倒了，敵人陣地上一片烟火紛飛，什麼也不見了。由於前面戰車被燃燒，後面的衝鋒部隊還沒運動上來，部署就打亂了，其餘的戰車放出黑色烟幕後也就退回去了。這不是一件小事，一個鐘頭後，在最高司令員林彪將軍的桌上，就出現了這樣的電報：第十五次反擊結束了，我軍陣地屹立不動。

這時，天已黃昏，夕陽的紅光與火焰的紅光交織一片，懸在城市上空，就像哈爾濱夏日松花江邊常見的滿天金色晚霞一樣。火綫上到了平息的時候，這已是戰場上的規律，這一個黃昏的平息，常常是兇惡的夜戰的開端。師長從破樓梯上爬下來，滿身

滿臉的烟塵，——眼光閃爍，嚴峻而沉思。團參謀長知道師長在考慮新的決心，他有一件事沒有告訴師長，剛才他派了三個通訊員到各處戰壕裏去傳話：『師長在營指揮所，』『師長在營指揮所。』其中一個通訊員負傷，一個通訊員已經犧牲了。師長果然說：『參謀長，——立刻整頓組織，準備隨時出擊。』他仰起頭，團營幹部都看見他眼中耀出一種勝利的渴望與喜悅，他們明白這一攻堅戰今晚就要作結論了。

這一陣張懷德到哪裏去了呢？開始他在指揮所外戰壕裏跟營部通訊員們抽烟，盡情的談笑，戰鬥最激烈的時候，後面火油瓶子送到了，他就跑到火綫上對戰車擲了三隻火油瓶子，不久以前他回來等師長，現在就把頭靠在交通溝邊沿一堆軟土上睡着了。

師長搖醒他，他們就往回走了，當然，我想用不到再重複了。不過，所不同的在哪裏呢？在師長心中第一次暗暗稱讚：我們的偵察員要都像張懷德就好了；在張懷德，當他往回走的時候，雖然來的路已經不通，為幾處大火所隔斷，天將黑，火光閃閃也就更亮了。但他在新的瓦礫上、彈坑上跳着縱着，穿過破房子前進，他是那樣快樂，他不再感覺到處處堵塞，而是處處都有通路，砲火是不能把每一塊地方都打着，砲火下永遠有一條路，這就是永遠向前的，給忠誠而勇敢的人安排的路。……

早晨六點鐘

南方的雨季開始了，向最後一條省界追擊敵人的部隊，已經兩日夜沒有睡眠，今天天黑以後只有在雨地裏安置露營。

營長沈貴良在前天戰鬥結束時，親手把雨衣蓋在負傷的通訊員身上帶走了，這時他只披了一塊戰士的綠色油布，在指揮設營。他幫戰士們選擇地形，他大聲嚷叫，堅決反對個別偷懶的，隨便找棵大樹就睡覺的人，他嚴肅的督促戰士們釘樁子、拉繩子、搭油布、在旁邊掘水溝。他一邊走一邊安然的跟第一連連長說：『你瞧，南方作戰，這一點真方便，一塊油布一桿槍，哪裏不能去？』雨水在他臉上流，他一邊說一邊笑。第一連連長却不斷揩抹臉上的雨水：『我看，怎麼的也沒住洋樓好！』他，這一個北方人似乎永不習慣這一身雨水，兩腳烏泥的日子。『怎麼？陳鳴和同志，在城裏住你不是喊叫憋悶嗎！』第一連連長從聲調裏知道營長認真起來了，他就敬個禮、

轉身，唧咕唧咕踏着爛泥漿走了。沈貴良站在雨地裏望着陳鳴和背影，——他知道，陳鳴和內衣小口袋裏裝有一塊勇敢獎章，還是用登載他英雄事蹟的『東北日報』包的，他聽見槍響就眼紅，兩個月不打仗就說骨頭閑得快拆架了，渾身上下掛過七次彩，可是『問題在思想！』沈貴良敏銳的抓住了這一點：『問題在思想！』

全部宿營後，營長巡視了一周，最後鑽進了他自己那間油布搭的『小房』。通訊員燒起一堆柴火給他烘衣裳，他就從掛包裏抽出一本書，借着熊熊的火光看起來。油布上呢？還唰唰響着雨聲。新調來的通訊員不摸首長脾氣，吵着：『你兩天沒睡覺了，……』他自己忽然就笑啦；他想起這本書，這本蘇聯紅軍關於戰地勤務的書，帶在身邊十幾天了，有時候看兩句，槍一響就把它塞進口袋，他想今天一定看完了它，他希望看完了它再打仗。這個通訊員却是個愛說話的人，他報告一件他不高興的事給首長聽：

『營長！本來我給你找到個營部（按他的意思這四角漏風的油布棚算什麼營部），後來師部把我們攆出來了。』

『爲什麼攆？』營長有點驚疑。

「咳，四科長說——師部實在沒有房子，師部辦公，營部不辦公嘛！」

「同志，你想想，師部要不收電報、不掛地圖，這仗怎麼打！……後邊有，誰頂着雨多走這老遠，——你這又不是什麼金房子銀房子（通訊員笑了），同志，不要保守，營部有的時候在戰壕裏，戰壕也是很好的家啊！」

這時候，有一個人在外面唧咕唧咕的走過去又走過來。通訊員又多事的探出腦袋去猛喊了一聲：

「哪一個？」

那個黑人影子停着問：「誰住這裏？」通訊員理直氣壯的回答：「營首長。」沈貴良却一骨碌爬起來，因為他聽出那是師長的聲音，他趕緊一面答話：「第一營營部。」一面走出去敬禮。

師長很興奮的叫他：「啊，——沈貴良同志嗎？營部露營了！我們侵佔了你的地盤是不是？這不大好是不是？」

營長跟師長不是一般上下級關係，一九四七年夏季四平攻堅戰的火綫上他救過師長，後來師長又救過他。不過師長救他不是在火綫上，也不是在手術台上，而是一九

四八年最後一次解放四平的進攻之前。初春乍暖，雪開始溶化了，他在泥濘凍雪的陣地上跟團長爭論，他拒絕接受團配置給他的砲兵，他覺得那不是給他揹一個大包袱嗎？你還得分心照顧他；太靠後了，顧不上指揮，太靠前了，敵人來一個反擊不會失落嗎？團長暴跳如雷，批評他『落後！』『保守！』他一聲不哼，石頭一樣蹲在那裏抽煙。這個時候，師長來了。師長看人的時候眼睛總是笑着的，就好像一直看到你心裏一樣。師長很瘦，一嘴黑鬍鬚，每一次作戰，他都一個人在前綫上到處走走，有時走得很快，有時走得很慢；可是他永遠不變腰，子彈也打不着他，有時一顆砲彈打過來了，他仰頭聽一聽，停下來，炸彈炸了，他打打身上的塵土，罵一聲，又輕快的搖着兩手走他自己的了。他發現不勇敢的人，一點也不責罵，他就帶着他在前綫上走，後來那人就不怕了。戰士們都歡喜師長，說誰要把戰場動作練得像師長那樣，才算到家了呢。他來了，問清怎麼回事，他笑了，他說：『一營長！帶上砲，我跟你去。』然後他一面走一面說：『抗戰的時候，咱們在敵後跟鬼子擺地雷陣、搞地道戰，你說苦不苦？』『怎不苦。』『那時候部隊上常說，你一定也說過：「媽的！要有砲擡他一排子多好，……」現在有砲了，你爲什麼不擡他一排子呀！你捨不得敵人嗎！你脫了褲

子挨敵人砲打，讓美國砲彈白白把你的同志打死嗎！你！」他就親手幫助營長部署了砲和重機槍陣地，區分了任務，組織了火力交叉，規定了聯絡信號。那次勝利解決了四平，戰鬥結束的時候，在四平天橋上，營長忙着收集戰利品，一下逢見師長，他劈頭就問：『砲沒丟吧？』營長敬禮，滿面飛紅。師長笑嘻嘻拍拍他肩膀說：『同志，最可怕的是思想問題，保守就要落伍，危險呀！那樣就不能很好爲黨工作呀！——磨磨腦子呀！多磨磨腦子呀！』營長對別人說，那一回師長從思想上救了他，把他停留在抗日游擊戰爭時期的思想水平，提高到現在正規戰爭的水平來了。從那以後，營長熱心學習政治、文化和軍事了，他成爲團裏最傑出的營級指揮員，他擅長指揮步砲協同作戰。

現在，師長這樣興奮、快樂，拉了沈貴良的手說：

『走！你去聽一聽，聽一下也好啊，這是什麼聲音！』

營長不知做什麼，只有跟他走，一走就走進旁邊一片樹林裏的小屋。

小屋就是整個師部，箱子、電台和藥箱子，地下還有繩子、電綫，擠滿人，簡直無法插腳了。師長帶營長走到桌前；那裏點着燈，沈貴良看見政治委員、參謀長，還

有老百姓大人和小孩子，（大概是這草房的主人吧！）他看看每個人都那樣莊嚴靜聽，他自然而然的就放輕了脚步。他聽見從那個小小的灰綠色美國收音機，——師長管它叫『我的糧食箱子』，——發出聲音，聲音很複雜，很嘹亮，分不清是唱還是叫喊，只是像一片大海在翻騰上下轟轟的叫嘯，——這是什麼！？他舉眼看師長：師長嚴肅的對他搖搖手，又指一指收音機，——那翻騰大海似的聲音簡直像懸空飛來的瀑布，不停的震動整個天空、整個世界。漸漸他聽清這是人民的歡呼，突然從這無數萬人歡呼中發出一聲宏亮而雄壯的呼聲：『萬歲！』『同志們萬歲！』……政委緊張的拍着手說：『毛主席，毛主席……』在毛主席的呼聲之後，那海一樣的人羣的歡呼更高、更雄壯，如同風煽了火，火燒得更旺盛了。……

政委是一九四六年參加『和平調處小組』作過政治鬥爭的人，他天真的拉着第一營營長的手告訴他：『我們的新中國宣佈成立了！我們勝利了！』

師長從旁堅毅的說：『政治委員！你那些什麼小組的美國人呢！讓他們聽一聽吧！讓他們聽一聽吧！……杜魯門牌的砲彈呢？啊？……』

○沈貴良聽着，一直聽到收音機裏面，毛主席在說：『同志們，你們辛苦了。』會

散了他才走出小屋。

雨已停止，天空露出一片繁星。

他看見師長還在唧咕唧咕的走來走去，沈貴良一心一意的在聽，不知師長什麼時候出來了。他熟知師長的習慣，師長在想心思，不便打攪，他就悄悄往回走。忽然師長止住他：『一營長，你知道什麼是勝利？』沈貴良這時只知道快樂，這一問，他一時倒回答不出。他只是那樣高興，很想找個人放開嗓子講一陣，可是這是他的上級，差兩級的上級。師長却放了他：『你回去，磨磨腦子呀！這個問題，同志，磨磨腦子呀！』他們還未分手，忽然參謀長出現在樹林邊邊上喊：『三〇五（師長代號）！有情況！』師長一聽，立刻轉身就急速的拋開他轉回去了。

沈貴良回到自己油布棚裏，火熄滅了，他樂得闔不上眼，躺下又坐起來，跑出去，想找個人，戰士們可是都睡着了，他只得跑了回來。他很可惜教導員負傷不在這裏，他想起教導員那年青的、胖胖的、微笑的面孔，他就笑了。他知道教導員是個很強的幹部，強的幹部不見得沒缺點。有一點跟他一樣，從前鬧個人英雄主義，不安心做政治工作，要求上級調軍事工作，每月一號十五號寫兩次報告給團政委，團政委告

訴他以後這一天收到他的報告就不看。只有後來，也是一九四八年春天，他飛躍進步了，因此影響營不但是是一個戰鬥英雄營，也是一個政治模範營了，——爲什麼都是一九四八年春天呢？……

他還沒睡着，油布閃亮着綠光，他睜開眼，原來是師部通訊員在外面打着手電筒叫他去開會。

前綫情況在變化。本來準備明天穿過省界，因爲兩日夜泥濘追擊，師打算讓部隊恢復一下疲勞，好進行邊界上的一戰（這是部隊前進方向上最後一條省界了），可是在到邊界的路上還橫着一道河，敵人控制着橋樑。剛才偵察隊送來情報：敵人從天黑以後在大規模移動，看情形有放棄橋樑、破壞橋樑的可能。師長根據這一情況宣佈他的決心：『不能等待軍的指示，立刻抽調身邊這一個營，突擊搶橋！』會議就結束了。師長最後對沈貴良看了一眼，沈貴良挺了挺胸脯，師長點點頭，舉起一隻捏得很緊的拳頭，做了一個重重打擊的手勢，就轉過身從參謀手裏接過地圖去看了。沈貴良要走的時候，師長忽然又止住他說：『爭取早晨六點鐘過界！』

『師長！一定。』

二十分鐘以後，沈貴良把『成立新中國人民政府』的消息報告全營，火線上是來不及舉行什麼慶祝會的，營在漆黑無比的山路上前進了。

沈貴良一面走一面考慮他這個營，——自從一九四八年春天以後，他已經養成這樣一種習慣，他每次接受任務後，都從思想上、政治上來考慮營，就像營就是他自己一個人一樣，他要沒決心就打不過對手，營是堅強無比的營，不過營的情緒怎樣？有什麼新問題嗎？……他認為勝仗有幾種，最好的一種是上下思想一致，從開始到結尾，這方面一點缺憾沒有，這種勝仗，不單純是軍事上也是政治上的勝利，這樣每打一仗就會大大提高部隊的質量。他記得在東北開始反攻時，他曾經和某些不愛護城市、破壞城市的農民思想作鬥爭，營成為城市紀律良好的營，現在呢？他們在半個月以前曾經担任衛戍一個十餘萬人口的城市，他現在却要有一種城市影響，——怕露營、怕飢餓的思想作鬥爭嗎？不，沒有，每個戰士都在艱苦前進，爲了最後勝利，也許這裏只有一個人，但一種萌芽就會變成一種普遍思想。第一連連長他說什麼呢？——他說：『露營沒有住洋樓好。』這是什麼思想呢？師政治委員在總結城市衛戍工作會議上不是說過：『同志們！——坐在沙發上站穩無產階級立場，是不簡單的事。我們勝

利了，我們要管理這許多城市，是要用無產階級思想去領導。勝利，對於我們每一個人也是嚴重的思想考驗呀！」對，師長問：『你知道什麼是勝利？』我應該知道，我們不斷前進，前進一步同時也會出現新問題，我們一定就克服它再前進。

他這樣考慮以後，他就走到第一連連長那裏去。他叫了聲：『老陳！』他從黑暗中看見第一連連長陳鳴和肩膀上揩了足足有四五支槍，這是他經常關心戰士，幫助體力弱的戰士的表現。

陳鳴和答應着：『嗯，營長。』

『你揩的太重了，回頭還要你指揮作戰呢，給我一兩支！今天可是今天呀！』

『對，今天……是今天，毛主席帶頭建立了咱人民國家，我就更要多扛幾支槍。』

營長！要是揩得動，我還把砲也揩上，他媽的！讓砲彈從我手裏揍出去，轟，——轟，我拿這作個紀念。營長！你還記得——咱們頭一抹撤退四平，那是……『那是』一九四六年，上級叫咱們從咱們戰壕裏撤退，你流了淚！』『對，——革命軍人流血不流淚，那回我流了淚，營長！可沒白流。』『我們不會白流，老陳！我今天有一點誤會你！』『我知道，我說了一句話你不滿意。』『不是我不滿意，是思想問題。』

「營長！洋樓比露營好，你說這不是真話？可是我從來沒有洋樓，連一間豬窩也沒有，——四平不壞，那是？……對，一九四六年，我在戰壕裏說：「這回，媽的！守着它，咱們的哪，不能給敵人，那房是一間一間蓋的。」可是後來輪到咱們打四平，我不這樣想，……你記不記得，淮河大橋那老工人說什麼來的？」『噢，你說那老工人呀！』

營長想起南下途中順平漢路作戰，他們攻過淮河，淮河大鐵橋爆炸了，火光滿天。

他搶到河邊，黑烟跟攪翻了灶火底一樣，敵人逃走了，沒有人，他在河邊上突然看見一個老頭，那老頭站着不動，眼望着毀壞了的大橋，眼裏含着兩泡悲傷的淚水。營長，第一連連長，第二連連長，教導員和戰士們跟他談話。老頭是平漢路局信陽工務段長台關工棚子的棚頭，從有平漢路他就當路工，他日日夜夜保護、修理大橋，只有一次他想親手炸毀它，——那是日本帝國主義佔領的時候，可是下不了手，他就埋藏了工具逃走了。現在營長拉他的手，老工人眼淚流出來了。營長難過的紅着臉，心裏想：『你跟我哭吧，你應該跟我哭。』嘴上就說：『老工友同志，——是我們來遲

了！『你猜那老工人怎麼樣呢？他一隻手指把下巴上的淚珠用力抹去，他搖搖頭說：『不是，不是。』……營長想到這裏，他看了看第一連連長。

第一連連長說：『他說什麼？他說——「你們給我記着這筆賬！」要算，營長！要算！』

他的聲音很激動，驚動了他身後面的戰士們。他忽然懇求：『營長，今天——咱們不會遲了，這座橋你給我，營長！』

營長緩慢的，深沉的（從那腦海裏浮現他前進路上所看見的無數被燒毀的房屋，被殺死的人，……）說：『陳鳴和同志——這樣的賬咱們記得少嗎？從松花江到珠江。』突然一個人抓住他的肩膀，他回過頭，那人『嘿咻』笑了，營長猛叫了一聲：『啊，老李！老李！』就緊緊抱住了教導員。教導員快樂的說：『放開！放開！——同志，傷口又給你擠炸哪。』

營長放開他然後問：『你怎麼來的？——你真是個寶氣，老李！你知道吧！今天……』

『我知道了，師長剛才告訴我，讓我們記着今天。老沈，我真不容易趕上你們，

他媽的！你們甩不下我，同志！」

營長高興極了，他在黑暗中笑着想：

『我還要批評第一連連長嗎？同志！我們就是這樣，我們吃苦，我們犧牲，我們偶然也鬧問題，可是我們永遠個人利益服從革命利益，……』

這時，走在最前面的教導員、第一連連長同時驚叫了一聲。營長才從沉思中醒來。一下，他看見前面一片漆黑中有一處熊熊的火光正在燃燒……

營長扭轉身猛叫起來：『敵人在燒橋啊！第一連衝上去呀！搶橋呀！搶橋呀！』他們在山上，前面是大河，火發亮，樹木在雨中閃光。陳鳴和舉手一擺，他就跳進山坡的荆棘叢中去了。戰士們跟在他後面，都不顧一切，就從石岩上、樹林中、荆棘裏，刺刺的衝了下去。在這段又高又陡的山岩上，他們的兩腳不能停止，也無法停止，腳變成了翅膀，像一羣英俊的雄鷹，像風一樣，從山上飛衝了下去。橋上的火焰隨風飄捲，河水是一片黑沉沉，只在血紅火光中照出險惡的怒濤。雨點迎面刺着戰士們的眼珠，可是他們的眼睛連閉也不閉一下，直視着那橋，直奔向那橋，橋在燃燒，橋在燃燒。

營長跟第一連一道衝到河岸上。

他看見橋在燃燒，可是剛剛燒起，橋架沒有崩塌。他瞪着兩隻眼珠子，喊叫着，奔跑着，他覺得火在燒他自己，燒他的胸膛。

忽然他看見了第一連連長，一手舉着波波飄動的紅旗，連停也不停，就像一匹競賽中直奔終點的駿馬，一直衝上橋，上了橋，他還沒有停。槍聲啪啪、啪啪的響起來了。營長立刻從身旁一個戰士肩上一把把輕機槍搶過來，他熟練的跑了幾步，撲在河岸，立刻向對岸射擊，掩護戰士們搶橋，立刻他發現身旁刺刺噴射着火花，另挺機槍跟他並肩射擊了。營長一面射擊一面抬起頭，——第一連連長不知哪裏去了，只見戰士們一隻一隻黑影，一刻不停的、勇敢的衝進火焰中去了。子彈在空中嗤嗤的飛。他看見——火光中，有一個人影一歪，從橋上落下去，……他看見火光照紅的驚濤駭浪，一下把那個同志吞沒了。他咬着牙急速發射……

不久，槍聲停止了，戰士們在撲滅橋樑上的火焰了。

營長爬起來，原來他整個身子剛才趴在一灘水泥裏，他就帶着這身淋漓的水泥，笑着，——他忍不住從胸中發出的笑聲。這時，他逢見教導員，原來教導員就是剛才

在他緊身邊抱着那一挺機槍發射的，兩人相對笑了一下，走上橋。

橋上餘火未熄，有些熄了的木頭像黑炭一樣冒着白色濃烟。橋下面河並不寬，不過水嘩嘩的流得很急。營長從橋上大踏步走過，突然在橋中心停住，低下頭，他看見微弱火光下逐漸發黑的河水還最後閃映着一閃一閃的亮光。他心裏說不出那樣的悲傷，他不知那是誰，不過他心裏想：『同志！你犧牲在今天，今天！』

教導員忽然從後面來的一個小戰士槍桿上，拿下一隻小鐵筒，他從裏面取出一支寫標語的筆，他彎着受過傷的腰幹子，非常聚精會神，專心一致的，在橋柱上寫下一行大字：『十月一日夜間第一營第一連搶救此橋』，不久天將黎明，曙光已照亮一半燒黑了的橋樑。營長在整理突擊部隊的組織，他才看見第一連連長，他問：『怎麼你的眉毛呢！』連長摸了摸，粗野的罵着，火還燒傷了他的兩頰，這時他心中一方面是疼痛，一方面是愉快。

營長不准部隊停止，立刻領導向省界突進。

他在黎明中，連看也沒看一眼，就大踏步從敵人的屍體上跨過去，向前走。太陽出來以後，他們追擊敵人，上了一條山崗，這山崗上有密密的竹林和小馬尾松，透過

樹林，看見朝霞。

突然有緊響的咄咄、咄咄的馬蹄聲從後面傳來。

營長走上山崗停下來，他向四周歡欣的展望，南方早晨的空氣是那樣無比的清新。遠近一片片稻田，給柔軟的微風吹盪，初昇的太陽像火焰一樣熔熔可愛，樹葉上閃着露珠兒的亮光。

那急奔的馬停止了。師長從上面跳下來，一點也不吁喘，一步步走向營長面前。

營長驚訝的轉過身對他敬禮。師長指着自己腳底下說：『沈貴良同志！告訴戰士，這就是省界，最後一個省界！』

營長兩眼驚喜的閃着孩子一樣的喜悅，大聲嚷叫：

『師長，我們勝利的完成了任務。』

師長皺着眉，沉默的望望四周。他在十六七年前，作爲一個共青團員，在這一帶打過游擊，他的家就在前邊不遠的地方。他望着，然後他低下頭看看手錶，自語着：『勝利，——早晨六點鐘，——是啊！勝利是早晨六點鐘。』他揚頭命令營長：『我們不要停止，繼續前進呀！』

後記

這十篇短篇小說中的一部分，曾以『戰火紛飛』爲題於兩年前出版。出版後，我有兩個心願：第一、想有機會做必要的修訂，第二、打算把出版後寫的另兩篇補充進去，這樣把它作爲我在解放戰爭時期一個較完整的短篇小說集。現在，我把這本書題名爲『早晨六點鐘』，表明我們工作的新的開始。

一九五二年四月十八日，北京。